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保育研究報告

苗栗縣泰安鄉
泰雅族紋面耆老口述歷史之研究
研究報告



受委託者：苗栗縣泰雅北勢群文化協進會
計畫主持人：尤巴斯.瓦旦
共同主持人：林為道
專任研究助理：尤瑪.達陸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紋面耆老口述歷史之研究

圖次	II
表次	III
摘要	1
前言	2

第一部份

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2
貳、計畫目標與執行方式	3
參、文獻回顧	5
肆、文面文化之本族觀點	8

第二部份

伍、文面耆老基本資料與居住地域	14
陸、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文面耆老生命史	16
柒、文面耆老對文面文化歷史記憶採訪實錄	48
捌、部落耆老對文面文化歷史記憶採訪實錄	115
玖、結論	128
拾、建議事項	131
附錄一 文面耆老田野調查影像紀實	132
參考書目	132

圖 次

圖 1 文面耆老居住地理環境示意圖·····	14
------------------------	----

表 次

表 1 文獻整理·····	3
表 2 紋面耆老田野調查·····	4
表 3 部落耆老田野調查進程·····	4
表 4 苗栗縣泰安鄉紋面耆老基本資料·····	14
表 5 苗栗縣泰安鄉口述耆老基本資料·····	115

摘要

泰雅文化，它是寓「宗教」於「人文」天人合一的文化，講求人與人之間的共享與共有，與自然、超自然和諧共存。

「紋面」，它是泰雅族非常重要的文化之一，住在不同流域的紋面耆老對於紋面都有共同的記憶，它是傳統社會生活中族人及部落之間重要的文化，是族群辨識符號，榮耀的象徵和泰雅人的宇宙觀，此外它又是泰雅族認同和歸屬感的核心價值。泰雅人在此圖騰之下，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情感也隨之激盪、凝聚。

「紋面」它不僅僅是文化面相與民族代表的標誌，它更是泰雅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宇宙觀的縮影。雪霸國家公園區域所屬的泰雅族，仍然存有台灣本島最具代表性的古老文化-國寶級的「紋面耆老」，這是最難能可貴之處。

雪霸園區相鄰的原住民部落，因其地理位置及民眾生活均與雪霸息息相關，因此與部落共同保存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向為雪霸國家公園工作的重點之一。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紋面國寶僅剩 10 名左右。紋面耆老因年紀老邁，一一相繼離開。本案擬在耆老凋零前，將泰雅紋面及其相關之傳統文化做一紀錄，並將調查成果，做為泰雅文化傳承及未來部落與國家公園推動文化傳承與環境教育解說工作之依據。

Abstract

Religion and humanity are two in one in Atayal culture, which emphasizes sharing and community,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supernature.

Facial tattoo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in Atayal culture, but also a common memory among elders living in different tribes in various river valleys. Facial tattoo is also a distinct ethnic marks, a symbolic honor, an expression of world view and the core value of ethnic identity and belonging.

Facial tattoo is not merely an emblem of culture and nation, but also the epitome of Atayal's social and individual value system. Within the boundary of Shei-Pa National Park, the national treasure of elders with facial tattoo still exist.

The neighboring indigenous tribes, due to their geographical locations, have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national park.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tribes to preserve the indigenous culture has been the major task of the national park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However, only ten elders with facial tattoo are still alive in Tai-An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hey pass away gradually. This research aims to record the facial tattoo and its relate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use this result as the basis of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前言

雪霸園區相鄰的原住民部落，因其地理位置及民眾生活均與雪霸息息相關，因此與部落共同保存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向為雪霸工作的重點。依目前所掌握之現況，全國泰雅族含賽德克族紋面耆老已不到 20 位，其中雪霸國家公園區域週邊的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紋面國寶僅剩 7 名。紋面耆老因年紀老邁，一一相繼離開。本案擬在耆老凋零前，將泰雅紋面及其相關之傳統文化做一紀錄，並將調查成果，做為泰雅文化傳承及未來部落與國家公園推動環境解說工作之依據。

第一部份

壹、 研究緣起與目的

泰雅文化，它是寓「宗教」於「人文」天人合一的文化，講求人與人之間的共享與共有，與自然、超自然和諧共存。一切外在的文化現象，均源自於泰雅人內在文化因素-「lutux 信仰」，然後透過泰雅人的外在人文，將它逐一呈現出來，這就是幾千年來承襲、發展而來的泰雅文化，它是「精神」與「物質」並重，「人間」與「靈界」和諧而相連繫的獨特文化。由此可知，泰雅文化是一個相當優美與溫馨的文化，沐浴在如此敬奉 lutux 信仰，人與人共享共有的社會，並與大地共依存的人文環境之中，其子民當然也會是心靈含蓄、生命豐富又溫和的一群人。「紋面」，它是泰雅族非常重要的文化之一，它不僅僅是文化面相與民族代表的標誌，它又更泰雅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宇宙觀的縮影。阿美族，他們透過歌舞文化，呈現其達觀和樂的民族性；排灣族，從雕刻陶壺與百步蛇的圖騰，也傳述這個民族獨特之民族藝術；阿里山鄒族的揉皮工藝，布農族獨步全球的八部音，以及達悟族海洋文化，這些獨特文化，都在傳揚該民族自古以來發展傳襲的重要文化。雪霸國家公園區域所屬的泰雅族，仍然存有台灣本島最具代表性的古老文化-國寶級的「紋面耆老」，這是最難能可貴之處。

住在不同流域的紋面耆老對於紋面都有共同的記憶，它是傳統社會生活中族人及部落之間重要的文化，是族群辨識符號，榮耀的象徵和泰雅人的宇宙觀，此外它又是泰雅族認同和歸屬感的核心價值。泰雅人在此圖騰之下，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情感也隨之激盪、凝聚。

雪霸園區相鄰的原住民部落，因其地理位置及民眾生活均與雪霸息息相關，因此與部落共同保存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向為雪霸工作的重點。依目前所掌握之現況，全國泰雅族含賽德克族紋面耆老已不到 20 位，其中雪霸國家公園區域週邊的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紋面國寶僅剩 7 名。紋面耆老因年紀老邁，一一相繼離

開。本案擬在耆老凋零前，將泰雅紋面及其相關之傳統文化做一紀錄，並將調查成果，做為泰雅文化傳承及未來部落與國家公園推動環境解說工作之依據

貳、計畫目標與執行方式

一、計畫目標

這一代，我們常常提醒自己對前人要「懷古」與「承先啟後」，然而我們到底要懷古那些？我們要承先什麼？然後我們又要啟後什麼？透過《苗栗縣泰安鄉境內紋面耆老口述歷史之研究》的計畫案，讓我們從另一個視野與切入點，重溫這些課題，進而對泰雅族「紋面文化」和國寶級的「紋面耆老」做最後一次的詮釋與禮讚。

刺青已經不再被社會大眾所排斥，「刺青文化」已經慢慢成為時下年青人的流行文化，而泰雅族的「紋面文化」，是否也有啟動未來的可能性？對於「傳統」與「現代」的交集與銜接，紋面文化也許可以提供一個檢索的方向。

從這一群即將消失的紋面耆老，他們對傳統的緬懷，對現代惡質化社會之失望擔憂，以及對未來企盼與恐懼，我們是否可從他們身上探觸一些什麼？學習、反省或搶救保存什麼？心中的疑慮，也許可以讓紋面耆老在離開我們之前，對國家民族有正面的肯定與社會的貢獻。

本計畫主要目標：

- (一)、完整紀錄有關紋面文化及重要耆老報導人之相關資料。
- (二)、完成泰雅紋面耆老生命史紀錄，作為部落傳統文化傳承及未來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之重要資料。
- (三)、紀錄口訪時紋面耆老之平面影像及有聲影像。
- (四)、藉由實際採訪行動開啟族人認識自身文化的視野，強化對自身文化之認同與歸屬感。
- (五)、作為未來泰雅族人歷史文化教材之參考史料。

二、執行方式

(一) 文獻整理

表1 文獻整理

2008. 12. 20 製表

項目 \ 時間	四月	五月	六月
1. 國內文獻	√		
2. 國外文獻		√	
3. 期刊、論文	√		

(二) 紋面耆老田野調查

表 2 紋面耆老田野調查

2008. 12. 20 製表

姓名 \ 時間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Besu. Hayung / 田金次			√	√		
Laway. Payan / 吳蘭妹				√		√
Ciwas. Taru / 張林菊妹		√		√		
Lawa. Toyu / 柯菊蘭			√	√	√	
Yawi. Nawmin / 高天生		√	√	√		
Toyu. Nawraw / 高柯香妹				√		
Iwan. Kenu / 簡玉英				√	√	
Laway. Nogex / 李玉香	√					
Ikaw. Pawan / 葉振益	√					

(三) 部落耆老田野調查及訪談內容

1. 部落耆老田野調查進程

表 3 部落耆老田野調查進程

2008. 12. 20 製表

月份	進度(工作內容)	備註
四月	文獻整理	
五月	象鼻、天狗部落	象鼻、梅園村
六月	象鼻、天狗部落	象鼻、梅園村
七月	象鼻、大安、榮灣部落	象鼻、大興村
八月	象鼻、天狗、榮灣部落	象鼻、梅園、大興村
九月	蘇魯、達拉灣、中間部落	士林村
十月	部落訪問內容聽寫整理	
十一月	部落訪問內容聽寫整理 影像記錄整理暨影片整理	
十二月	期末報告整理撰寫、打字、 印刷、裝訂及影片整理	

2. 訪談內容

- (1). 部落建立、族源、分布
- (2). 紋面文化
- (3). 歲時祭儀
- (4). 生命禮儀
- (5). 工藝文化
- (6). 傳統技能
- (7). 其他

參、 文獻回顧（前人研究）

一、 從文化人類學觀點探討-文身原始意義

文身(tattooing)，一社會群體(例如世系群或氏族)與某種鳥類、植物或自然現象的象徵關聯。古典的形態它是一個社會群體成員對自然物種的成員有某些特別的宗教關係。文身在人類學上是指在人體皮膚上留下永久性的花紋，用來美化身體。這種風俗流行極廣，分佈世界各地，其中以波里尼西亞(polynesia)及日本最為特出。以波里尼西亞為例，社會地位愈高的人，文身的範圍也愈大，兼及身、首，乃至於四肢。文身的方法一般以針刺皮膚，再擦上如鍋煙之類不易消失的顏色。但黑人因為沒有白色的顏料可用，他們在文身時往往代之以割裂肌膚，在傷口擦以刺激劑，使割裂處長出一連串的小突起，使形成各種不同的花紋(E. A. Hoebler 1958、謝劍 1989)。

圖騰崇拜是一種原始宗教的型式，又包含著氏族社會的某些制度。圖騰指的是一個民族的標誌或圖徽。圖騰為印第安語 *totem* 的音譯，源自北美阿耳貢金人奧季布瓦族方言 *ototeman*，意為“他的親族”或“他的氏族”，相當於是整個部族的標記。許多氏族往往以它命名。圖騰崇拜的動物是不能捕殺的，只能在特殊的場合舉行祭祀時才能殺死它。以澳洲的原住民為例，他們認為靈魂會離開身體，並會停留在圖騰（即生物的替身）上(John Long 1791)。在原始人的信仰中，認為本氏族人無論血緣親疏，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而這個祖先是一個神聖的事物。因此，圖騰崇拜即以某種圖騰命名的氏族，對該圖騰的起源和圖騰相關的自然對象的崇拜，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儀禮、禁忌、制度，和習俗。

圖騰(totemism)，基本上是用來指一種信仰和習俗之體系，它具有存在於群體和某一類實物之間的神秘或祭儀關係。這類關係，普通說來它是表示現在：一，是禁忌，例如禁止傷害與其圖騰有關的動植物；二、對親屬關係的信仰，相信群體成員乃是某一神秘圖騰祖先之後裔，或者說他們和某一種動植物是「兄弟」(王雲五 1971[2000])。

D. E. Durkeim 在其《宗教生活的初期形式》一書中，認為最原始、最簡單的宗教存在於最簡單形式的社會中。在他看來，圖騰就是宗教的最初形式，它不是虛幻的現象，不是初民社會頭腦中憑空思維出來的東西，而是某種無名的和無個性的神聖力量，這種力量本質上就是統治人類的社會力量。他以澳大利亞的部落社會為例，如無圖騰，澳大利亞的部落社會簡直不能存在，因為部落成員並非依住處而結合，也不是依血緣關係而結合。其社會個體只根據自己與某一圖騰的關係，而牢固地結合起來，透過圖騰信仰使個人覺得更堅強、更有自信心。

D. E. Durkeim 認為圖騰概念基本上代表著社會群體之集體生活，並且以之作為一種整合的力量。他指出圖騰不僅界說為氏族或族群之宗教，它更是一個複雜的宗教體系，使部落的運作有如一個整體(D. E. Durkeim 1916)。

原始民族的社會集團，採取某種動植物為名稱，又相信其為集團之祖先，或與之有血緣關係。作為圖騰祖先的動植物，集團中的成員都加以崇敬，不敢損害毀傷或殺生，犯者必要接受處罰。同一圖騰集團的成員，概可視為一完整的群體，它們以圖騰為共同信仰。身體裝飾、日常用具、住所墓地的裝飾，也採取同一的樣式，表現同一的圖騰信仰。男女達到規定的年齡，舉行圖騰入社儀式。又同一圖騰集團內的男女禁止結婚，為絕對的行外婚制。

二、前人學者對文面的研究

文獻回顧中，除以文化人類學觀點，將文面（身）之意義，予以整理之外，再回顧前人學者對文面的紀錄、描述與詮釋，做有系統整理。

文面是很多異民族的習俗，台灣的原住民族，像排灣族或魯凱族的頭目，會在胸部或手腕的部位刺青，某些地方的賽夏族人，也會在臉上刺青。但這些刺青的部族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泰雅族人了（宮本延人 1992）。文面文化是泰雅族特殊文化，世上少有民族將圖騰文在臉上，或許有那就是把偷、作奸犯行者，黥在臉上以示懲罰，但是泰雅族的文面文化，它的意義、功能與象徵意涵，與此實不相同，因此泰雅族的文面文化不宜叫「黥」面，應該稱為「文」面，以消除外人對此刻板印象而衍生出的文化偏見。

1、文面意義與功能

在泰雅族的習俗，文面代表成年及其成就的標記，沒有紋面的人將無法得到族人的尊敬及認同，更無法論及婚嫁(古野清人 1963;林為道、尤瑪·達陸 2005;孫大川 2002)。

另外紋面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就是以其圖紋分辨家族譜系，以方便將來在彩虹橋上與親人相認。根據泰雅族傳說，人過世以後，靈魂都會走過一道彩虹橋，泰雅族的祖靈們會在橋的彼端迎接子孫到祖靈世界，而文面，正是祖先留給後世子孫一項認祖歸宗的應允和約定(鈴木質 1932;佐山融吉 1985a[1917])。文面還有辟邪、美觀的作用，經過完整文面的泰雅男女生，會受到族人的認可、敬重，死后則可順利通過“彩虹橋”，到達祖靈承諾的安息之鄉。因此，文面是泰雅人與祖靈團聚的「通關」護照。不同的文面形式也足以做為本族內不同亞族、系統、群體乃至於部落之間的識別。

2、文面資格

在泰雅族傳統社會，個人也必須在適婚年齡時期，達到族人所規範的標準以證明自己可以有資格紋面，其中男子須要經過出草獵首的洗禮，證明有能力捍衛家園，也要能狩獵，以養家活口；女子則要熟稔織布技巧以及能夠主理家庭事物等，這些都是代表著榮耀與成長的記號。完成文面者，方可論及婚嫁，當然未曾文面者，就很難找到理想的配偶了(多奧·尤給海，阿棟·尤帕斯 1991；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2；鈴木質1932)。

3、文面形式

男子一向紋在上額和下巴；女子則是上額及兩頰。泰雅族人的文面形式，男性是刺於前額的額紋與刺於唇下的頤紋，而女性則是刺於前額的額紋和刺於兩頰的頰紋(小島由道 1996[1915])。

4、文面象徵

文面象徵的是一種責任，一旦文面就不能違背祖靈的遺訓，所以部落長老所給予文面的祝福，等於是認同了這個人具備資格。文面在泰雅族人來說，更是一種尊榮，能力勇武的象徵，成熟的記號。它是「榮耀與責任」的象徵。泰雅族人常視臉上文面是生命中最光榮與嚴肅的一件大事。文面象徵男子在戰場上或狩獵時之英勇的表現才能，女子紋面象徵具有靈巧的織布手藝，以及女人出嫁後代表貞節忠烈。族中出草獵頭多次成功的男子及織布技術超群的女子，有特權在胸、手、足、額文上特定的花紋，為榮耀的表徵(佐山融吉 1985a[1917]；鈴木質1932；何廷瑞 1956)。

5、文面宇宙觀

泰雅人文面也關係到傳統的宇宙觀，就像Hamblys在他的〈The History of Tattooing and Its Significance〉中提到的：「許多的原住民族像是波里尼西亞人對於文身在信仰上的觀念，呈現出原住民族的一種邏輯，……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也不難聯想，形成如此合理的通徹系統：認為身體紋飾是牽涉到永生及死後靈魂的艱難旅程……」(Hambly 1925)。泰雅人在傳統的文面圖騰上也有類似的想法，也會牽涉到「死後的世界」的觀念。傳統的泰雅族人大多認為，人死了之後要回到祖靈的懷抱，有文面的人就可以通過「彩虹橋」輕易到達終點。反之，沒有文面的人就必須走橋的下面，要花費更多時間而且艱難重重。對泰雅人而言，文面不但是生命中的重要歷程，也是和祖靈的約定(古野清人 1963；林為道、尤

瑪·達陸 2005；孫大川 2002)。

6、紋面禁忌

泰雅人們非常保守，對於婚前性行為異常忌諱，只要是年輕男女在婚前發生關係，便會觸怒祖靈。進行文面之前，紋面師一定會一再的詢問是否有過不道德的行為，如果有的話，必須做特殊的儀式來替文面者除厄運。文面後，若是發高燒，或是文面的文樣變醜，一般會歸咎於違犯禁忌。文面必須在結婚之前施行，如尚未文面而先與人發生關係，則沒有人肯為之文面，或需付出數倍的代價，才有人肯為之施行(李亦園等 1964；佐山融吉 1985a[1917])。

7、紋面消失原因

泰雅族獵頭習俗與紋面息息相關，日本在 1895 年殖民台灣後，鑑於台灣原住民居住的山地地區林產資源豐富，但因原住民族持續反抗而無法利用，日本殖民者在二十世紀初期，決定進行全面的理蕃計畫，透過武力征討屈服原住民。1913 年，日本殖民政府明文禁止泰雅族人紋面，正式滅絕了這項歷史悠久的原住民紋面文化(戚嘉林：1920)。

肆、紋面文化之本族觀點

以下是本計畫在田野期間整理的觀點

一、認知、隱喻、宇宙觀

人類學家常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分析與原則，透過隱喻概念的運用並解釋物質文化圖案與織品紋飾的相關，更進一步詮釋其族群背後的文化及宇宙觀。從文化圖案的隱喻表現，這些詮釋的文化體系，反映族群背後的宇宙觀。

這種文化的概念隱喻，應用到泰雅族紋面文化研究，透過「紋面」瞭解泰雅人的宇宙觀，則是一個很恰當的隱喻詮釋。「紋面、紋身」的詮釋，在不同民族產生相異的多樣性意義，有普世性所認知的圖騰信仰及民族藝術；也有將紋面賦予負面的價值，如中國人將犯罪懲處者予以「黔面」，以儆世人，不同民族均有種種不同的認知、解讀與詮釋。紋面在泰雅族社會，則被賦予更高的意義，泰雅人的宇宙觀-「從原點到原點」，就是從泰雅人紋面文化脈絡探索出來的。泰雅人的宇宙觀，透過一套隱喻的概念，一層層剖析隱喻背後所詮釋的文化體系。從原點到原點的宇宙觀，其意義為-「人的生命從那裡來，將來死亡之後也要回到那

裡」的概念，而在來回的生命過程中，泰雅人的「紋面文化」扮演著非常關鍵的鑰匙。人降生到世上，短短不過百年就消逝，泰雅人重回生命的原點時，一定要通過彩虹橋，即泰雅人所說的 hawngu-lyutux 祖靈橋，此橋扮演著泰雅人是否能回到祖靈的故鄉，“彩虹”這個象徵性的文化，在泰雅人的一生，佔有極重要的認知意義。

紋面，泰雅語稱之 patas 或 patasan，而這個圖騰紋樣是源自於天上高空的「彩虹」，泰雅人稱它 hawngu-lyutux，祖靈的橋或神靈的橋。彩虹，它是遍泰雅人通往祖靈的故鄉-utuxan 或' tuxan 所必經之關卡，通過彩虹之後，即可和逝去的眾親人相會合，永遠住在一起。因此祖靈橋的神話傳說故事，常在長輩口中講述，也常在古老歌謠傳唱，它都隱喻著泰雅族人的宇宙觀並非輪迴轉世，而是今生之後，還有來世。

泰雅人的生命觀是從永恆到永恆，它以 lyutux 為核心，以彩虹為橋樑，將人間與靈界塔接起來，將泰雅人與 lyutux 的空間關係連結為「兩個不同空間，同一社會的關係」(李亦園 民 52)。彩虹，泰雅人所稱的祖靈橋，它隱喻著下列重要的文化意涵：

- (1)將來我們回到靈界時，必先通過重要關卡-祖靈橋，橋上有審判者守候並審判我們，這是唯一通往祖靈故鄉之路。在彩虹橋上，祖先與我們相會時，就憑著我們臉上的圖紋來與們相認，看看我們的紋樣是否和他們一樣。
- (2)牢記祖靈橋的規則，紋過面的人才能通過去，沒有紋面的死者，就會被審判者丟入橋下無底深淵，永不得翻身。
- (3)耆老不斷傳唱的祖靈橋歌謠，直接唱出我們的父母親人，他們都在彩虹的那一端，等候我們回去。
- (4)祖靈橋的編織，逝去親人常常告知我們，他們先回到祖靈的故鄉，在那裡會為我們織彩虹，等織完之後就會下來接我們回去。

有一天在生命盡頭，泰雅人站在天上高空的彩虹---祖靈橋(hongu utux)，回首一生---從出生、成長、老化、生病、死亡，到最後又回到“祖靈的故鄉”---utuxan，就會領悟到人從那裡來？要回到那裡？什麼是生命原點和結束與歸途？

二、象徵、隱喻、榮耀

概念性的隱喻是一種象徵符號思考的中心元素，為許多文化的標竿。人的各種文化現象和行為均有象徵意義，無論是在初民社會或現代社會，都有無窮盡的象徵符號行為存在。有神聖的象徵，如宗教圖騰和儀式；有世俗的象徵符號，如國徽、國歌、國旗等世俗禮儀，而象徵符號它可以喚起人們的情感衝動。千百年來泰雅族織物和紋面上的紋飾花樣，也是一種象徵符號的文化密碼，透過泰雅人

的行動以及蘊結於其間的各種符碼，去解析出隱藏於行動(圖騰、儀式等)背後的象徵意義，藉此瞭解泰雅人社會的特性。

行走在部落，訪問耆老而問到織布或紋面上花紋的意義時，耆老說：「這些紋飾圖案都是我們泰雅族的文字符號，都有意義」。彩虹文的圖騰，其中的象徵符號包含有十多種，如多彩的橫線II、多變的菱紋∧、聚落遺址 XX、遷移路線<<<---等，這些符號都含有象徵性的實質文化意義。紋面外顯的實質意義為成年禮的標記、榮耀的象徵、族群的標誌等，其深層隱喻包含象徵祖先的遺訓(gaga)紋在子孫的臉上、象徵祖靈的眼睛刻在臉龐、象徵族群的認同歸屬與命運共同體。

有時透過隱喻的概念理論，直接或間接可以瞭解該民族所建構可能性的階序關係。泰雅族是個平等又平權的社會，沒有所謂貴族平民階層的階序社會。透過象徵、隱喻與榮耀的脈絡連結，泰雅人社會地位的高低，乃取決於他(她)們是否為泰雅族真正的男人與女人。紋過面之後的泰雅人，才有資格被稱為真正的泰雅人。泰雅人不分男女，由年少到青年，必需通過種種考驗才能紋面。男孩子必需學習各種狩獵技藝，能夠獨立作業捕獲山豬、山羊等大動物，如此他才能養活新家庭，能夠照顧年老的雙親；此外，男孩子紋面最重要的條件是他要能夠與大人一起出草，參加多次的獵首行動，並割取敵人首級，之後方能紋面成為真正泰雅族的男人，這樣他才有資格保護家人保衛部落，敵人來襲也能毫無懼色迎戰並擊退；女孩子，必需學習所有家務，能上山做農耕，更重要的是她必需具有出色的織布技藝，能為全家大小織織出漂亮舒適的衣服，如此方能紋面成為真正泰雅族的女人。

以上是成為真正泰雅人「必備的條件」，也是最起碼的基本條件。在泰雅社會若要具有更崇高的社會地位，讓每一個人對你側目肅然起敬，就必需擁有過人的能力，男人女人都必需有-胸紋，才能得到它。以下是根據文獻所摘錄下來：

「---表示獵頭多寡的紋胸：泰雅族之某些族群常以紋胸表示武功。---紋胸，不論男女都表示其能力非凡。男子之紋胸從胸上刺一條縱紋開始，再由武功之高下在兩乳對稱處增加橫紋。女子則貞淑織技優良，可做一社之模範者，在兩乳之間，刺一條紋。---據佐山融吉之調查，Tubus 社准獵頭二十個以上者在胸部左右乳下刺橫條紋，每增加的一個首級則增加一道橫紋」(何廷瑞 1956)。

在耆老的記憶裡，小時候祇要看見前面走來袒胸露臂胸部上有胸紋的男人，大家就會很自然對他肅然起敬，給他讓路，並投以羨慕眼光；部落會議裡，在眾多頭目、族長、勢力者面前，也都會請有胸紋者上座，雖然也許他並不是頭目群，但因著他們武功蓋世，地位崇高而能夠與頭目們平起平坐，而具有殊榮。同樣情

形，一位在兩乳溝中間有橫紋的婦女，人人都對她尊重敬仰，因為她代表貞潔賢淑，織布技藝超群，是泰雅部落女姓之模範。胸紋象徵能力、地位與榮耀。

考古學家 Potter 借用隱喻的概念將位於美國西南方原住民透過狩獵地景建立其階序關係，也借用隱喻概念將性別階序的關係被建立在狩獵地景中，顯示了如何狩獵以及創造並證實男性透過動物和人類、狩獵和戰爭、獲取動物以及女人的隱喻連結。相似的情景，在泰雅族的社會，隱形的、純正的、聖潔的階序概念，也被建立在男性狩獵、顯赫戰功以及女姓持家、貞潔與精湛織布技藝平台上。透過紋面與紋胸特殊儀式，他們被推舉為更高位階與典範的泰雅人。概念性的隱喻，透過紋面紋胸的象徵，將泰雅人的最高榮耀階序性地呈現在泰雅人面前。

三、實踐、隱喻、真正泰雅人

初民社會透過「實踐理論」詮釋當代社會的原始法律在部落內不斷循環的建設與使用活動所產生的模式。部落內的規律性社會實踐創造了聚落的社會規範，同時這些習性的行為也具有紀念性並勾連至社會記憶的結構中。泰雅族 gsgs 的研究，社會規範如何在家屋中的日常實踐中被學習，在以紋面文化為基礎的泰雅族社會中被證實。

去年(2007)高齡九十四歲的 mahung 耆老逝世，生前與她閒聊泰雅人的紋面 patas 時，她說爸爸為了實踐泰雅族的 gaga，即泰雅人必需紋面才會被族人與祖靈接受與祝福，於是爸爸背著日本警察，偷偷將女兒帶到深山，在那裡媽媽親自替女兒舉行簡單降重的紋面儀式，幾個月傷口痊癒了，才下到部落。她過世之時，在追思禮拜中，每一個人帶著哀思與輓歌之心情，送走了台中縣最後一位紋面耆老，也送走了當地泰雅族具代表性的文化-紋面了。mahung 耆老的爸爸，不顧日本人的反對與懲罰，以行動實踐了他的信仰。因為在他信仰的認知裡，女兒沒有紋面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泰雅女人，縱然女兒織藝精湛，將來沒有男人會來提親。女兒沒有紋面，將來就無法通過彩虹，無法回到天上祖靈的故鄉與他們相會合，因此堅決替女兒紋面。

泰雅族個人主義相當鮮明，人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這種獨特的人觀，乃源自於泰雅人對權利和義務的實踐。誠如前面幾節所云，真正的泰雅人，就是要實踐泰雅族的 gaga，紋面的圖騰並不是隨隨便便就可紋的，必需將紋面背後所肩負的責任義務實踐之。天狗部落九十二歲高齡的紋面耆老-lawa，在訪談中提到，女孩在紋面之前，若有隱藏性的不貞行為，而在紋面師前不吐實不做懺悔儀式時，紋了之後，女孩子是會死的；如果不死，臉上的紋樣就會發炎潰爛，整個臉面就會扭曲變形，即使癒合好了，整個人的面孔就會像巫婆一樣難看恐怖，女孩的名節和一生就毀了。不論是男人或女人，紋面之前一定要謹守遵行泰雅族的 gaga，守身如玉，才能通過紋面嚴苛的考驗；作奸犯科者以及心術不正者，絕對

無法通過祖靈的法眼，人心純淨或邪惡，透過紋面的過程將會蕩然無存現形於世人面前，因此誰也不敢在紋面之前觸犯 gaga。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將台灣割讓日本。五月日本入據台灣，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抵台。七月起各地泰雅族戰士與台灣義勇軍攻擊日軍。從這一年起，面對外族入侵，泰雅族全面對日抗戰，泰雅族二十幾個部族(族群)，為了抵抗日本侵略，從南到北，由東到西，他們在自己的傳統領域和殖民入侵作殊死戰，大小戰役不下二三百回合，有些是部落性抵禦反擊，有些是整條流域幾個部族(族群)或十幾個部落聯合作戰，殲滅來犯敵人。泰雅族裡沒有一個部落是缺席不戰而屈服於日本，每一個男人奮不顧身浴血戰鬥。因此相當多可歌可泣的戰爭史，在部落族人之間傳揚歌頌，一個個英雄豪傑光榮事跡，深深烙印在泰雅族後輩子孫心中，成為年青一代的楷模典範。

泰雅族民族性，個人主義強烈自尊心又強，有人批評他們頑梗固執一盤散沙，無法團結在一起。可是，在日據時期，反抗日本最激烈，最令日本頭痛又無法使之歸順的民族，偏偏又是紋面的民族-泰雅族、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等。究其原因，可以從他們「視死如歸」的文化找到答案。大家都抱著我為家人部落族人犧牲生命，死了之後就能通過 hawngu-lyutux 彩虹橋(祖靈橋)，光榮回到祖先那兒，因此死亡何懼之有？人人都有必死的決心，他們將祖訓、gaga 實踐起來。由此可知，泰雅族的文化是實踐的文化，實踐在日常生活裡，透過實踐創造泰雅人的規則以及什麼是真正泰雅人。

小結

考古學家將人類的器物和遺跡看做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我們想了解和解釋一種文化的現象，我們就首先需要發現這些文化現象內在的認知規律，正是這些直觀的規律造就了這些文化現象和形式，「**認知、隱喻、宇宙觀**」的認知概念呈現在泰雅人的「彩虹-hawngu lyutux」的文化上。

後現代理論的一種重要特點就是關注社會和個人的意識形態對社會演變過程所發揮的作用，關注物質文化所蘊涵的“思維”和“價值”，人類學家認為，特殊的象徵意義和社會動力過程總是密切相關連的，如果要了解社會發展過程就必需了解這種文化的象徵意義。「**象徵、隱喻、榮耀**」的泰雅文化，呈現在紋面的基本象徵和特殊的「**胸紋**」意涵上。

八〇年代之後，人類學家認為我們需要一種實踐的理論，來了解社會的個人如何在他們的實際生活創造和改造著他們周圍的文化，需要關注日常生活的規則以及一般民眾對周圍環境所採取的態度。泰雅族紋面文化的實踐也必需需要讓社會規則在家屋社會的日常實踐中被學習，於是乎「**實踐、隱喻、真正的泰雅人**」表

現在泰雅人的日常生活上。

泰雅族紋面文化，透過後現代學派的理論，文化不僅是適應實體的功能系統，文化更是一種表述的“認知”“象徵”和“實踐”的系統。

第二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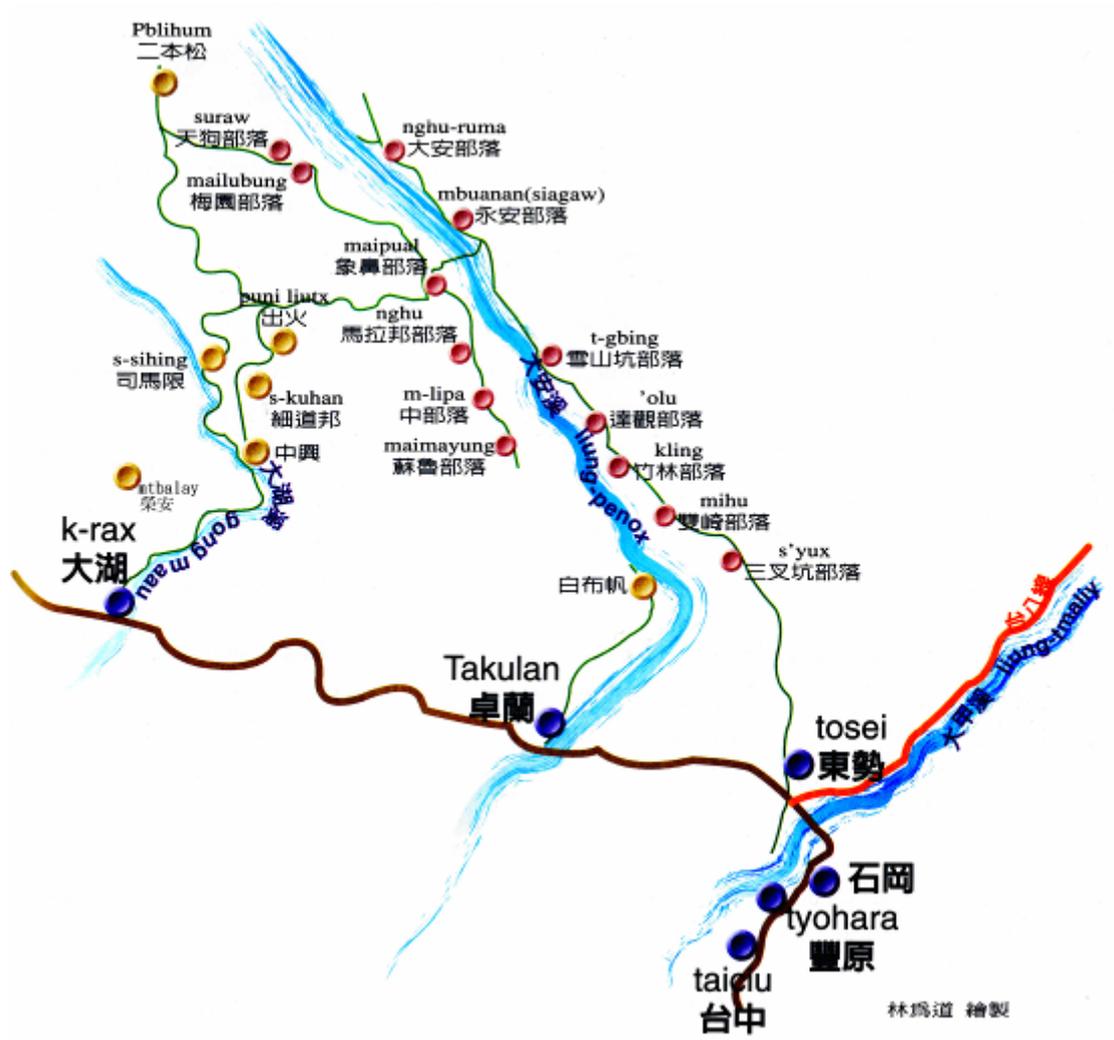
伍、文面耆老基本資料與居住地域

表4 苗栗縣泰安鄉紋面耆老基本資料

2008. 12. 20製表

編號	泰雅名	漢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部落	備註
1	Laway · Payan	吳 蘭 妹	女	民前 13. 05. 10	象鼻	
2	Iwan · Kainu	簡 玉 英	女	民 06. 10. 05	大興	
3	Toyu · .NoRau	高柯香妹	女	民 08. 09. 25	天狗	
4	Laway · Nogex	李 玉 香	女	民 10. 06. 05	司馬限	97. 5 歿
5	Yawi · Noming	高 天 生	男	民 10. 07. 01	天狗	
6	Lawa · Piheg	柯 菊 蘭	女	民 12. 08. 17	梅園	
7	Besu · Hayung	田 金 次	男	民08. 01. 21	象鼻	
8	Ciwas · Taru	張林菊妹	女	民10. 10. 06	大安	
9	Ikaw · Pawan	葉 振 益	男	民06. 12. 05	士林	97. 3 歿

圖 1 文面耆老居住地理環境示意圖



陸、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文面耆老生命史

Lawai. Payan 吳蘭妹 女性 民前13.05.10生 97.11歿 象鼻部落

Lawai. Payan (吳蘭妹)stoban人士，有三姐妹一男，依出生順序為Ali. Payan、Lawai. Payan、Haking. Payan、Haubing. Payan，Lawai. Payan(吳蘭妹)排行第二，紋面後好像是18歲時，Maipwan(象鼻)部落的Suyan. Pawan(吳明成)求親，父母親同意即結婚，婚後共生子女十二人。

Lawai. Payan(吳蘭妹)的家族遷移過程大致是從stoban開始遷移，之後經歷很長時間，記憶中到南坑kioring、uruw、tayax(懸崖之意)、puni-liutux(出火)、sluhy(達拉崗)、mumuauyau、muasan與詹、李氏同部落，詹、李氏後遷移到大安部落，我們由頭目Besu. Bohing率領謝、吳、范、田等家氏遷到maipuan(象鼻)至今未再移動。

以前的長輩都說不文面就要送給漢人，也聽很多人說文面會很痛，但沒有逃避，文面後的刺紋如果深黑表示潔身自愛，文面如有潰爛的現象，就是會讓族人懷疑曾經犯了忌諱的事。小時候我刺額紋時年紀太小了，時間地點都不太記得了。大概是十三歲時在Maibagah(司馬限部落)，由文面師Yayut. Civas為我刺頰紋，在穀倉下文面，臉很腫很痛，紋面時不能讓其他人看到，圍起來密閉沒有光線靜養，紋面有一段時間，每天用羽毛沾水擦臉，直到康復為止。事後以小米酒、小米糕為酬。

後來有聽說很多人是紋面二次以上，像台中和平鄉三叉坑部落的林木深的母親就是人面二次，但刺文好像更差…。後來日本人禁止文面，連工具都被沒收，就再沒有人文面；漢人對文面的態度，開始也不是很好，雖然這幾年我們成為所謂的「文面國寶」，但是，也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只是名稱好聽罷了！

Yaki Lawai. Payan (吳蘭妹)是苗栗縣僅存紋面耆老中年紀最長，也是唯一超過100歲之人瑞。平日喜歡抽菸、喝點小酒，更喜歡自行釀酒沒有用買，偶爾會喝紅紅的維士比，豪爽的心境，在三女吳光妹照顧下，年歲過高記憶有些迷失，三年前因病住院治療，不幸於97年11月下旬辭世。

Lawai.Payan 吳蘭妹



上 右
Lawai.Payan
生前與小孩吳光妹
及 Baunay 合影

右
Ikaw. Pawan
生前留影



Iwan. Kainu 簡玉英 女性 民 06.10.05生 大興部落

Iwan · Kainu，Nguhu-ruma(大安部落)的人，紋面的年齡十二歲，是在Nguhu-ruma部落，由Yayut. Civas紋面，我的父親以小米糕、豬肉、酒和一些日本錢作為酬禮，我是Mabihau部落最後一批文面的女孩子，同時期的還有Amuy. Taru等。

我父親是Kainu. Nopas，祖父是Yupas. Watan，Watan. Civas是曾祖父，都已經過世，曾經住過tayax，也因此有人說我們是metayax的人；我不清楚自己的出生地，母親沒有告訴過我出生地是在那裏，以前的人也很少說，我想自己應該是在大安出生的。母親走時我結婚了，當時我已經嫁給Mtbalai部落的Yupas. Kainu為妻，也生了小孩子。Yupas. Kainu是我先生，Kainu. Buyung是我的公公。

我原來生有七位小孩，後來k(yapuy走了只剩六位，二男四女。結婚的年歲已不清楚，我父親沒讓我讀書，對數字沒有概念。只記得嫁到這裡時日本人還在，嫁到這裡後沒多久日本人就離開了。我姊姊走了，我妹妹沒有文面，因為日本人不肯，要我們放棄（禁止），所以有很多老人都沒有文面，文過面的老人也相繼離開了。我的父母都有文面，有交代文面的gaga是文面前不能有男女關係，不然文飾會垮掉。如果文面前有男女關係，就要祈求祖靈原諒之後才能文面，不然文飾會潰爛。刺文垮下來（sluhiy），就知道是破壞gaga，像我們T(balay(榮安部落)就有一位，文面後整個臉皺皺的，文飾垮掉很不好看，後來嫁到Stoban（細道邦)的。她的名字是Puoh. Toyu她已過世了！誰幫她文面的人我不知道！

幫我文面的文面師是Stoban（細道邦)的Yayut. Civas，她已經離開了，但孩子還健在，年紀也大了。什麼名字有些忘記，此時筆者適時的提醒一下是否叫做Tasi. Naiban？是叫Tasi. Naiban，但你怎麼會知道呢？我幾乎都忘了，你還知道。我文面那一天她是到家裡來文面，我的Yaki陪我文面，就躺在穀倉下文面，為什麼是在穀倉下文面，我想可能是有遮陰（sasi）吧！至於為什麼不是在家屋裏？家裡可能不好吧！況且穀倉就在家屋附近不遠。

文面的過程是用刺針像這樣（比比手勢）敲打刺入臉上，之後就是用ilox(松煙灰)塗抹，用野生松樹燒成的煙灰，不是隨便的樹木，就是我們以前會點火用的松樹，你知道嗎？你有用過嗎？我知道煙灰的製作方式，首先她們會升火，之後將鍋子反置，燒很久的時間，煙灰就會慢慢沾附在鍋底內，再從鍋子刮下灰來。

等我文面傷口癒合後，我們家就依照傳統給了很多的酬禮耶！有錢、有山產野味、有很多糯米糕。

「以前沒有文面的女孩不漂亮，就不會被別人看上喜歡，不會去她家求婚，不能結婚。」以前的老人家就是這樣說的。文面過程是痛苦的，那時可能只想文面後就漂亮了，才會有人家求婚吧！文面後被帶到房間裏，房間被包得密不通風，文面後要好好看顧，不能吹到風，像細道邦(Stoban)的Puoh. Tauyu就是因此刺文飾垮下來了，你可能知道吧！另外文面之前如果有罪的話，文面刺文就會垮下來(sluhiy)，尤其是有男朋友的更不行。必須經過賠罪(h(g(ban)的儀式。以前的長輩會說刺文垮下來(sluhiy)，就知道是破壞gaga，就知道是有罪了，尤其是靠近男人就會這樣。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有罪了，就要賠罪，是不是這樣祖靈才會同意接納才可以文面？

我的一生平凡，對小時候的事沒什麼印象了，長大之後的是還記得一些，他們來求婚後我就嫁到這裡了。你們也一樣會去求婚吧！求婚之後到結婚會很久的時間，但也因此對方可能會誤解，最後另外再找別人，不像現在提完親很快就結婚了，這樣比較好。也有聽到有人毀婚的事，毀婚這樣的事在過去傳統的時代裏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如果對方已經先娶，就沒有關係，也不用賠償了，如果隨意毀婚的話，女方家裏的家屋、穀倉就會被男方搗毀，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在傳統的概念毀婚就是有罪，不只家屋、穀倉會被男方搗毀，連稻穀也會灑的一地都是，家裡的醃肉野味也吃的精光，犯錯的家族通常看到對方來了就會離開，因為理虧也怕對方行兇，好像只能認人擺佈不敢違抗，可能是怕事情鬧大無法收拾！

以前會織布但是自從眼睛不好就不織布了，但不是跟母親學織布，母親不會，外婆又早逝，是別人教我的，她也過世啦！年輕學到老，但是眼睛不好就沒辦法挑這樣的衣服(挑花)了。將近十年吧！耳朵聽力不好必須配戴助聽器，眼睛視力也不好，因此跌倒過，眼睛在苗栗開刀，醫生說開刀時神經被碰到了，現在很會眯眼又歪斜着嘴，但另外一邊是好的。以前沒有藥(避孕)可吃，所以生很多孩子，我總共生了十一個小孩，四女六男，不像現在都可以控制。

現在文面的人少了，Stoban(細道邦)還有1位，這個村(大興村)裏只有Tbalay(榮安部落-高熊卡)我自己1位了；有關文面的意義，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聽老人家說文面是傳統的gaga，每一個族人都一定遵守，一定要文面，因為不文面就要送給漢人，像Sugiy及Toyu. Noma就被送給漢人，就沒文面了。後來送給

漢人的Toyu. Noma嫁到小南勢，Sugiy的女兒在河的對岸；Sugiy她是天狗部落，至於Toyu. Noma我就不清楚了，她們二位也已作古。她們二人雖然送給漢人，但大家還是知道他們是泰雅族人。

文面的紋飾有無意義？可能是漂亮吧！以前問過長輩文飾的意義，她們只會說文面後很好看（漂亮），如果不文面就要送給漢人。可是怎麼會好看呢？看起來就像魔鬼一樣黑黑地；男孩子文飾刺青的位置在額頭與下巴兩處。有聽說男孩子刺青文飾之前一定要馱首（出草），那是傳統的年代，我們這一輩就沒有了，漢人已不是敵人（paris）。我想男孩子馱首（出草）應該是代表著勇敢，代表着強悍的氣魄吧！因為能夠射殺paris（敵人）的人是有勇氣的，你們有勇氣去射殺paris（敵人）嗎？現在的小孩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事了！我們現在不能出草啦！現在我們與漢人和平相處了，不再是paris（敵人）了，也彼此通婚交換小孩怎麼可以再出草呢！

Iwan.Kainu / 簡玉英



Toyu. NoRau 高柯香妹 女性 民 08.09.25生 天狗部落

我的泰雅名是Toyu. Norau，父親叫Yurau. Ali，祖父名不詳是Salamaw(沙拉茂)的人，母親Puoh. Naibau，外祖父 Yabau. Bauhin，sgurau人氏。民國8年9月25日出生，在sgurau(天狗部落)，我一共生有四女二男，他們的名字依順序是：Saunun(女)、Suyan(男)、Yupas(男)、Kagau(女)、Lawa(女)、Amuy(女)、Puoh(女)、Haking(女)，

文面是我們泰雅族人的傳統，女孩子如果不文面沒有人敢娶，不僅會被嘲笑，也會為族人帶來禍事。

我在五歲左右時，由Suru來的文面師Hakin .Ali為我刺額紋。過了很久由於當時日本人已經來了，並且禁止我們族人再文面，日本人到家裡來說要我讀書，但家人說沒有紋面就要送給漢人，於是14歲時，再由Hakin. Ali偷偷地為我紋面刺額紋，於是，日本人就不讓我讀書。

我是躲在山中偷偷文面的。我的父親以一頭牛、小米酒、糯米糕為酬。當時還有一個文面師Yayu Ciwas，不過她是kinhagwen，從其它的地方遷來的，她刺的額紋好像比較窄，和我們的不一樣，我的父親因此沒有請她為我文面。

幫我紋面的人是Suru(今士林村蘇魯部落)的Haking. Ali，我是sgurau最後一個受文面的女孩子，在我之後便再也沒有人文面了。我們同部落有一個姐姐Sugi. Nokeh便是因為拒絕文面，就被趕出部落，嫁給漢人，Sugi早過逝了，她只有一個女孩，名字不清楚，後來嫁人，也不在了，住在大南勢。Sugi嫁到漢人後，她嫁第一個先生時還偶而回來，先生死後，她改嫁第二位先生，但是第二任先生就不讓她回娘家了！她的女兒是跟第一任先生的，跟第二任沒有生小孩。清安部落也有一位叫Toyu的女孩，她也一樣沒有紋面嫁給平地人。其實Sugi的父親Yugeh. Hobin當時很窮，所以沒有錢紋面，因為紋面要有錢買牛、酒、很多東西。以前紋面要送很多東西給紋面師，所以如果家境不好的話，就無法紋面，就要送給漢人。

通常一般的女孩子，會在第一次額紋傷口癒合後，再刺一次額紋，這樣額紋的顏色會比較深，會黑亮有油光，比較好看。但是我堅持不願意刺第二次，加上日本人也禁止我們刺文，所以我只刺一次額紋，這也是為什麼我的額紋顏色比較淡的原因。

我是紋面之後才結婚，如果破壞gaga就不能紋面，以前部落的族人認為文面的痕跡顏色越深越美。但是我實在忍受不了刺頰的痛楚，我紋面的時候，我很痛，因此，一直掙扎，被五個大人捉住手腳和脖子都壓制不住，最後，他們用刺蔥的莖，橫在我的脖子，一碰到就刺痛，只好忍耐完成紋面。刺頰紋時，用力反抗掙扎，文面師Hagin. Ali見我反抗激烈，不敢刺得太深太用力，因此，我的文面顏色非常淺。

記得紋面時是隱避在房間，不能被別人看到，紋面後，也不能照水，也不能照鏡子，全身被包的緊緊的，不能見光。但是，我曾好奇偷偷照水，因此，我的紋面變很淡很淡……，也許是我真的偷看了違反了禁忌，Lawa. Toyu只紋了一邊就痛的跑掉了，之後被抓回來紋了第二次，所以她的較好，她的紋面師是司馬限的Yayut .Ciwas。

紋面通常是一次，但也有人二次或三次。想到以前紋面時的刺痛難忍，如果，今天我還小要重新來過，想到每敲一次，就眼冒金星的，眼睛都會著火的感覺，我不會同意紋面。

我到過台北看過李登輝總統，紅包3000，高楊昇立委紅包3000，我看到總統不會怕，但是因為無法溝通，不然我會跟他開玩笑，見面時總統說我們年齡一樣，握手握很久。

我小時候，父親不讓我去讀，其實我很想去讀，也沒辦法。光復後，到山下去，平地人會說：「番人!番人!」，我也會用母語罵回去，我記得那時有說“你們不用這樣說，因為我們都是一樣的”，如今，我們成為國寶，待遇差太多了。現在也不再同意漢人來拍照。年紀大了，我只想跟孫子們說，你們的父親不在，要想親相愛，不要給媽媽增加太多困擾。

後來從媳婦的談話中才知道yaki的先夫Yugeh. Tain的遷移原因，媳婦說：「在我剛嫁過來的時候，常常聽到我先生的父親會口述往事給先夫，因此我記得一些他們的事。我公公是民國8年出生於竹林部落，他們姓高的家族都是竹林部落（今五峰鄉竹林部落附近的桃園農改場現址）的。有一年我先夫父親的兄長，那時還是很小的孩兒吧！有一天到平地去，漢人說好漂亮的小孩，就輪流抱他，結果回到家後，兄長就死了，於是先夫的祖父他們很生氣，百思不解，為什麼漢人抱過之後就出事了？最後大家商量之後，就決定去打(殺)漢人，接著全部家族的人逃到深山，經過三年後輾轉逃到現在天狗部落的對面山上，那時候這裏

部落頭目

是Kagi .Nopas，看他們很淒慘落破地樣子，很同情就叫他們搬到部落來住，過了一些時間，他們看到公公很認真工作，於是介紹給我母親，後來他們就成親了！」

這幾年yaki的腰椎長骨刺開過刀，膽結石也開過刀二次，由於身體硬朗，因此，每次開刀都只住院一個禮拜，讓醫師感到驚訝。喜歡吃青菜，因為牙齒不好，對肉類比較少吃。生活簡單，是一個開朗沒煩惱、讓人敬佩的老人，但是，長者較害羞，不善表達，因此訪談中較不易深入耆老內心深處。

Toyu.Noraw / 高柯香妹



Toyu.Noraw / 高柯香妹 接受訪問



工作人員工作情形



Toyu.Noraw 接受訪問仔細觀看文獻圖像



Toyu.Noraw 與工作人員合影

Lawai. Nogex 李玉香 女性 民 10.06.05生 97.5 歿 司馬限部落

我是Lawai. Nogex，出生於Lubum部落，父親Yugex. Buta，母親Pu(oh. Watan，對於我的家族從何而來，父親沒有告訴我，因此也不清楚。我們在Lubum部落時沒有田地，日本人就叫我們到Ibauw(今司馬限住宅附近)耕作水田，水田是日本人先開墾好分配的。

文面是我們的傳統，不文面會被趕出部落，也沒有人願意娶沒有文面的女孩。我的額文是五歲時由嫂嫂Toyu. kainu到家裡幫我刺的，十四歲日本人要我去教育所讀日本書，並且不讓我再刺頰紋，日本人說如果刺頰紋就不可讀書。我的父親不讓我去讀日本書，在父親的要求下，再由Lawai. Kainu為我刺頰紋，以日圓五圓為酬。我刺頰紋後，日本人已經完全控制部落，但是並未禁止我刺文，只是表示如果文面，便不可以到學校讀書，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人，大都是選擇文面，不願意去讀日本書。

第一次刺頰紋後，我的母親覺得頰不夠漂亮，顏色不夠深，在傷口癒合後，再由Lawai. Kainu為我刺第二次頰紋，再以日圓五圓為酬。十七歲那一年完成文面的大事，泰雅的传统女人如果沒有文面就會送給漢人，在我的經驗中也親自看到一位來自天狗部落的Sugiy. Nogex就因為沒有文面被送給漢人，我二十歲就嫁同部落Yurau. Yugex為妻，一直無子嗣。

文面時自己還是小孩，至於那一天的過程記憶有些淡忘了，只記得心情很害怕，還記得天還暗的早上，吃了一些米飯後就開始文面直到天黑為止，文面時就用像一排排有刺的針，在臉上敲打，刺入臉頰，再將用松樹燒的煙灰塗抹在刺紋後的傷處，文刺的過程又腫又痛的，我沒有哭自己很忍耐的接受，有的人哭嚎不停、有的人受不了痛會逃跑呢！

文完面後整張臉腫脹的連路都看不到，很難過，就在家屋內靜養，因為每個人傷口復原的情形不同，一般人大概是十天左右就可以出到家屋外走動，我的印象自己過了一個滿月才出家門。

為了答謝文面師會像去求婚時一樣地隆重，帶着野味、米糕、醃肉，甚至於牛隻等酬禮，非常盛重地，因為如果年少的女孩行為不潔的話，是不能隨意文面的，如果違反gaga 就必須Phau，占卜祈求祖靈諒解後，還需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女孩的行為，確實能有改變後才能文面，不然是不會進行文面的。

男孩子文面的過程與禁忌跟女還子是一樣的，但是因為只有額頭與下巴短短的文飾，沒有女孩那樣痛苦。至於說口傳的男孩子必須要戳首之後才能文面的說法，我並不清楚，應該是非常久遠的祖先他們才有吧！

我常常會回想過往地日子，但年紀大了要花很長的時間去想才能想到一些，我記得父親常常會告訴我不能隨意交朋友，更不能tkga syung，直到我年長，先夫Yurau. Yugex他們來提親，父親他們同意後就嫁到夫家，那時候十四、五歲嗎？不記得了，只記得文完面之後才結婚。

我有二個兄弟，大哥叫Kainu. Nogex歿於Lubum部落，二哥叫Hayung. Nogex再來就是我，但是婚後沒有子嗣，後來收養先夫兄長的小孩Pihau. Norau，他19歲時娶媳婦過門，育有二女她們是Tumum、Hibum，三男分別是永興、Tuyau、永光，除了二女Hibum未嫁外，其餘均已成家，如今兒孫滿堂，但遺憾的是他們都在外工作租屋並不常在山上陪我。

日本人禁止文面與織布，還把織布工具都丟了。我想日本人是否再想他們(泰雅人)為什麼要在臉上刺青呢？後來有很多人的文面還被手術摘除了，像我們部落就有Haubing. Kainu還有我的先夫以及Kagi. Naiban(Tasi. Naiban-楊德成的兄長)三人，他們都是在象鼻部落由Hinukiusan(Losing. Watan-林瑞昌) 醫生手術摘除的。我現在記起來一件事就是幫Kagau. Ali(高春梅)文面的文面師就是Tasi(楊德成)的母親Yayiut. Ciwas，它比我年長，因為她已經結婚生了小孩後我才結婚的，像Puox. Baunay(楊甜秋) 也比我年長，我記得文面完之後日本人就說不能文面了。

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母親就離開了，因此，我剛開始織布是跟一位yaki學習，也只學到基本平織，要學挑織時就被日本人禁止了，連織布工具都丟在戶外任其損壞；同時叫我們不要穿傳統服裝，可以去買日本進口來日本和服或花布。交易的錢就是到製作木屐地山上去擔任背負工賺取零工工資，一天的工資三、四圓，我的父親時常會用賺的工資去買一大堆的鹹魚(palan)回來醃製，吃完快沒有又去買，但是並沒有天天打零工。

我們的文面老人終究會離開，最後你們只能用「曾經有過」介紹給他們知道泰雅的文面文化，我要說一句話仔細聽：「謝謝你，來幫我照相、訪問！雖然我們素昧平生，直到今天你我才見面，像我這樣沒有先生沒有小孩的老人家，如

何生活?每天在家裡也無法做任何事情，呼吸也不順暢，更無法生產，什麼都不懂的怎麼生活呢?我這麼想一件事，就是是否常來拍照的人可以對我有一些幫忙，因為像我沒有先生沒有小孩的如何生存呢?這只是我的想法，我老了，也實在不藏私地說出，年長的人也很難再說什麼話!我再次謝謝你來幫我照相（也許你想能讓我們的官員可以看到我的照片!），所以我會覺得很害羞你們來拍照!如果政府官員能夠體諒我們的處境，一不能生產，二不能走動的，如果他們有愛心我們會很高興接受，生活中也不知道走動的過程中何時會跌倒?沒有先生沒有小孩的不會有人扶我起來，不會有人關心我的健康與安危，告訴官員吧!」

Yaki說：『文面就要走入歷史，我也不知道未來你們要如何去告訴其他外族或漢人說我是泰雅人，想到心情就不好受，說的越多就越無法停止內心地激動也不知如何啟齒，心情是混雜的激動的。』我們的心情又何嘗不是一樣!

Yaki是受訪文面耆老中唯一沒有子嗣的長者，但有領養的孩子與媳婦全心照顧下，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煩腦的，因為，長者不但活潑開朗、愛開玩笑、更喜歡逗人笑，是一位樂天知命的長者，她的餘生是愉快地，相信她離開時也是含笑而去!

Lawai.Nogeh / 李玉香

Lawai.Nogeh 生前遺照



Yawi.Noming 高天生 男性 民 10.07.01生 天狗部落

我的家族來自Mintuyu，就是現在新竹縣五峰鄉民都有，母親的家族來自Tkunan（新竹縣五峰鄉花園村）是屬於Kinhakun的系統，不是g(siya的系統；親戚都是竹東的Kinhakun（新竹縣五峰鄉民都有），還有龍山、砂埔鹿等地區有很多，但是不記得名字。

我的泰雅名叫Yawi.Noming，父親是Yuming.Taru.Siet.Kuyu再上去就不清楚了，母親的泰雅名叫Pawun.Basi。我的兄弟有三個，Tali.Nomin、Pihau.Nomin、Yawi.Nomin，兄長是Tali.Nomin他有文面，但是被摘除了，他想可能可以有漢人女孩會看上她吧！哈哈……，幫他文面的一樣都是士林來的，嫂嫂Yawai.Siat.Watan也是，嫂嫂是與我同部落的。

父親說日本人到的時候，漢人拿藥弄死我父親弟弟的小孩，結果我的祖先生氣就把漢人殺了，最後被日本人追著跑，逃難時到過哪裡？我不清楚，只知道最後是到對面gsiya（大安溪中游天狗部落的對面地方）的舊部落，當時的部落頭目Yupas.Kagi就收留我們到Sgurau（天狗）來住，從此定居不在逃難生活較改善了。

父母親在逃難時的路上生下我，到了Sgurau時，年紀大一些了，可以走路了，到這裏很久了，到了Sgurau後沒有再移動，現在的家已經都是鋼筋水泥。以前的家屋是用桂竹，gsiya的家屋也是桂竹。

為什麼要文面？這是很早以前的傳統，男孩子文面就是真正地男人，但是文面以前必須要出草，拿到敵人的首級才可以文面，從祖先分開之前就有的傳統，可能是祖先規劃的事；男子沒有文面，他們不會給她女人，女人也不會喜歡。沒有文面就不是泰雅人，沒有文面就不能結婚，女人文面就可以結婚，這是以前的傳統。

文面的時候用針刺，那時候就有針了，因為我們有用針縫衣服，綁在一起四根針就可以了。再早期聽說是用野生的藤刺、yutag（柑橘類）、削尖的刺等，文面用的塗料是用二葉松（hjiring）樹木的煙灰做的ilox，敲打混合成一種不清楚的東西，黏稠的就像米糕，抹在臉上就不會掉下來了，不論男女不能照鏡子，不然就會消失或垮掉。

Yutas說：「日本人禁止文面時，照樣遵守gaga，結果被罵，已經文面了也不能去讀書了，父母親也不同意去讀書，過去的年代父母親的話不能違背啊！」因此，我沒有接受日本的教育。文面的時候是16歲吧！日本人說要讀書了，但是我就跑到深山上去文面，日本人罵我們一起文面的很多人，幫我的文面師Haking. Ali是士林人她已經過世了，只知道這條線上有二位文面師，另一位也是suru部落的人。

文面當天的過程是用四根針固定在木頭上樣子看起來像刷子，在臉上敲打……好痛…唉！額紋與下巴處是一天刺青完成的，你們那裡還有嗎？我文面是在一個takag有sasi的地方，只有我和文面師不給別人看，很痛、很痛，但沒有逃跑，文面後在家床上休養，20天後傷口就癒合，女孩子要二個月，女孩子要二個月待在libuw(房間)裏，不能打開，這期間我沒有什麼好吃，男孩比較好，女孩子她們會在一個小小隱密的takag，要給東西也只能從底下小洞穿過，不能讓別人看到，如果讓別人看到文飾就會消失或跨掉；文面後母親照顧我，文面後臉要遮罩起來，紋面師與母親交代就是不能照riwan(鏡子)，聽說照了鏡子，文飾就會消失了。從小聽到的就是這樣，很多人都這樣，照了鏡子就完了。

聽說有的人文面前要hmgup(占卜與贖罪)，那是針對如果小孩太隨便的就要，這是傳統的gaga，也不清楚當時太小了，其實我也不怕。文面20天後就出門走動了，女孩子要二個月時間，之後就要去hmuaw(答謝)了，就像結婚要帶一隻大牛，比結婚的規模小一些，帶一隻牛、打米糕、酒到文面師的部落，送過去那裏與族人一起吃喝，不用另外給錢，會唱歌跳舞，就是一般的對唱方式。

我要告訴你有關文面的事與我的經驗：「文面時連上塗黑的材料是ilox tbaliy，流很多血，腫起來可能像我的大拇指一樣，想起來真的很痛。

至於，何時可以文面，父母親去衡量說了就可以，我是父親決定的，本來要讀書，他說你不要讀書，你是Atayal會常吊到山羊，是啊！所以就沒有上學了！日本要我上學我就躲到山上去文面，所以文面不是在家裡而是在深山，日本人禁止就偷偷地Triyan(文面)，是在一個takag。

文面的習俗，老一輩的有交代，這是傳統的gaga，我們這裏女孩子不文面就要送給漢人，不知道你們是否也一樣？我們這裏的習俗是不文面就要送給漢

人，就不能接婚，這是psani的事。我沒有聽說過有人沒有文面就被送給漢人，過去與漢人是paris(敵對的人)，怎麼會將女孩子送給漢人呢?不會被殺嗎?過去的泰雅祖先，很兇悍(mautux)，我們與漢人以前未通婚，祖先說不要將小孩嫁給漢人，泰雅族人要嫁到部落內，不知道你們如何?我們是不嫁漢人的，但是沒有文面就要被送給漢人，好奇怪!。

我22歲時與太太結婚，二個月之後還沒有小孩子就去當兵，當日本兵去了五年，共生了misu(九)前面的小孩因為沒有錢看醫生，日本人也沒有將薪水拿回家，都夭折死了，唉…要怪日本人。最後長大的子女有二男二女四位，有四位，住在一起的是老大Yukex，第二位是女孩Iwan嫁東勢漢人，第三位是開巴士的Masau，第四位是Buyung當警察。

我太太是Puoh. Kagi (高秋蘭)跟我一樣的屬於天狗部落，岳父他泰雅名叫Kagi. Sapox，岳母的泰雅名叫Yuma. Nawi。我跟我太太我們是同時期文面的，我文面是另一位文面師，她也由另一位蘇魯的文面師文面，我說過我們這裡有二位文面師，他們有分誰文男生、誰文女生。

我求婚到結婚的過程，花費很多就像我文面答謝時一樣，結婚前我們自己認識，彼此相互滿意，所以就去求婚。我們認識後很快就送一隻牛去給她父母親，很順利沒有阻礙，就娶回來的。我記得求婚時已經文面了，求婚時大家把東西吃完就結婚了。帶了有牛、羊、米糕、酒…等，花費很多，另外給有20塊錢，是，哈、哈、哈……，現在的話就要好幾萬元了。

那求婚後就準備送一隻牛、羊、米糕、酒…等去給她父母親，講好、吃完就娶回來的，沒有sl(pium(幫農也是屬於觀察期)的過程，所以就是直接結婚了。我的哥哥Tali. Nomin訂婚八年，每年要給一頭牛，八年八頭牛才娶回家，還要到女方家幫忙工作。這樣怎麼稱呼? mkaliy漢人的說法好像是回娘家，就是sl(pium(幫農也是屬於觀察期)的過程我的兄長也已經過世了。

光復以前到外地去時漢人會說“番人”，後來他們知道說我們是國寶的時候就不會這樣稱呼了，我到苗栗去因為只有我是唯一的男性，他們會說國寶、國寶不會說什麼了（現在較尊重吧!），也許政府有說不要這樣稱呼我們這些國寶!從以前漢人不喜歡看，到現在成為國寶的轉變，我的感想是他們的心地好了吧!也會拿一些錢給我們這些國寶，政府官員也會來看望關心我們了。

日本人在時將文面後摘除的，有很多人跟我同年紀被摘除的，天狗部落有Kagi.Nabau、Tali.Miux、還有我兄長Tali.Nomin共四位。我沒有同意被摘除，我覺得應該將傳統保留下來，到現在我是第一名啦!哈、哈…！還好沒有被摘除，真的摘除文面就是破壞gaga，不然苗栗就沒有男性國寶了，只剩我一個人存活了。

日本人在的時候，當時我們同部落一起去當兵的有四個人。我自己一位，另外是我妻子的哥哥，他的名字叫Iyu ijiro (一郎) Katanaka Kazme、Sigano Tagase什麼的，他們的泰雅名字叫Losing.Nogex、Minum.Banay(Lawa.Toyu的先夫)、Yugex.Naiwan當完兵都沒有回來，只有我一人回來部落，他們的家屬拿了36萬。他們也都有文面，但是卻都戰死了。同隊的花蓮太魯閣族人也有文面，參軍前日本人都割除了他們的文面。

我們是高砂義勇軍自願當兵，好是好，可是很苦，是去跟美國人打戰，他們是paris，會怕哦!他們個子很高，日本人比較小(比手勢)，我們都是打前鋒，日本人ngungu (很怕)在後面。

之後看到空飄傳單，美國人在傳單說：「你們已經戰敗要回台灣了。」美軍後來用船從Niyoginya送我們到基隆，坐了兩天船，船開的速度很快，一路冒出濃濃黑煙。到了基隆一下船就給我們喝日本米酒，集合我們在一起，大家都哭了!我們的長官說：「你們不要難過，從今以後可以繼續去文面了，這是他說的話。」

從基隆到部落，因為道路都被美軍轟炸壞了，一路走經過新竹到苗栗，到了苗栗路好了就座haya(巴士)到大湖，如果日本沒有戰敗，我們應該是升官了也會拿到錢，我的命運不好。再從大湖一路用走到部落。出門時是四位族人一起，但回到部落時只有我一位，他們都問其他人去哪裡了?因為他們的家境很不好，我只好說他們會回來，還在後面，但是他們已戰死，只有剩我一位活着回鄉。太太看到我回來有哭，但是高興我活着回來。回到部落有到各家去喝酒，不是米酒而是自己釀的酒。光復後就是漢人做的酒(tarusake)不是真的酒是用甘薯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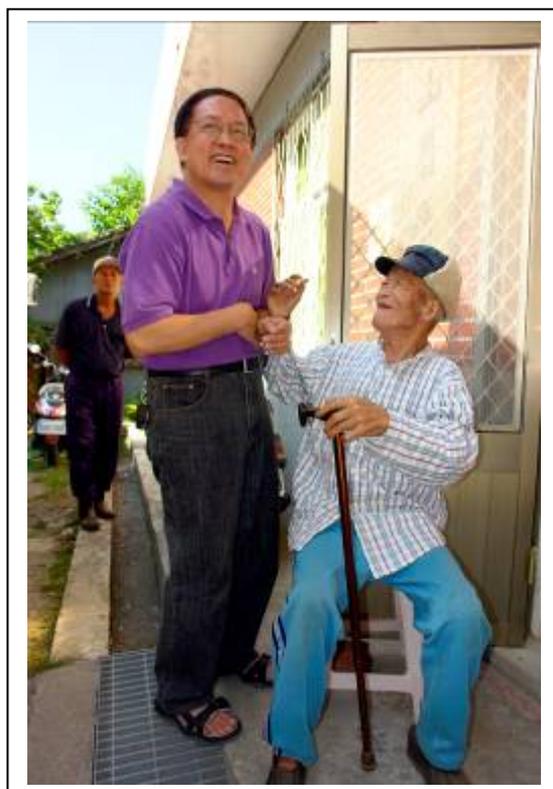
在當兵時有過二、三個月沒吃到飯，就靠採椰子水喝，地上爬的動物抓來吃維生，我講的輕鬆，如果你們去會餓死。我沒有添加什麼，完全是實話。一起去Niyoginya當兵的人回來沒剩多少，日本兵坐一艘船，漢人坐一艘船，原住民坐一艘船，美國用船送我們回台灣。

有聽過兇悍motux的泰雅人男性刺文在身上的他們是沙拉茂的，我身上沒有刺文，但我有手臂的舊傷痕(右手肘部位)。那是在當兵時因為抬砲彈，砲彈太重掉下來把手弄斷了。那時候醫生都先走了(撤離)，沒有醫生，只好自己扶助讓他自然好，但是，無法出力工作。大概有50年，我有申請花蓮那邊的組織(日據時期高砂義勇軍追償協會)，加上當兵的薪資，很多人到大湖登記，但是，一直都沒有消息，是不是騙人的，不然為什麼不來。

如今，苗栗縣文面男生只有我一個人了，被稱為國寶，可是政府平常並沒有給一些錢，老了走不動啦! Yutas說：『文面的老人愈來愈少，等我們走了你們要怎麼說自己是泰雅人，沒有就沒有了，變成大家都是漢人了。』這是一句刺入人心坎的話，沒有文面，將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至少要留下文面的紀錄與影像，留給後人，你們的感想是什麼！

Yawi.Noming / 高天生

Yawi.Noming 接受訪問
親家 鍾錦飛先生陪同
生活剪影



Lawa. Piheg 柯菊蘭 女性 民 12.08.17生 梅園部落

我的泰雅名叫Lawa. Toyu，父親的名字Piheg. Netug，祖父的名字是Tau. Gamin，因此，我的名字應該叫做Lawa. Piheg才是。母親的名字Toyu. Nogex，外祖父的名字是Yugex. Siat，外曾祖父的名字叫Siat. Miu。母親的家族在Mailubu(梅園舊部落)，我母親的父親是當時的頭目。他的名字叫Yugex. Siat，其實是外來的，我的外婆Litug從Kalang來就嫁給祖父，但來時(結婚前) 外婆Litug早已懷孕，沒多久就生了。

我是在mailubum出生，就在山腰上去一點，alang ni Kumau. Buya，你知道Bauhing嗎？梅園的，他們是同一alang的。日本人來以後就將他們分開(移住)了，因為以前生活不好，也沒有水田，就叫他們說你去哪裏，你到哪裏，就叫大家去找好做水田耕作的地方。Bauhing他們在梅園，我的祖父他們到smahan(司馬限)，大家找適合做水田的地方。以前的生活不像現在這樣，以前不吃飯的(沒有米)，只吃甘薯、小米、芋頭、saku等，saku的種現在都不知去哪裡找了，日本人來之後就幫忙做水田，大安部落的Tali(陳先郎)也是同一個部落分出去的，smahan(司馬限)教會那邊還有過去一點的水田，但是已經毀壞沒有了，那是他們做的，mailubum的就在mailubum這裡做水田耕作，梅園這裡的沒有離開，但人分開了。我的母親從lubum嫁到天狗，我出生在天狗。

以前的人很可憐，種甘藷、saku(薯芋)、sehui(芋頭)我們的菜是yahu，我小的時候，日本人已經禁止族人文面了，但是還是有族人偷偷地文面。我大概是八歲的時候，日本老師拿着名冊到家裏就說來通知要我讀書了，那時候我的外公是頭目，他很堅持傳統就他跟父親說：『女婿啊!你只有一位孩子(我是老大)，如果你不讓她文面就要送給漢人了，如果日本人將文面工具沒收的話就不能文面了，不文面是psaniy的，要送給漢人!』日本老師要我去學校讀書，我的父母親也不願意，加上外公的堅持，便偷偷帶著我到山上的工寮文面，因為日本人不會讓已經文面的小孩子上學。

你知道maibagax部落的Tasi. Naiban嗎？他的母親Yayut. Civas是她幫我文面。我知道的文面師沒有幾位，一位是來自士林的Haking. Ali還有Yayut. Civas，不同地區有自己的文面師像沙拉茂就有自己的。我的父母請Yayut. Civas為我文面時是同時刺額和刺頰的。因為文面時我的年紀還很小，忍受不住痛苦，即使被父母親促住了手腳，還是忍不住的掙扎大叫。於是我被家人文面時，是將頭髮綁

束腦後，四肢都有人壓着，你知道tana(荊蔥)嗎？Tana的枝放在我的脖子四週，我只要一動就會刺到，我想起來頭髮也有人拉住，兩手平伸的也被固定，真的痛得受不了，我記得我一面被刺還一面罵我的父母親說妳們就是想吃豬肉，你們就是想喝酒……，什麼難聽的話都說了，那天日本老師來了看到這情景就對我父親說妳怎麼在折磨小孩子呢？小孩子很可憐，差點就要將父親抓（關）起來，父親逃到山區去了，就是Yukex.Taing的墳墓那裡，過很久才回家。

日本人走後，文面師就說：『雖然日本人罵，可是如果日本人將文面工具沒收的話就不能文面了。』於是，很匆忙的文面，沒有很仔細的刺，加上我受不了疼痛而一直扭動，Yayut.Ciwas不敢刺得太用力，所以我的文面很不好看，不僅顏色不夠深，線條也不直，但是事後我的父親還是送給Yayut.Ciwas很多禮物做為酬勞，有糯米糕、牛肉、小米酒等。

我外公說一般人，文面的時候會有二次、三次，所以，先刺一次，之後等她大一點再文一次，大家也同意。我的母親也決定在我的傷口好了之後，再請Yayut.Ciwas為我文面一次，讓我的文面看起來顏色更深，更好看一些。結果，誰知道文面之後，日本人就將文面師Yayut.Ciwas的文面工具沒收了，因此，就沒有文第二次，我也不再受一次痛苦。有很多跟我一樣情形的同年，臉上的文面都不是很清楚(明顯)。為什麼以前的人要這樣文面，因為，這是傳統的gaga，沒有文面的女人就不能結婚，沒有文面的男人也不能結婚，這是傳統的gaga。如果，小孩子有越軌的行為就不會給他(她)文面，如果有這樣地情形，這個針(工具)再文另外一位時就不好了；文面是我們的gaga，以前部落裡的人都要文面，女孩子不文面會被趕出部落嫁給平地人。我們部落有一位姐姐Sugi.Nogex就被趕出去，嫁給了平地人，不准回家，很可憐。

我文面的時候是在穀倉下被綁住的，還用tana(荊蔥)放在脖子呢！因為很痛會掙扎，我看到針要刺就會驚叫的，但不能動，頭髮綁束腦後，兩手平伸的也被固定，四肢都有人壓着，Tana的刺枝放在我的脖子四週，我只要一動就會刺到，以前的gaga怎麼這樣！

文面完成之後就躺在用布圍起來的空間裏一個星期。但不是一個星期就好了，只是打開來，布圍起來的空間都是黑黑暗暗地，也不是躺在床上，座着半躺頭部固定，臉又腫又漲的很難過。過去都有專門照顧被文面的人，文面以前會有人來買gaga(認養)，我文面以前是我的yangu(妯娌) Ciwas來買，我就到她家住

了幾天，文面再回到家，所以文面完畢後就是她照顧我的，這期間也沒有好好睡，照顧的人就會用水擦拭傷口，一個星期(七天)後才打開來，這段時間內，照顧的人也一直陪着，都在黑暗中沒有看見光。一個禮拜後打開布幔才見到光，那時候臉沒有那麼腫，傷口也開始癒合，空間裏頭是黑色的家裡也是黑的。只有點油松，但油松根本沒有亮度。吃的東西只有稀飯，你知道wasig pingtasan，那是菜。一個禮拜後很飢渴，很想吃食物，不能隨便吃，不能吃鹽醃製的，不能吃烤過的，之後就可以吃硬一點的飯，以前的米(puhut)是紅色，她們會搗到很碎小小的再煮，不能吃紅色食物，不能摸紅色的東西，也不能看到紅色，禁止男性去看，不知道為什麼，只說那是gaga。不能吃有鹽份的食物，不能吃烤過的，只能吃青菜，wasig pingtasan，yahuu也不能吃。每天會用takan裝水，再用黑色羽毛沾水擦拭臉部，目的在控制傷口乾燥癒合的速度，太快就會裂開。文面時並不是用藥水，是用二葉松做成的，生的二葉松燒起來時會起黑煙，將鍋子反過來蓋起來，黑煙就會慢慢地積存在鍋內，刮下來收集起來文面時再塗在文面的傷口上。等到傷口癒合後就自己swauran(羽毛沾水擦拭臉部的動作)，不用再陪着。

文面前文面師會問妳有沒有犯錯？如果有就不會給妳文面，一定會問清楚，不然文面時刺青的文飾就會垮掉，同樣的工具，再接下去文面的人也會垮掉會移禍下去。以前的習俗是有越軌行為的人是不能文面的，也會送給漢人，你有聽說過嗎？你知道柯金芳嗎？我妹妹先生的姊姊因為行為不好，大家都知道就沒有幫她文面，文面師要保護她的工具，她也就被送給漢人，很多人被送走。文面後家長要帶文面後的小孩去謝謝文面師，於是我文面之後依照傳統去答謝文面師時帶了我文面時所鋪放地上的那些布跟衣服，還有狩獵地野味、酒、米糕等等，文面後有一些禁忌，不能讓男孩子接近、不能做工作、不能提重物等等。

我這一生結婚二次，第一次大概是十八歲時結婚，嫁的是同部落的Minum. Bonai，結婚後和他在一起只有半年時間，因為日本徵兵就將他派到南洋參戰最後沒有回來，和他沒有孩子。我守寡了五年候，我的公婆就說我們捨不得妳不會讓妳改嫁到別人家，就把我留下來給小我十歲的小叔Yurau. Bonai，因為我的前夫已經死了，改嫁給前夫的弟弟，並不違反我們的gaga。我和Yurau後來生有三位小孩，但是長男Pihau長大後大約八歲只剩四天就要讀書時，跟着親戚參加Lawai. Kagi的婚禮，不幸在經過Lawai. Maya家的山田時被青竹絲(蛇)咬傷，結果死了；第二胎不幸胎死腹中，老三生了女兒Maya，嫁給外省人，她也只有生一位女兒。我結婚時是日據時代，可是穿的是日本的衣服，沒有穿傳統紅色的衣服。

日本人在時他們原來就不是很贊同文面地文化，他們認為這是不好的，日本人走之後換漢人來時他們說我們是番那、番那，可是我也不客氣地回應說：『我們雖然文面不好看，可是行動是自由，妳們把腳纏繞成小小的，根本就無法自由走動！我們泰雅族的文面是祖傳地傳統，妳們漢人也是一樣是傳統，大家都不要去說什麼啦！可是漢人又加一句話說她們漢人把腳纏繞成小小的是有錢人家的地位……』，我想就算她們是有錢人家，但是無法工作，也不能自由走動，真的幸福嗎？

從以前的狀況到今天被稱為國寶，有太大也無法想像的改變，漢人也不再稱「番那、番那」了。還有很多文面的同胞到台北參觀總統府的事，因為正好我的小芬(孫)結婚，我沒有參加。文面人數少了，又沒有繼續文面，沒有就沒有了，誰會文面的技術，誰會製作文面工具呢。沒有文面人，可是先人說傳統不文面就不是真正地泰雅人，以後，我們要如何說我們是泰雅人？我只能說要透過你們會寫字的年輕人，將傳統的gaga用文字記錄下來，我們走了就沒有文面人，不要忘記泰雅傳統的gaga。

我們是真正接受過傳統泰雅文化生活的人，身為老人我只能說你們會寫字的年輕人，一定要將傳統的gaga用文字記錄下來，不要忘記泰雅傳統的gaga。我們走了就沒有文面人，未來的子孫將一代一代的出生，如果沒有文字記錄傳統的gaga，那你們就會像漢人一樣分不出是泰雅人了。

maibagah部落長老楊世華先生說天狗部落的Lawa. Toyu就是在偷偷離開部落到Bauliy(司馬限上方)山上由他的yaki Yayut. Civas文面的，太倉促了也因此文面的顏色很淡。

Yaki Lawa，由於，沒有男孩，唯一的女孩也已過世，又要養孫女及外曾孫女，因此，生活相當困苦；長者是部落織布高手，但有一次打農藥(年年春)時沾到眼睛弄壞開過刀，現在看東西太亮的話都會變白色，織布的時候要在暗一點空間，不然顏色會弄錯，95年因不慎又跌到手腕骨折，目前Yaki Lawa偶爾會有族人或平地人找老人家訂製一套傳統服裝，除了老人年金，偶有拍照外快之外，這也是她唯一的收入來源了。

Lawa.Piheg / 柯菊蘭



Lawa.Piheg / 柯菊蘭 接受訪問



Lawa.Piheg / 柯菊蘭 參加禮拜



Lawa.Piheg 雪霸國家公園拍攝宣傳短片時與外國演員合照

Besu. Hayung 田金次 男性 民08.01.21生 象鼻部落

Yutas Besu·Hayung的父親早逝，有印象的時候住過Puniy-liutux，再遷移到sluhiy(今達拉崗)、R(giah、muasan、最後定居Maipwan(象鼻)，大概是十五歲時，由我母親的姊妹也就是我的阿姨Puox.Bohing 在R(giah為我刺額紋與頤紋，一起刺完不到半天時間。由於文面師是自己的阿姨，加上父親早逝沒有男人工作，因此，她說自己人就不用花費沒有要求其他的籌禮，我的文面只給一瓶酒。我的阿姨Puox.Bohing 文面的人除了我之外，還有Kagi.Besu、Losing.Buyung、Kainu.Naupas(范瑞源之父)等人，文面前曾經疑惑文面是否會很痛，老人家說全部落的族人都文面，不文面就不是泰雅人，只有忍耐接受文面。

十七歲結婚，娶來自Mesingau之Bumu. Naugeh為妻，生二男十女。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大約是在昭和十八年左右，我受徵召參加日本軍。參軍之前，由從桃園角板山至Maipwan(象鼻)醫療所服務的同族人的公醫生Losin.Watan(林瑞昌)在Maipwan醫療所奉日本人的命令，以手術割除我的文面紋飾。Maipwan當時的醫療所舊址就是現在的象鼻衛生室。

「還記得自己年少文面時刺文刺青的時候，用四根針綁在一起的刺刷刺文，每敲刺一次一下就覺得眼冒金星的，紋面後很腫，我的文面大概連續腫了四天吧!我在靜養期間印象深刻地是，以前生活很苦沒什麼東西，只有用番石榴的葉子當杓子餵食稀飯之液體，十天左右就差不多康復。」Yutas說。

沒有文面就不是真正的泰雅人像是漢人，要送給漢人，我知道的是天狗部落的Sugi沒有紋面就嫁到(送給)漢人，其實老人家沒有口述太多有關文面真正的意義與背景，包括文面、文飾等等，只說沒有文面就不是真正的泰雅人像是漢人，要送給漢人!

我知道會文面的人只有司馬限的Yayut.Ciwas與細道邦的Amuy.Lalum 還有大興村的Lalum.Baiy，其他不是很清楚。紋面在穀倉下不讓外人看，看到會痛，忌諱去觀看，不然受刺的人的文面會潰爛。紋面後會先意思意思的給一碗酒，之後再帶小孩去答謝，會帶小米酒、肉、米糕……等等。

文面是以前祖先的傳統，但似乎像是毀壞身體，文面也要受苦，不像現在不用再文面，文面之前文面師一定會問受術的小孩子有沒有違反gaga，有沒有偷

偷的交朋友？如有，就不能文面，勉強文面也會遭到祖靈懲罰，文飾會潰爛；有的人會文面二、三次，刺的次數多通常顏色會更深黑，更顯漂亮美麗，文面時會先用線量畫基礎((nlsai)，再正式刺青，以免刺壞，每敲刺一下就用竹篾刮除血跡，再塗抹和水稠稠的煙灰，一針一針的進行……。

看過Yayut. Ciwas為Kiwai. Nokex等刺青時看過她帶眼鏡，不好意思問從哪裡買的？怕被笑！看過被她文面的人有Kiwai. Nokex、Ali. Haking等；靜養期間會特別注意女孩子的躺下姿勢，頭部不能隨意晃動，不能看鏡子(包含水中倒影)，文面後，即使傷口漸漸癒合，也要等到一、二個月才能正式到戶外，靜養處所要圍起來不可見光，頭被包起來，偷看過Kiwai. Nokex臉腫起來的樣子，用黑色鷄柔軟的羽毛沾水擦拭臉頰怕乾裂，靜養期間要遵守gaga，Smog tmalum的話也會潰爛，羽毛一定要用黑色地，不能用其他顏色，不然會潰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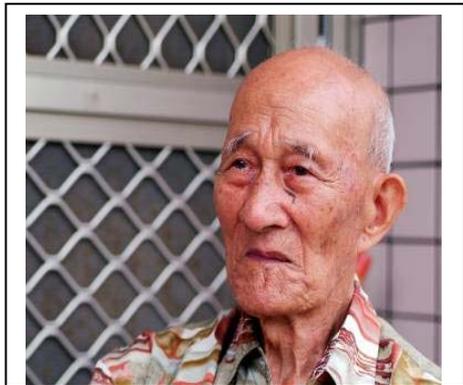
Besu. Hayung曾經是北勢群副總頭目，因此他說：「頭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維護gaga的遂行，對於年輕人及對gaga不甚了解的族人做教導，維護部落秩序！」我想傳統老人用文面的形式達到對族人婚前行為規範，而不是一再用言語訓誡。不文面也好，沒有紋面也沒辦法，沒有紋面就不會毀壞孩子臉部，不會像以前臉上是黑的，孩子也不用受苦，順其自然吧！

Besu.Hayung 田金次

Besu.Hayung 夫婦年輕留影



Besu.Hayung 受訪留影



Ciwas. Taru 張林菊妹 女性 民10.10.06生 大安部落

我是 Ciwas. Taru，父親叫 Taru. Besu，祖父 Besu. Jiai，曾祖父叫 Jiai. Taubum，再上去就不清楚，父親是從 Mesingau (今新竹縣五峰鄉高峰) 來。母親的泰雅名字是 Lungax. Payan，外祖父叫 Payan. Nauma 上去不清楚，母親是從 Mesingau krahu，出生地是 bgaji (suru Bwanpara ru muah koubu-雪見往觀霧途中)。

父母親何時結婚，不清楚。只聽到父親說以前父母親逃難遷移過程，父母親是從 Mesingau rahu 逃難到觀霧，經過 Kyaji 再到 bgaji 躲避，在那裡時生下我，之後又遷移到 koubu (bgaji 附近地點不詳)，住在 koubu 時的房子用樹皮做的，四歲左右我媽媽用背的也用走，走的是泰雅老人的路 (北坑溪古道尚未修建)，印象最深地就是在休息的地方老人家拿菸草給我抽，另外拿一種紅色柄的黃黃藥頭的火材說是美國來的，是 Hayun. Nomin (Blex. Nomin 之兄，即今大安部落張稔之母舅) 送的。初到 inlangan (雪見) 時房子用茅草做的，之後又用走的遷移到 lihang 那時候還小，在 lihang (二本松過去一點不到菽崗斷崖) 房子是用桂竹子蓋的，而竹子是跟天狗部落頭目 Kagi. Nopas 要的；我在 lihang 可能十歲吧！Yayut. Ciwas 幫我文面，後來只有次到額紋沒有完成整個文面；在 lihang 住了三、四年，日本人就叫我們去看電影，全部都是小學生，就說我們要讀書了，可是我母親並不同意。很快的日本人就叫我們遷移到 nguhu-ruma (大安)，那時候日本人已經挖好 puy sla (引水隧道)。

在大安幾年後日本人說我14歲了，之後就有人來提親到了，但是母親說我們沒有男孩子所以必須要入贅，20歲時我與先夫 Pilin 結婚；我的弟弟先走、之後是我母親，我的妹妹叫 ubax，很會工作，結婚後可能不到十年就去世了，我婚後第一年就生下長女 Yayut，一共生了三男二女。

我在 lihang 時 Yayut. Ciwas 幫我文面，原本遷到 nguhu-ruma 時就要繼續文臉頰的，那時候我們同年齡的有五位準備一起文面，有 Maya. Nomin、Yuma. Paus、Pisuy. Siat、Iwan. 還有我，但是，日本在天狗將文面工具拿走 (沒收) 了同時禁止文面，所以，也就沒有完成文面。Lawa. Toyu 她年紀比我輕，但是她搶先文面沒有被摘除。你一定好奇為什麼文面沒有了？其實，日本人還在的時候，只要是只有刺額紋的都要摘除，是一位泰雅族叫 Losing. Watan / 林瑞昌的 kuisan (醫生) 摘除，臉頰上的刺紋太寬了就無法拿掉。

我知道文面的過程，會先文額紋，再文臉頰的文飾，文面時會用二葉松燒火，鍋子朝下收集的煙灰，刮下後再磨成細粉(kmaikai)之後就可以使用了，油松的煙灰真的很黑。文面後要住在暗暗地空間，不能見光，大約一個星期就可以出來，療養期間沒有藥，只能用烏鴉黑色的羽毛沾水擦拭臉上刺紋的傷口，直到痊癒為止，臉上擦拭沾水的羽毛為什麼要黑色的，有一定的禽類，不會用wilum(雞)或kuali(大冠鳩)，要黑色的可能是gaga，因為聽說看到或食用紅色的文飾就會垮掉。文面是有一些禁忌要遵守：『文面前不能有逾越男女關係，不然臉上的文飾會垮掉，不能照水鏡，不然臉上的文飾會垮掉，不能喝酒，吃的東西有限制…』

為什麼要文面？因為，不文面就不是泰雅人，所以大家都文面。現在的人都說，聽說女孩子要會織布才能文面，其實應該說，只要是泰雅人大家都要文面，不然很多人都不能文面了，基本織布技術都會，但是，更高階的挑織技術就不容易，有這樣技術的人，就會在手指上、手腕上戴上叫mail(um的手鐲(銅材質)，技術不到就不能也沒資格戴，以免為族人所不齒。

Yaki Civas十歲曾經文面，但為日人所摘除，近十餘年來歷經膝蓋老化更換人工關節、骨隨移植、帶狀皰疹、胃病等病症，但生命力卻愈發堅定，反而更加擔憂往後沒有文面長者、沒有耆老可以傳續泰雅文化，yaki一直不斷鼓勵工作團隊應加速田野調查與記錄工作。

Ciwas.Taru / 張林菊妹



Ciwas.Taru / 張林菊妹 年輕時之留影



Ciwas.Taru / 張林菊妹 接受訪問



Ciwas.Taru 受訪時之表情



Ciwas.Taru 赴象鼻衛生室看病



Ciwas.Taru、Lawa.Pihag、Yuma.Taru 合影

Ikaw. Pawan 葉振益 男性 民06.12.05生 97.3 歿 士林部落

紋面是我們的gaga(傳統風俗)，因此，在當時的部落風氣就是，做父母的就會叫孩子紋面，因為沒有紋面也不能結婚，但我已忘記是小時候的什麼時候紋面了，只記得是同部落Haking·Ali紋面師幫我紋面的，後來，日本人來了就在Malaban番童教育所讀小學，長大後，就在當時的駐在所當警手，擔任送公文打掃工作，直到大概是26歲吧!就跟同部落的Tapas·Buta結婚。到了30歲左右，二次大戰日本政府就到部落徵求族人參加高砂義勇軍，我是自願參加第一期的，也是在那時候日本就要求我們這一批的族人，出發前到象鼻的衛生室，由泰雅族的公醫-Losing.Watan幫我們摘除紋面，當時部隊的名稱好像是叫2689小泉部隊，二三年後回到台灣，因為，待遇好，我又參加之後的梯次，而且是與我弟弟一起去，一同去的大安溪部落也有不少的族人，但是，回來台灣時，Malaban部落只有我們兄弟二人，想到這裏我的心情還是不平靜。

光復後，我因為之前就在駐在所做過警察工作，所以，被叫去做了幾年的Malaban派出所警察，可是薪水很低最後就辭職了。

Yutas Pawan ·Oubing在民國75年時曾經當選苗栗縣模範父親並接受表揚，也曾經因為響應造林得過政府獎勵之殊榮，六年前已因年邁，加上精神上無法安靜地狀況下，於是在家屬安排下住進安養院由專人照顧，不幸於97年3月過世。

Ikaw. Pawan / 葉振益

Ikaw. Pawan
生前與小孩 Pusan 在療養院合影



Ikaw. Pawan
告別式簡單隆重



柒、文面耆老對文面文化歷史記憶採訪實錄

一、Ciwas Taru 耆老 女性 87 歲 大安部落

受訪地點：大安部落受訪人住宅

時間：2007 年 5 月 3 日

第一次訪談 2007 年 5 月 3 日

車子到了部落，下了車看到其媳婦，問他 Yaki Ciwas 有在家嗎？他說，她從高雄回來沒多久，應該在家，我的運氣真好。Ciwas 耆老是大安部落最上年紀的耆老，當年紋面時，紋面師正在天狗部落紋面，換到大安時，就被日本禁止，紋面工具都被沒收了。因此，她無法紋面，而她的先生只紋到臉上面部分，就停止了。經過客家人李先生的雜貨店門口，往上走二十幾公尺，再往右邊，那棟二層鋼筋水泥房就是 Yaki Ciwas 的家了，她正好坐在屋簷下休息…。

(一)、族群遷徙情形

Ciwas(以下用 C 代表)：關於一年裡的農事情形，還稍微有一些記憶。但是對自己人生的經歷已經很模糊了。

Yupas (以下用 Y 代表)：可以請您先自我介紹嗎？

C：我的生日不知道了呢！好像是四年，民國四年。

Y：先講一下您的名字。

C：哈！你看我又忘記了，我的名字叫 Ciwas·Taru，我爸爸以前是從新竹的高山上被日本強迫遷徙過來的，是 Mesingaw 人。祖父和日本人作戰流竄到 bgati 時，我出生了。我們遷到 Kaobu 時，我們就迎娶 Blyah·Nomin，就是 Nuru 的媽媽，那時候我比較懂事了。我們後來在 Inlangan 地方也聚集成小村落，住了一段時間。

Y：當時，你們是哪些人住在哪裡？

C：你爸爸、Yumin·Syat、我爸爸、Taru·Wasi、Paws·Besu。

Y：那個時候 Syat·Besu 頭目還活著嗎？

C：有，他是到二本松才逝世，此後我們就移居到 Lihang。當時，Bawnay·Yamul 是跟著 Paws·Besu，Taru·Wasi 是跟著我們。戰爭和平之後，日本告訴我們，必須下到山下去耕種水田了。當時一起趕下來的有：Taru·Besu、Taru·Wasi、Paws·Besu、Bawnay·Yamul、Syat·Ulan、Watan·Nokan、Yumin·Syat 等這是一個家族，其它三戶 Syat·Yabaw、Takun·Yabaw、Pilng·Yabaw 是加過來的，到了大安部落之後，Kagi·Ali 也加過來了。我們遷到路邊形成一個聚落，就是現在的那個墳墓。

(二)、屋內葬與公墓

Y：當時你們還是行室內葬嗎？

C：是的。

Y：那麼原先的聚落又為什麼現在會變成公墓了呢？

C：我們本來住到麻必浩部落的後面靠山那一邊，他們不允許，他們說這些 Kinhakul 的人會阻擋他們上山守獵，所以我們才遷到那裡，就是現在路邊的公墓。當時，我們張家在路的上方蓋房屋，楊家在下方蓋房屋。我們在那裡住的時候，我們還是行屋內葬。日本告訴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公墓，再把我們遷到大安部落，就把原來的聚落當做公墓，以後人死了都集中在那路的上方去埋。本來都是埋在屋內，我都有趕得上，埋在屋內牆角或床下，因為中間是火灶〈火堂〉，這兩邊是床，那邊也是床，就埋在這裡〈受訪者指屋角〉。

Y：會埋的很深嗎？

C：我不太清楚了，本來是聚落，後來變成墳墓的地方，我們稱為 Pinmuwan。

Y：我不知我們家族曾經在哪裡住過？

C：你怎麼能知道呢？我們把那塊土地買下來〈向麻必浩的人〉之後開墾為水田、園裡，我們才有地的。

(三)、外來殖民帶來疾病

Yuma(以下也以 Y 代表)：我們的家族大概有哪些人是埋在當時的屋內？

C：我們居住在那裡時，死的人只有小孩，Taru·Wasi 的女兒，就是 Tahus 的姊姊，她的名字叫 Yaway，但是 Melalang 的人死很多人，他們得 mrariya〈瘧疾〉，那個時 mrariya 很流行。日本有派人給我們藥，但是非常苦，好像叫 atipurin，

Y：喔，原來那是瘧疾的藥啊！

C：不會好，那個病都有定時，現在這個時刻應該是開始發抖、發冷了，那個病真的不好。以後我們就遷到大安部落了。你有什麼要問的，現在可以開始問山，我知道的我才能講。

(四)、開墾祭儀式與夢占

Y：有關歲時農事活動情形。

C：就是從開墾〈mnayang〉、播種〈tmubuh〉、收割〈kmaluh〉到祖靈祭〈pisyurak〉嗎？

Y：是的，我想學習這方面的 gaga。

C：他們開始開墾時，他們會先去進行一個象徵性的開墾儀式〈hama na mnayang〉，他們會橫放一個木條，把兩邊架上，然後放木鉤，再回來等候夢占〈muwah kispial ma' abi la〉。

Y：象徵性的開墾地會很廣嗎？

C：小小的，

Y：會帶祭品嗎？

C：我聽說沒有，是去夢占〈musa kispiyal ma〉，回去之後睡覺，那個夢很好時才開墾。

Y：他們夢占的對象是誰呢？

C：那就是以前的 gaga 啊！就是那個 lyutux，他們會徵詢或詢問他的意思，

C：開墾之前會先去進行開墾祭 — Smyatu 的儀式，然後回家夢占。如果夢占是吉兆，就繼續把那塊地開墾做園裡〈mayah〉；如果夢占是凶兆，就放棄。

Y：什麼是吉夢？凶夢呢？

C：吉夢是對方的話很好，就是 lyutux 在夢中的啟示讓作夢的人聽了很舒服、很高興；凶夢，裡面會暗示 lyutux 生氣、不高興。凶夢時，他們就會放棄不開墾，重新尋覓地點開墾，直到夢占是吉兆，才放心開墾。他們夢占的用意，是在預防開墾時是否有血、意外發生。

Y：開墾祭也是要經過像剛才的巫術嗎？

C：不，不是，是另外一種，開墾祭時他們只是用夢占而已，不告訴巫醫。剛才的話是我自己超過了〈受訪者大笑起來〉，超過到巫醫的部分了。我們先講有關開墾祭的事，先有象徵性的開墾儀式，然後去夢占〈musa kispiyal〉，夢景好時就真正的開墾了。

(五)、Smyatu 真正的意義

Y：對不起，那個象徵性的開墾祭叫什麼？

C：它叫開墾的 Smyatu 。

Y：Smyatu 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C：Smyatu 就是象徵性的“開始”〈Smyatu hiya ga, ya asa ku musa pta' ring〉。

Y：哦！原來 Smyatu 的意思是“開始”的意思，那麼 Smyus 又是什麼呢？

C：Smyus 是那個 mai yurak〈給祭品〉，那是 lyutux 的話了。

Y：他們是跟 lyutux 講話嗎？

C：是啊，他們是到外頭和 lyutux 說話。

Y：Smyus 時他們會帶什麼祭品？

C：他們會帶…我們又超過主題了。

Y：沒有關係！我常常會把 Smyatu 和 Smyus 混淆不清。

(六)、巫醫的醫術原理、儀式、夢占與工具

Y：巫醫夢占的那個 lyutux 是誰？

C：巫醫真的會解夢呢！巫醫說會有 lyutux 告訴她們是這樣。那樣，她們就行巫術〈cryanun na ha ku asa hiya lru〉，那個 cryanan 是用那個她們買的很細很圓的箭竹〈bneuiy su ye' emux〉，就像泰雅用煙斗的細圓箭竹。她們行巫術〈cryanan na ha〉喃喃說異語，告訴他們〈lyutux〉：「如果你講的〈啟示〉話是真實的，你就會坐下，就是圓珠停在箭竹上」。

Y：她們所說的哪一位是誰？

C：lyutux，可能就是祖先，因為以前泰雅人所說的 lyutux 就是死去的祖先。她們反覆又反覆進行巫術，告訴 lyutux 說：「若你說的是確實，你就會坐下〈psi su tlung〉」，之後，真的坐下了，即圓珠停在箭竹上。

Y：那個 cryanan 是什麼？

C：有一個她們買的，很像鐵球。

Y：很重嗎？

C：有一點重量，但不是平坦的，圓圓的，比花生米大一點，中間有洞，她們會穿線掛在脖子上。行巫術時就取下來。

Y：它怎麼能夠坐在細箭竹上呢？

C：不知道，所以我們說是 gaga 啊，要不然怎麼解釋呢！那是祖先的 gaga〈gaga na binkis〉。它一直坐著，坐到第四回合時，巫醫再怎麼搖來搖去，就不會掉下來了，就是用手或東西大力刮風也不會落下去，除非過了很久，用力抖動 cryana、或敲竹竿它才掉下去。他們會去求問巫醫事情的原因，巫醫說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最後就會從 lyutux 那裡找到答案。

C：如果巫醫行巫術〈hmagup〉時，她會把夢的啟示告訴病人的家屬，若她在夢中看見雞或看見豬時，病人家屬就必須殺雞或豬來獻祭。巫醫最先用竹占〈cryanan〉做巫術，隔天巫醫把夢境說給病人家屬，說我的夢就是那個樣子。巫醫每晚每晚會到病人之處，把她們的夢告訴〈pin' eyu〉他們，也順便繼續給病人行巫醫。但是她自己並不清楚夢占可能的啟示，經過大家一傳十的傳過去之後，到底那個夢境是指誰？或哪個指那個事件？最後就有結論說：「確實，我也有耳聞過那件事情〈balayl wayal mu pungan uzi ku yuwaw asa〉」。

Y：就是一面來行巫醫，一面告訴夢境。

C：是。對病人家屬說，那個 pshali 很奇怪呢！巫醫指那個要求動物來吃的 lyutux 稱為 pshali，就是那個惡靈 akuma〈惡鬼〉。對家屬說：我的夢就是那樣，病人被 pshali 抓住、纏身了，被那個 pshali 抓住。他可能是來想吃雞或什麼的，如果巫醫夢到雞時，她行竹占巫術時，對 lyutux 說：「如果你的話是確實的，就坐在細箭竹上」〈Kai su balay ku hani ga, nanu son misu rmuyu ru〉，如果不是 lyutux 的話〈意思、啟示〉，絕對坐不下來〈ini ruyu ma〉。巫醫是

- 對那個 pshali 說：「這是你真正的話、意思，病會好了嗎？」，鐵珠靜坐在竹竿上，再怎麼敲也不動不落下來，就是 pshali 的話〈意思〉了。
- Y：那麼，是 pshali 的意思，透過夢占告訴巫醫 lyutux 要的是雞嗎？
- C：對啊！會有透過夢的傳達者說要雞或要什麼的〈muwah ku kmayal smpiyal maha uw wilong ma ru nanu ma ku spiyal naha〉。
- Y：如果他要求的是豬呢？
- C：當然它們也會說要豬啊！
- Y：那，他們不就要去找豬囉！
- C：對啊！但是只取一點點給 pshali。
- Y：他們會要拿一個部分做祭品？
- C：他們會取肝，然後去進行祭儀〈pisyurak〉，雞或豬的肉大家就吃了。
- Y：他們會進行 Smyus 嗎？
- C：會，會先為躺著的病人向 lyutux 進行 Smyus 的儀式，就是對那個 pshali 給那個 yurak 啊。他們所說的 pshali 就是 akuma。
- Y：akuma 是哪裡的語言？
- C：是日語哦！就是那個會來為害泰雅的 akuma，可能就是牠了。他們進行 Smyus 之後，好的真的就會痊癒下來呢！如果是會醫不好的病，病人的身體就會每況愈下，巫醫再怎麼行巫術，對那個 pshali 說：「你怎麼隨便要吃、要求什麼什麼的，但是你並沒有把這個病掃除〈kawgani〉」。巫醫也會透過鳥占。
- Y：巫醫也行鳥占嗎？
- C：有，就是一大早，天未明之時，巫醫會到野外去看鳥，如果看到 ssili，牠一下子飛越、橫越前面，夢就不好，如果 sili 一直跟著在側邊叫，夢就是好。以前的 mgaga〈出草〉出發時，如果鳥占的徵兆是不好的，就不能前往出草，否則會有人留在敵方〈即自己反被獵首〉〈mgaga ga, i ya' ih ku kbhni lmga, esilaxi 'nusa la maha, samabil su tayal ma〉那是出草的 gaga。

(七)、Mlkayam、mgagam、mcyapi 重要辭彙

- Y：那麼，mgaga 又是什麼呢？
- C：那是我們所說的出草。
- Y：那，mcyapi 又是什麼呢？
- C：mcyapi 是無緣無故出草去殺人，還有，無緣無故去打人，也稱 mcyapi。Smyus 是去和 lyutu 對話；另外，Syusan misu 是詛咒人，和 Kintuxan misu〈詛咒你〉一樣的意思，平時開玩笑的話。kinhakul 的人比較常用 Syusan misu 這個用詞
- Y：那麼，mgaga 又是什麼呢？
- C：那是這裡的人(北勢群)所說的出草，它和 mgaga 一樣的意思。

(八)、播種祭的 gaga

Y：開墾祭也用祭品嗎？

C：不會，那個我沒有聽說過了。開墾之後，就會請人砍樹、焚燒、整地。播種前有播種的 gaga，這個播種祭叫 smyatu。smyatu 時，他們會選堅硬又較腐爛的木頭來燃燒，這個火必須不能熄滅。

Y：請您詳細說明一下。

C：這是火堆，中間是幾根火把〈htna〉，火灰很多，用灰把火把整個火把蓋起來，

Y：這個火是家裡的火嗎？

C：是啊，家裡的火。第二天一大早，如果火未熄滅時，就到園裡進行 Smyatu；但是，一大早出發前，如果已經有人來串門子，就不能上山 Smyatu 了，那種情形稱 kingg' i，就休息在家，不能上山，等待明天才去了。播種祭〈Smyatu〉是我們祖先極為重的是小米 gaga 〈peyang pgawng naha ga trakis ma〉，那是泰雅祖先找到的種子，好像是老鼠拉過來的樣子，祖先們試著播種，然後搗碎。聽說傳說故事裡的描述，剝開一粒小米，就可以煮成一大鍋。後來有一個貪心的人，用一瓢小米來煮，之後就必須用很多米來煮才夠吃了。

Y：我也有聽說這個傳說故事。

C：除了小米是祖先自己找到的之外，其它的五穀如稻米都是從平地人那裡來的。

Y：您說 Smyatu 時，htna…

C：htna，火堆中的火種必須有二個硬木併放火堆，而且選擇很堅硬又稍為腐爛的木頭作火種〈htna〉，它不會熄滅，在 Smyatu 前一晚須先燃燒著，持續到天亮，並繼續在火灰中燃燒。

Y：那是什麼意思呢？

C：那是 gaga 的習慣，不能把火熄滅。如果晚上放的火種，早上熄掉了，就不能上山去做 Smyatu 的祭祀了，再等候明天。當你正要出發去 Smyatu，已經有人來家裡聊天找你時，也不能去了。

Y：那個叫什麼？

C：Kingge' i，那是泰雅的 gaga，所以必須趁天黑，路還看不到的時候就出發。播種祭 Smyatu 時和 Lyutux 的對話，平常是這樣說：「我將這個小米播下去，希望能長成 muwasal 的 bangaci 一般茂盛」。

(九)、有米神？穀神嗎？

Y：他們是和誰說話呢？

C：lyutux，就是 lyutux 啊！那是 gaga 的術語。

Y：那個 lyutux 是不是小米的神？

C：不是，不是，小米沒有 lyutux，我沒聽說過。這個 lyutux，就像是現在的人去禮拜時，大家常常講的 kamisama〈上帝〉一樣。

(十)、象徵性儀式

C: 到了第二天，才帶領很多人或換工〈msbayux〉前往播種。等到全部園裡播完，工作結束之後，那個主人會象徵性地在剛播完的園裡睡覺，睡覺但並未真正閉眼入眠，其他的人就在他旁邊聚集休息聊天。假睡的主人醒來了，說：「孩子們，開始除草囉，我們播種的小米長大了。」

Y: 請重複一次好嗎？〈受訪者哈哈大笑著〉，小米的種子不是剛播完嗎？

C: 是啊！全部播種完畢，其它的人都還在園裡時，主人進行這個象徵性儀式。如果沒有播完而剩一小塊，而你自己一人再於次日去播完時，也要進行這個儀式，也要假睡一陣子，然後象徵性地好像到第二天你醒過來了，就說：「啊！我們的小米長的多漂亮，要除草囉！」。象徵所播的小米種子都生長了。

Y: 在園裡聊天的族人聽主人所說的話會很高興的樣子嗎？

C: 不會，靜靜的，因為那是 gaga。我們照顧園裡，等到小米長大結穗之後，就會說 pa' abi taslawā，這是為趕走麻雀而睡的儀式，因為小米都結穗了，擔心麻雀會吃小米。到了晚上時，大人會說：「不要出聲，今晚我們要舉行趕走麻雀的儀式」，大人就做一個旗子。

Y: 是國旗嗎？

C: 不是啦，是布做的旗子，用來趕麻雀的。

Y: 為什麼必須安靜不出聲音？

C: 我爸爸說：「出聲音會引來很多麻雀來吃小米」，雖然睡覺時眼開開，但不可出聲。爸爸用布製作一個向日本旗子的樣式，斜插在屋內牆壁上，經過一個夜晚，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爸爸拿著那個旗子在屋內說：「喔伊～喔伊～喔伊…」象徵性地趕麻雀。

Y: 他說話的對象是 lyutux？還是麻雀？

C: 一定是 lyutux，是不是指麻雀，我不知道了，那是他們的 gaga，從們以前的泰雅人就有這個 gaga。然後，我們開始 mlawa，守候麻雀來吃小米了。小米的穗轉成粉紅色時，大人就會說：「明天我們要舉行收割儀式 — tinsa' ing。」，晚上也要準備火種，火不能熄滅〈rmumux puni〉。去 sma' ing〈收割祭〉時，也必須在一大早天未亮人還未上門時就出發，不能被別人看見，也不能說話出聲。平時只有爸爸一個人去，也是偷偷的去。進行 tinsa' ing，收割米穗時，不能急切切的把米穗拉出來，必須小心翼翼地吧穗抽出來，一面抽一面對 lyutux 講話，然後將米穗收割起來。

(十一)、收割祭儀式

Y: 換是妳，妳可能對 lyutux 怎麼說呢？

C: 我會說：「現在我將你收割下來，縱然我將你收割，但請你不要離開我這裡。」非常謹慎地剝開米穗，到了節間才斷開。他們會取二個米穗，選漂亮的，帶回

家後塞在屋內牆上。經過收割祭儀之後〈babaw na sna' ing laga〉，隔天才正式開始收割。小米全部收割完畢，就在園裡曬乾，然後綁成一大把，這種動作稱 sinrakuz。園裡小米放到 khu 倉穀之前，主人必須趁黑夜先把那二棵米穗把它放進稻穀倉 khu 裡。

Y：為什麼必須黑夜才去放呢？

C：因為黑夜時 lyutux 正活動著，白天他們都睡覺。可果白天放過去，lyutux 就不知道了。這個儀式完成之後，陸陸續續就可以把園裡乾燥的小米背回家，存放到穀倉。

(十二)、Pisyurak(豐收節、祖靈祭)注意事項-1

C：小米入倉完成後，頭目就會說：「我們要 pisyurak〈對 lyutux 給祭品〉囉」，晚

上召集家族內的族人，或者是部落就會舉行會議，討論對 lyutux 給祭品〈mai yurak〉的事情，這個 pisyurak 的日子訂定之後，男的就上山狩獵，把山肉醃起來，家家戶戶製作小米酒、製作米糕，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到了 pisyurak 的前一晚，就把各種吃的東西包成祭品，準備送給 lyutux。

Pisyurak 注意事項-2

Y：Pisyurak 時為什麼呼喊祖靈？

C：Pisyurak 的那一天。那個呼喊的情形，我還很清楚，他們會不停止的呼喚祖先，請他們來。因為以前泰雅人不斷地移動居住地，每一個居住地都有親人祖先埋葬著，所以呼喚他們統統都來，共同享用小米糕、小米酒及其它祭品。呼喚的意義，相當於向那些死去的祖先們預約，邀請他們來享用祭品〈yurak〉，告訴 lyutux 們，我們正在進行 pisyurak—mai yurak，這裡有很多的祭品，請他們來吃。

Y：Pisyurak 的情形是如何呢？Y：行屋內葬時，家裡面有被埋葬的親人，mai yurak 的時候，怎麼對待屋內的呢？

C：同一個團體的人，會遴選一個人，天未明、雞鳴之時，在 khu 的底下，大聲呼喚，：「Kotas〈祖先〉！Kotas〈祖先〉，請您們來吃小米糕，您們不論在何方都要來」，呼喚的人就不回家了睡山，一直呼喚到去 mai yurak 的時候。

Y：為什麼不回家呢？

C：因為他是正在跟 lyutux 溝通聊天。

Pisyurak 注意事項-3

C：同一個團體的人，會決定好 Pisyurak 的地點，然後在前一個晚上準備好所有的祭品，有五穀雜糧、肉、瓜、酒，連煙草等都好好的包著，然後用小樹枝或

桂竹，把祭品懸掛其上，各家按照約定的時間，在指定的地點會合，然後前往放祭品的地方。如果有人遲到了，想去 pisyurak 的時候，耆老會警戒他不宜到該處，因為 lyutux 正在那裡享大餐。去 pisyurak 時所有男性，連男孩都會去。

Y：為什麼女性不去呢？

C：不知道，也許有什麼顧忌。去的時間大概是天將破曉路尚未明之時分，一面走一面呼喊：「祖先！祖先，請來吃祭品。」。

C：回程之後，大家一起再聚集，頭目就會說：「我們如此紀念祖先，做好今天的 pisyurak，希望能夠年年豐收，使我們也能夠年年不間斷對祖先給祭品」。

Pisyurak-鹽在 gaga 的意義

C：另外，同一個血緣家族會把鹽巴合放在一起，就是同一個父系家族的人，把鹽合放在一起。

Y：它的用意是什麼呢？

C：這個用意是，預防同一個團體中若有其它家族犯了淫亂或近親結婚，lyutux 降災下來時才不會連帶懲罰其他家族。鹽巴可以純化、消毒這些可能連帶的罪，使那個近親成婚淫亂的鬼不會侵犯或傳染到我們這個家族。

Y：請您再說一次好嗎？

C：他們會說：「每一個家族的鹽巴集中一起」，它也有同心的作用。Pisyurak 回來之後，就開始聚餐、喝酒、唱歌、跳舞、arara。

(十三)、泰雅族的屋內葬

Y：以前你們也行室內葬嗎？

C：以前親人過逝就會埋在屋內，如果埋葬的地方，有老鼠或狗挖過，就會 psani 而離開這個房子，到別處另蓋新屋；或者有人找到其它新的園裡時，也就會搬過去了。所以 pisyurak 時，會呼喚 lyutux 無論你們在哪裡都要來。yurak〈祭品〉帶到約定地點之後，插在地上，因為 lyutux 也會來那裡和他們相會合。去 pisyurak 時，會呼喊 lkotas〈祖先〉！lkakiy！而不會呼喚 lyutux！。我們一年當中最大的慶典就是這個 pisyurak，其它的都是小的祭典了。

Y：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你們就停止舉行屋內葬？

C：因為日本說不可以埋在室內。我們從高山上遷下來之後，日本就禁止我們把死人埋在房子裡。日本命令我們要有一個公墓〈haka〉，然後把死人埋在那裡，集中埋葬。

(十四) 、Pisyurak vs maho vs ubong

Y：pisyurak 和 ubong 不一樣嗎？

C：日本才有，他們稱它 ubong sai 或 awa macri。

Y：pisyurak 和 ubong 同一天嗎？

C：ubong 就是 pisyurak 啊！我們泰雅的 pisyurak，日本把它改稱為 ubong。到了日本時代，才有 ubong sai 和 kamisama〈神〉。

Y：你有聽說過 gmays kayal 嗎？

C：我不太清楚了呢！

Y：sma' atu 有聽過嗎？

C：這個我也沒有聽說過，可能是 kinhakul 的人的節慶。

Y：如果不去 mai yurak 或不去 pisyurak，會不好嗎？

C：不好，所以現在的人還是會去 pisyurak，會 mai yurak。

Y：何時你們會去 pisyurak？

C：以前，我們跟日本時，它每年的七月十五日訂定為 pisyurak。現在我們這個家族訂在八月第二個週休，也不大好，因為其它部落在七月十五日都已經 pisyurak 了。

Y：再請問一下，你們住在 kawbu 和 bgaci 時，你們也會 mai yurak 嗎？

C：這個 pisyurak 是自從有泰雅人以來，祖先出生之時就有了〈ana ga yurak aring rali ka binhka' an nka yutas〉就是對更久遠的祖先們給他們祭品，因為他們發現了小米，大家才有了糧食，所以每年紀念他們。

Y：你有聽 maho 嗎？

C：maho 是 mksiya 的人說的呢！maho 好像和 ubong 一樣，我不清楚。日本稱黑巫或巫術為 maho，但和 kisiya 所說的 maho 不同意思。mksiya 的人所說的 maho 和我們所說的 pisyurak 一樣，我們 mesingaw 的人叫 pisyurak，kinhakul 的人稱 pskawtas。

受訪人：Ciwias Taru 耆老

第二次訪談 2007 年 7 月 21 日

受訪人：Ciwias Taru，女性，86 歲

時間：2008 年 7 月 21 日

Yupas：可否向妳請教有關”紋面”的文化？

Ciwias：我是沒有深入的瞭解，不過我大約在 10 歲左右的年齡紋面，那個時候我們是在日本執行「集團移住」政策時，我們在本松那裡紋面的，時局緊迫，

日本正在禁止紋面的風俗，如果有人要紋面，日本人會關起來的，他們不喜我們紋面。我聽父母親說，年紀必須要是小，皮膚嫩嫩的時候紋面就比較容易紋；年紀大了，皮很硬很老就不好紋了。

我們那個時候同期紋的小姐是：Amuy Syat、Pisuy Syat、Maya Nawmin、Yuma Paws、Tapas Syat 等。Tapas Syat 是 Syat Ulan 的女兒。賴旺福的泰雅語叫 Bawnay Nakih，他是 Yukih Among 的小孩，正確名字是 Bawnay Nokih→Yukih Iban→Iban Ulan，Bawnay 是我們的親戚，他們是 Ulan Tawbong，我們是 Teiyai Tawbong。

我在二本松的 lihang 部落紋面的，那些一齊紋面的女孩們，她們的面孔在記憶中，好像是夢一樣在眼前。Amuy Syat 和 Piling Yabaw 是親戚，嫁到細道邦。柯正原的太太叫 Atay，她的媽媽叫 Amuy Syat，就是先嫁到蘇魯，然後又改嫁到細道邦，她是 Syat Yabaw 的女兒，Lksuyum 的養女，與 Plin Yabaw 是親戚。她的爸爸叫 Yupas Kagaw，和 Tali Nopas 是姊弟。

紋面的年齡不太正確，因為報戶口的時候，我是已經長大了。我的父母被日本遷到 Lihang，就是二本松過去一點點的地方。那個時候我是先在額頭上先紋的，紋面師又趕到天狗部落去紋面，然後打算再到山上給我們紋面的。後來紋面師到天狗去紋那裡的女孩，時間很緊急，很短暫。之後不久日本人全面性強力制止紋面師，禁止她再紋面，並沒收紋面工具，所以我們在山上的一群等待紋面女孩，就只有紋額頭部份，沒有繼續完成雙頰部份了。當時來替我們紋面的 Yaki 叫 Yuyut Civas，她是 Tasi Neiban 的媽媽，她是專門替我們紋面，專門在我們這一條流域紋面的。

紋面的染料是取自於二葉松油材 (hziril)，把它的煙燻在鍋子，然後加一些水攪拌而成的染料。是用 hziril 的材火，用鍋子蓋起來，留在鍋底的黑塊，刮起來是碎成粉狀，然後就可以用了。紋針好像是用細的銅或鐵線，長度大約是量好皮膚的深度，不能刺到骨頭，不是很長，短短的。幾條針排在木頭前端，綁緊緊的。紋的時候，沒有任何的麻醉藥，就直接釘在臉上，很痛很痛的，但是我們都很忍耐。釘紋的時候，頭啦、手、腳，統統有人在用力抓住，預防被紋的女孩亂動。有肉的部份，還比較好，額頭上肉很薄部份就非常痛；聽說紋臉頰的時候，最痛的部份是上下嘴唇四周圍的地方。腫起來很大很大的，紋完之後，用老鷹或烏鴉翅膀上較大的羽毛 (plihuy) 沾水擦拭，這個叫 smgawl，這樣等於消毒。臉上紋的傷口如果乾燥，就容易發炎。臉腫腫的時候，睡覺的時候，不能變換姿勢，否則側睡時底下的傷口就會疼痛也容易發炎。紋面完成之後，女孩就放到屋內陰暗角落。四面用大的 pliyung (布) 圍起來，聽說傷口見光時，臉上紋面的染料會變成灰白色，顏色會消失。女孩躺的床是用

pliyung 圍起來，人關在那裡，七天之後就解開，人就可以稍稍到客廳走動，但是還不能見光，也不能在水面上去照照紋的漂亮不漂亮，因為若是見光或照在水面去看，所紋的一切就會消失，這是我聽老人說的。

紋面完成了以後，如果那個色彩不太清楚不漂亮，就會再補紋二次或三次，紋面師就依照先前紋的紋路重新再紋下去，喔！那就更痛苦了。雖然痛的不得了，我們還是要忍耐，因為那是 gaga。臉上所紋的面，洞口很清楚，紋樣很綠很深的，就是釘紋二~三次的，Mahong 的臉就是那樣紋的，所深綠漂亮，Lawa 的祇有釘紋一次，所以紋樣比較淡淡的。當在最後一批紋面的時候，局勢很緊，日本在抓人，紋面師一天就紋二個人，釘紋的時候祇做一次就好了。像我和我的同伴，祇有紋到額頭，紋面工具就被沒收了，要不然我會全部紋的。Lawa 那個時候同期紋的，都是淡淡的顏色了，Lawa Tawyu 和 Tawyu Nawraw 一樣，紋樣淡淡的、灰灰的，都是祇釘紋一次。平時，紋面師正常紋的時候，紋一個女孩子必需要一天才能完成，一天趕著紋二個人，顏色就不怎麼清楚了。

紋面以前，紋面師會問我們有沒有做壞事，沒有做壞事她才敢紋面，因為有做壞事而隱藏起來不講時，紋面的時候就不好，會發炎潰爛，甚至會死亡。我們常常聽長輩叮嚀不能做壞事，要不然紋面的時候會爛掉，因此我們小孩子就很怕，不敢觸犯 gaga，不敢做壞事。我問長輩們為什麼要紋面，他們說這樣才能區別我們是泰雅人，他們才知道誰是泰雅人，就不會誤殺。

我們臉上的紋樣，長輩說那是很像彩虹橋 (hawngu lyutux)，很像我們的祖靈橋，彎彎的，顏色也是多樣的。染料和血混在一起，顏色就變的漂亮了，深綠色的。

我在電視上看的時候 ktasi 的人，她們臉上的紋面很廣很寬，額頭上有時候有三條、五條的，她們一定更痛。我們稱他們 ktasi (太魯閣族、賽德克族)，是因為她們臉上綠色的範圍多，綠色我們泰雅語叫 mtasi，ktasi 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給紋面師的”謝禮 (anabu)”是 teyu、lukus，紋面完全好了以後，父母就會到紋面師那裡好好送禮 (shaw/hmaw)，我們會做米糕，釀製米酒，打獵；當然我們也會給 xinu，那是以前的錢。後面後面，有了牛之後，才會送牛給紋面師做”謝禮”的。紋面師要的很多呢！你要想方法滿足紋面師的要求。紋面不是那麼簡單呢！父母要親自去拜託紋面師來紋我的小孩，這個拜託很像去求婚、提親一樣，不是隨便呢！要不然紋面師不願來，就麻煩，不好了。一般而來，紋面師不會拒絕，因為那是她的事業工作，父母親帶很多的食物 (肉、糕、酒)去拜訪，很誠懇拜託紋面師。

那個時候，日本人叫那些剛紋過面的人，能夠除去除紋的，就把紋面擦掉，額頭上的就容易擦掉，臉頰上的就不行，面積太大了。我是因為祇有紋到額頭上，所以就被日本人擦掉，我和我的丈夫—Pilin Yabaw，臉上的紋樣是日本的醫生—Hino 擦掉的，他是桃園復興鄉的人，在我們這裡—Sawm 為醫生。擦掉的時候，有的裡面還有一些青青的，裡面還有殘留未擦清之紋面故。

我們成長到了那個年紀之後，自然就會被紋面，老人說我們人到 20 歲之後，人的皮膚就會變硬，紋面的時候，針就不容易刺入很硬的皮膚裡面。平時我們紋面的那個時候，都已經會織布了，對於織布，在紋面之前我就會了。男孩子必須在紋面前能夠獵首，能夠砍敵人首級回來，那是以前的 gaga。我們那個年代，正是和日本作戰的時候，每個紋面男人都早就有砍日本人或敵人的頭了。反正，一定要紋面的，年紀還有小的，他就可能還沒去拿敵人的頭，必須是成長到某一成熟地步才能去馘首，男孩的長輩、父親和兄長會訓練他，保護他教他。有的時候是男孩的兄長們先幫助小男孩馘首，再給小男孩背那個頭回來，這個我有從長輩們口中聽到。要不然年紀小小的出去獵首，他是還沒有那個能力的，反而敵人會追殺他了呢！

長輩說紋面之後，別人才會區別我們是泰雅人，此外，別人也才知道我們是真正的泰雅人了。像我父母以前的人，統統都有紋面，沒有任何一位泰雅人是不被紋面的，我祇聽說有一位叫 Sugiy 的女孩子，她沒有被紋面，她叫 Sugiy ni Yukih Hobing，她祇有紋到額頭部份，臉頰沒有紋，後來聽說被送到大湖了。什麼原因不准紋臉頰，我是不清楚，有人說怕痛跑掉不再繼續紋的，她的兄弟有 Yapu、Su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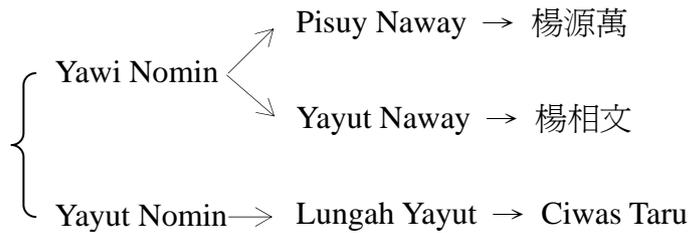
我在二本松過去一點的 lihang 部落時，很多女孩如 Binay、Iwal、Yabong 等四人，她們去番童教育所讀書，我們留在部落沒有去讀書，因為正在紋額頭 (tliyang)。她們走路到天狗讀書，我留在部落。在 Yukimi (雪見)一帶的小孩子都已經讀書了，像 Rangaw Nomin、Behuy Besu 等人都已經上學了。日本人也叫我們上學，但是我們的媽媽不肯，像我的話是媽媽要我留在家裡照顧弟弟—Pilin 的，媽媽要工作，沒有意願叫我上學。Rangaw Nomin 是 mkgawngan 的人，現在住南庄的人都是 mkgawngan，他們是 Rkhu 部落的人；Krairaga 的人都遷到汶水地區，都分散掉了，有的又回到新竹。日本人把同一個部落的打散到不同的地方，不會放在一起，會把它分開，如此才不會同心合一在一起。Rkhu 就是 luwax khu，就是 Bliyah Nawmin 的部落，他們就是 mkgawngan 人，就是 Tkyu Rangaw 同一親屬的人。Temu Nabu 是 meskaru 的人，他的爸爸是 Yabu Maray，祖父好像是 Maray Neban。陳握強的爸爸 Tawli，也是 Temu Nabu 他們的親戚，他們都遷到台中縣和平鄉了，他們去找土地，我們的家族也差一點到

環山呢！後來沒有去成了。Yabu maray 的小孩是 Temu、Masing、Ataw 等，那一位是哥哥我不知道了。Uking、Biya、Bawnay 等就是他們的後代，都在南勢，他們曾經住在梅園部落一段時間。

mellana 楊家的人，他們是和我們一起的。我們住在 Inlangan 地區時，他們也在附近那一帶，楊家的 Mawkun 是那樣說的。從 Inlangan 下來之後，他們遷到 llang 地區，比我們先下去的，之後我們也從 Inlangang 地區遷到 lihang。那個 Inlangan 的位置是在大安溪上方的小平台，我們曾經住在那裡，我們張家和楊家都是曾經在 Inlangan 小台地上住過一陣子，那個時候父親他們還是和日本作戰之時。很多人在 Inlangan 附近住過，都是和日本作戰的泰雅人。張庶治的父親 Bawnay Iyamul 的祖父，就是在那個時候從梨山來投靠我們 (muwah pspkani ki sami)，他們也是躲避日本人而來到 Inlangan 的。Bawnay Iyamul 是被他的族人留下來給我們，做為他們來投靠我們，我們供應糧食給他們的回饋或賠償的，Bawnay Iyamul 就是這樣留下來的，他的族人戰後又回到梨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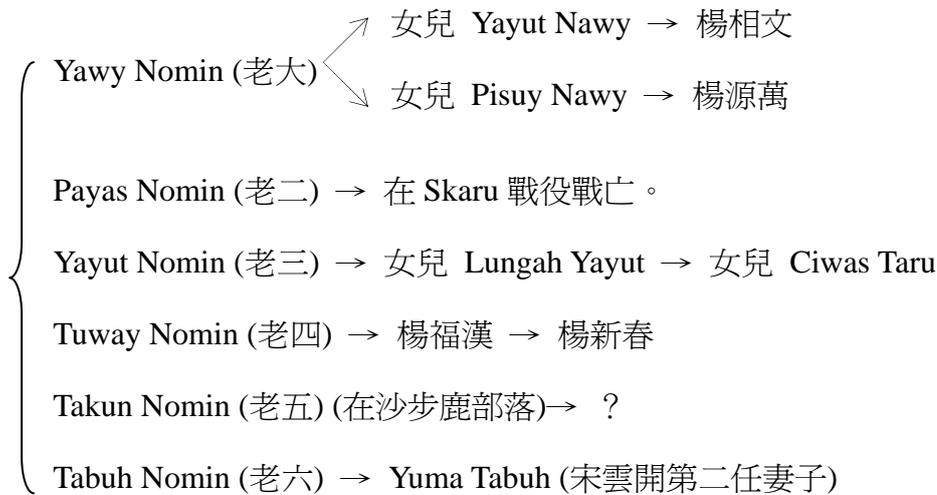
我是在 Bgaci 地區出生的，後來我們遷到 Kawbu，然後又遷到 Inlangan。我們不斷遷移，不斷換地方居住，因為那個時候日本人派很多奇襲隊到深山找我們，要剿滅我們。我們遷移的線路是 Singaw→Bgaci→Kawbu→Inlangan→lihang，我們住在 Inlangan 時，外祖父 Payan Nawma 他們在對岸的 Yazi，也在 Kawbu 附近。以前的路都不好，我們住的地方都是在峽谷上方有一點點平台的地方，易守難攻，容易躲藏。我聽說我們躲藏在 Bgaci 時，往那邊的出入口是祇有一條狹小一線天的窄路，Rusi 的媽媽走過那個狹窄的小路時，她背著很大很大的包袱，不小心碰到石壁就掉落山谷，就是那位 Pitay Yaway。那是唯一的通路，又小又窄。爸爸說他們就是在那條窄路上等候敵人，路的上方都堆滿大石頭、大木頭，那是由溪底往上到 Bgaci 唯一的出入口，Yukan Teiyai 和侄兒 Syat Besu 等人，就是在那裡迎戰來襲的敵人，我爸爸是 Taru Besu，他的兄弟是 Syat Besu、Baws Besu，他們的父親 Besu Teiyai 和 Yukan Teiyai 是兄弟，整個家族都逃竄到高山上，繼續抗日。

我們從 lihang 遷徙到大安部落，那個時候住在 llang 的人也跟在後面被日本人分派到大安，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和他們是不同 ni' an 的人，因為互相通婚才結為姻親的。Pisuy Nawy 和 Yayut Naway 還有 Yawi Umaw 的媽媽的女孩子是從我們這裡嫁到 mllang 的。我媽媽 Lklungah 是從 Yawi Nomin、Yayut Nomin、Payas Nomin 那邊的孩子，我的外祖母就是那裡的人。Yawi Nomin 的後代是 Yayut、Pisuy、Tuway 等人。我的媽媽是 Yayut Nomin 的女兒，我和楊相文是第二代的姊姊弟弟。如下圖：



我媽媽是 meskaru 的人，我和楊相文是第二代姊弟，Payas Sayta 一部份我就不清楚了。

Yawy Nomin 的兄弟姊妹：



你的媽媽是 Ciwas Batu，是 Batu Kawas 的女兒；另外 Batu Kawas 的兄弟是 Tlaw Kaws，又名叫 Tlaw Laping，Laping 是媽媽，Laping Nolax，Kawas 是父親，Laping 是母親，mkreraga 的人。Yawi Nomin 也是 mkreraga 人。Yayut Nomin 我的外祖母是嫁給 mkreraga 人 Yumin Maray。

沙步鹿的 Yuma Tabuh 是我的親戚，是我的阿姨。我媽媽名叫 Lungah Yayut，嫁到我爸爸 Taru Besu 這裡，外祖母 Yayut Nomin 的爸爸叫 Yumin Maray，戰後到汶水的？此。我的外祖母 Lungah Yayut 才嫁到我們 mesingaw 這裡，我們和 mkreraga 一直都是互相嫁娶的，和日本作戰時一直都是生死共的戰鬥同盟，從 mesingaw 打到高山上，都是在一起的，我爸爸有跟我們講這些以前以前的事。我們和楊家 mellang 的關係是從女方這裡的。你爸爸叫楊相文的爸爸為 yanay，乃是因為楊相文的媽媽 Yayut Nawi 是和你們有關係，你祖父 Yukan Teiyai 的姊妹之一就是她的媽媽啊！你祖父的姊姊或妹妹嫁給 Yawi Nomin 的兄弟，所以 Yuma Tabuh 才會說她和你的爸爸是第二代的姊弟。

我們從 Inlangan 下來之後，日本人就叫我們沿著此坑古道排列在古道的上

下，就是從 Simmayan 那裡開始，一個個排列在古道，有的距離古道很遠，例如 Tuyaw Hula 在底下靠近大安溪，而 Hula Nawmin 則被分配到古道更上方，日本人把 Yumin Hula、Tuyaw Hula、Yawi Hula 等兄弟分開來。Rusi 的媽媽 Pitay Naway 和你的媽媽是同一個部落的人，都是 mkreraga 人或者…，她和你媽媽同一個親戚的。我們住在 Inlangan 的時候，Pitay Naway 住在 Buwan Para (雪見駐在所)一帶，你媽媽也住在那裡，都是 Kinhakul 人。

二、 Lawa · Toyu 〈九十四歲，天狗部落〉

第一次訪談 2008 年 6 月 15 日

受訪人：Lawa Tawyu 九十四歲 女性

地點：受訪人住宅

時間：2008 年 6 月 15 日

Yaki Lawa，今年九十四歲，身體還相當硬朗，她沒有男孩，唯一的獨生女於十年前過逝，留下一位等候當兵的義子和就讀國中三年級的孫女。去年暑假採訪她時，男孩子正好上高山採野生樟菇，還沒有回來。下大雨時，她們家的山泉水管壞了，土石流的沙子塞滿管子，因此家裡已經好幾天沒有水了。去拜訪她的那個時候，我和另一位文化工作者發現她人在竹子園，她一個人正在拉著三英呎寬、三-四十公尺長的粗水管在修理。我們合力修了半天，才順利把水拉到家裡，九十四歲高齡的阿嬤，她還在為生活搏鬥，怎不令人心酸，並肅然起敬呢！這回拜訪她時，她告訴我，這一年她已經有三次暈倒的記錄，胸部撞在地上，治療了一段時間還是很痛，她說她的血壓常常在一百六十到二百之間，醫生說若再跌倒一次，命就會完蛋了。Yaki Lawa 是個智者，是我的文化老師。

(一)、巫醫的驅魔儀式

Y：你有聽過 bazi 嗎？

L：timbazi？就是我曾對你說過的，她們〈巫醫〉會用草莓藤抓病人身體的儀式。如果你無緣無故地突然生病，或許你吃東西或做什麼事，'lyutux 有事情要責備〈罵〉kiay ku ksangan na lyutux，他就抓住或附身在你身上〈wahan su mbin na lyutux〉時，你就會突然發病。巫醫就會拿著野草莓的藤上下刮在你的身上，又用火把在你身上上下揮舞，在你四周圍刮著、揮舞著，趕走那個在你身上的'lyutux，這種治療法稱之 timbazi，那種突發的病叫 tringan baihui〈被惡風碰觸〉，是被惡靈附身、抓著，所以要用草莓藤刮著用火把揮舞，目的是要趕走那些'lyutux。

L：這裡所說的 timbazi 是巫醫治療病人的儀式，是趕逐惡靈。或者是拿食物給

lyutux 說聲 “bazi”，就是防備 lyutux 來碰觸或附身，等於是說我給你食物，你就不要來和我們一同用餐了。

(二)、賽考列克的 “bazi” 與澤教利的 “yurak”

Y：我問這個問題，乃是因為我走訪台中縣谷關、梨山地區，甚至於宜蘭，他們用餐給祖靈一點祭品時，我們這裡會講 “yurak”，他們則會講 “bazi”。

L：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方言語，他們說 “bazi”，可能相當於我們所說的 “yurak”。“bazi” 可能是他們那裡的專用語，我們這裡是說 “yurak”。你們 mesingan 的人也說 “bazi” 嗎？

Y：我們也說 “yurak”。

(三)、Smyatu、smatu、smaatu、se’ atu 的文化意義

Y：另外，你們這裡所說的 maho，他們會稱它為很大的 smyatu。

L：對啊！是很大的 smyatu，就是我曾對你說的 “一年中最大的結束、盡頭”。不是叫 smyatu，而是叫做 amays kayal，新舊年的最大分隔者〈rahuw na amays kayal sauwn〉。

Y：另外，他們也稱它 smaatu 或 se’ atu。

L：那是他們那裡的專用方言，可能是說 smatu，就是 “送走” 的意思，smyatu 是 “開始、起頭”，二者並不一樣喔！Smyatu 是 “開始”，smatu 是 “去給” 〈musa maiy〉的意思。我們這裡所說的 maho 是 “把新的食物送到已死去的親屬、祖先或 lyutux 那裡”，他們的 sma’ atu 意思可能是 “去送新的食物〈土產〉”。沒有錯，的確是 “去送” 啊。所以應該不是 smyatu，而是 smatu，等於是說你把一整年 lyutux 所賞賜的農作物收割完成之後，你就去送他們〈lyutux〉所要吃的東西〈msu’ un su kwara lku bnai niya sku utux kayal lga, musa su smatu uzi su ni’ un naha〉，它的意思可能是那樣，我也不懂，我只是思考它的原意而已。smatu 是 “去給”，smaatu 是 “全部”，它的意思是 “我們全體〈kwara ta ma〉”，思考起來是那個意思。我不知道他真正的原意，因為他們和我們的 gaga 不一樣。內容都一樣，而是 “方言” 會有區別，可能是說 “我們全體去給”，“去給” 一整個舊年 lyutux 賜下的農產品，然後去 “迎接” lyutux 為我們預備的新的一年。過去的一年，我們完成了開墾、播種、收割，然後吃了這個耕作的新土產時，我們就說 smaatu、se’ atu 和 smatu，意思是說我們全體為 lyutux 去獻新的土產。

Y：他們所獻的是什麼？

L：yurak〈祭品〉，他們 “去給” yurak。我們這一條流域〈大安溪〉都稱 maho，台中縣的泰雅，到底他們怎麼稱它，我不清楚了，因為我們的話不太一樣。

(四)、smyatu、pisyurak 和 maho 的文化意義

Y：我問過達觀部落、雪山坑部落 Mahong·Bay 以及士林部落的 Tali·Pihaw，他們都稱它 smyatu。

L：這應該是各地區不同方言，你們 mesingaw 也有不一樣的方言，我們這裡也有另一個方言。

Y：我們的耆老 Ciwas·Taru 稱它 pisyurak。

L：也稱 pisyurak 啊！稱它“maho”是指這個節慶的根源，yurak 是指祭品，我們去獻祭品時，我們就叫“mai yurak”。maho 是指那個 gaga 的根，那個重大節慶之話語的根，是用來分隔〈分開〉新、舊年的專有名詞〈lalyu balay nku anays su kayal ku sawn maho〉，祭品是 yurk。

(五)、yurak 的意義

L：不論到哪裡給食物時，我們會說“yurak”，這個種作的意思是說「我們先獻給你吃，若你有剩餘時，我們就再好享用，不要讓惡風侵犯我們」。我之所以明白 gaga，乃是從我先父那裡聽聞的，先父不是一位馬馬虎虎隨便的人，為人忠厚，不隨便講話，他的心地光明正大、剛正不阿。

(六)、基督徒如何參加祖靈祭-maho

Y：你們是何時才有公墓？

L：一直到死人埋到外面之後，我們才到公墓〈haka〉那裡獻祭品。我們基督徒進行 maho 的時候，並沒有帶祭品，只帶花。到墳墓之後掃墓並放臘燭，如此而已，我們也沒有呼喊祖靈了。maho 的一大早，整個部落的人都一齊出發，到了公墓時，有帶祭品的人他們會自成一列，他們把祭品擺放在事先架設好的平台上。

Y：為什麼？

L：不這樣的話，狗會吃那個祭品。我們基督徒就自由行動去掃墓、送花，在墳墓上等候，然後一起禱告。我們也會聽到帶祭品的人，在說“yurak！yurak！”此起彼落。

(七)、泰雅人與漢人的區別-對祖先

Y：我想請問泰雅也會像漢人一樣供奉敬拜祖先嗎？

L：不會，我們不會像他們一樣供奉敬拜祖先。我們自古以來懼怕偶像〈pakung〉，對於平地人的香和偶像，泰雅怕去碰觸它，他們說那是平地人的 lyutux，平地人的偶像是我們泰雅最大的 psani。祖先〈lkotas〉會說：「小女孩不要踩

偶像、神明或香，有平地人的 lyutux 在那裡，摸那個偶像〈神明〉會帶來厄運」。

(八)、小米對傳統泰雅人的重要性

Y：你們的播種祭是如何？

L：當代表部落的播種祭完成之後才開始播種，有園裡的人就可以自己去進行播種了。小米的任何祭典才須要部落同心一起舉行，早稻就不會為它舉行儀式，我們最重要的 gaga 是以小米為主軸，早稻不是。

(九)、meti yurak 的意義

Y：pisyurak 的情形可以再詳述嗎？

L：pisyurak 的那一天，大家都是一大早就出發到野外獻祭，帶著祭品請 lkotas 〈祖先〉先享用，結束後才回部落舉行聚餐、喝酒，談論部落事務。泰雅人只要是任何的聚集討論、開會或大小不等的節慶，一定會做 meti yurak 的動作，就是先向祖靈獻祭。由頭目來獻祭，按聚集會議性質向 lyutux 請示、請安。他們對 lyutux 是以百般的敬畏、順服以及說服等態度相待，相當於基督徒對 kamisama 〈上帝〉的敬畏一般。

(十)、你們為什麼要用「室內葬」？

Y：我想請問你們是如何進行室內葬？就是說你為什麼要把過逝的親人埋在屋內？

L：本來我們就一直都會把過逝的親人〈祖父母、父母、家人〉埋在家中，但是日本人來了之後，阻擋我們不要再把墳墓放在家內。日本人阻擋室內葬時，曾遭到部落老人〈nkis〉阻撓抗議，耆老說：「把他們〈死人〉放在外面，我們都會全死亡了」，因為泰雅有泰雅的 gaga，認為我們活著的人很安心舒服的住在溫暖的家裡，卻把父母親丟棄在外頭，他們會很可憐！放到外頭的意思，等於（mayey a nku）就是丟掉、丟棄、棄之而不顧一般。

L：我們之所以把他們留在家裡，這是想到他們養育之恩，把他們留下來好照顧他們，不可以把他們丟到外面；把他們留在家裡照顧，是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家屬、家人，二者之間的「愛的連結」是永遠不會間斷。他們也照顧我們，和我們一同生活、聊天遊玩。把他們丟棄到外面，會很可憐。過了一段長久時間，相隔好幾年之後，我們也離開了舊屋，他們也變成了祖靈〈waya ma 'lyutux la〉。如果我在家裡獻祭品，' lyutux 就會直接到家裡來。一般我們生人看到 lyutux 時，他是要來帶我們回去了，就是來取我們的生命。所以，呼喚祖靈 lyutux 時，就會呼喚說：「我們將在那裡相會」，然後到那裡獻祭給他們。如

果單獨一個人滯留祭場時，會不好。

Y：埋在家裡面的，不也是'lyutux 嗎？他們和在外頭的'lyutux 有什麼分別？

L：縱然他們已經過逝了，但是因為他們還是有肉體，我們把它埋在室內，是看顧、照顧他們，使他們的肉體免受風寒、雨淋、曝曬。泰雅人傳統的房屋狹小，面積不大，中間是走道、火灶，兩側就是床就沒有多餘的空間了，因此人死時就埋在床下和屋角邊。

(十一)、祭品拿到野外去獻祭的用意

Y：你們進行屋內葬，既然死人在家裡埋葬，但是 maho 的時候，為什麼你們還帶祭品到荒郊野外呼喚 lkotas 來享用祭品，不是很矛盾嗎？

L：泰雅人這種把祭品拿到野外去獻的祭祀行為，其目的是在防止祖靈進入屋裡來。他們到野外半路上等候阻擋，因為祖先們都已經變成'lyutux 了。

Y：為什麼？

L：你不知嗎？lyutux 來到家裡來，他是要來帶人走了，人看到了祖靈就會死了呢！

(十二)、蓋新屋的 gaga

L：人口增多，埋的死人也滿了，才尋覓新地來蓋房屋。也可以在舊屋附近蓋新屋。

Y：蓋新屋也有 gaga 嗎？

L：有，準備蓋新屋之前，也要先進行破土前的占卜。在預定塔蓋房屋的土地上，象徵性地拿一個挖地的工具進行定樁，比如用以經生鏽、壞了的刀來定樁在地上，然後對 lyutux 說：「我正在尋找蓋房屋的新址，我定了這個樁，到底是好是壞，請你透過夢占來告訴我。若不宜興建，請你從夢裡阻擋我」。夢兆吉祥，就可以開挖塔蓋新屋。

Y：何謂吉夢、凶夢？

L：以前的信仰，你相信它，它就是真的，不相信它，它就沒有了。在夢中的象徵或譬喻裡，若是 lyutux 使你在夢中歡喜快樂，和你聊著美好的事情，那是吉夢；若是 lyutux 在夢裡恐嚇你，讓你看見或感到很恐怖，使你灰心、喪膽時，那就是凶夢。

(十三)、Pisyurak 之後必需要趕緊離現場

L：Pisyurak 之後要趕緊離現場

Y：為什麼？

L：會被惡風侵犯〈tringan su na behui la〉，也會被他們攻擊〈bsyakun su niya〉，

因為 lyutux 喝了我們帶去的酒，酒醉了。我們在尚未用餐、聚餐之前，獻祭給他們，請他們先享用，這是禮俗。我們獻完祭品，他們也吃喝飽足，當然就會酒醉了。老人說，在後面獨自逗留人，往往會被他們攻擊、欺負，會被惡風侵犯而突然生病，甚至會被施〈捉〉到很遠的深山，任他們欺凌。獻祭之前大家會同聲呼喊 lkotas~lkaki~；lkaba~lkaya；~呼喊去世的親人，然後請他們來享用祭品並且祝福活著的人。獻祭結束之後，會再對他們說：「你們在這裡慢慢享用吧！我們也要回去分享你們所賜下的食物」，然後大家匆匆走離現場

Y：如果 lyutux 因想念而跟你們回來呢？

L：不會啦，你已經有給他們祭品了。而且，我們獻完祭回程時，會在路中生一堆火，大家就跳過火離開現場回部落。回程時，頭目事先派二個年輕人越過火，到不遠之處尋找預先藏起來預表山豬的米糕和酒，找到了就用長茅刺下，大聲呼喊「我刺到山豬囉，lyutux 刺給我們一頭大山豬了」，把米糕〈rnging〉切成一小塊分給每一個人，也把酒，是象徵性新的一年小米豐收了，酒糟分給每一位。大家圍著圓圈吃、喝，頭目和耆老就聊天討論說：「如果你們有什麼收穫，就把它帶到乂乂家裡，也順便談論新的一年農事工作，使你們年輕人能明白」。會眾到部落之後，就開始大聚餐，arara，邀請來賓一齊宴客。

(十四)、什麼是 Ubong

Y：這個日子和日本的 ubong 有什麼關係？

L：這個節慶就好像日本的過新年〈osyugac〉和御盆節〈ubong mcric〉一樣。日本稱我們的 maho 為小米祭〈awa macric〉，然後規定一個日子，稱為御盆節〈ubong say〉；到了這個中國，就改成豐年祭或感恩節了。

(十五)、死亡、蹲葬與公墓

Y 公墓是何時才有的？

L：你不是已經問過了嗎？

Y：是嗎？你怎麼記得那麼清楚。可以談談以前埋葬的情形嗎？

L：老人或病人彌留之際，部落的人一定會去照顧安慰。人死之後，親屬們就會過去追思、懷念、離別，就好像現代的人，會寄訃文一樣，只是現在的人寄訃文，是去“要”錢，變質了。當斷氣的時候，必須趕快弄彎死者的手腳，因為人斷了氣，屍體就會乾硬，無法再弄彎。埋葬時，死者平躺是 psani，必須讓他們蹲坐。

Y：為什麼？

L：那是泰雅的 gaga，不能讓它躺，躺的是豬和狗，人雖然死了但要有人的樣子，坐下才有尊嚴。挖的坑是圓柱形的坑，挖的很深。死者蹲坐在坑中深埋，上面

覆上一個厚實像 yulu〈防鼠板〉的圓木板。舊屋離棄時，會在墓上面堆上大石堆，以方便辨認，和防止有別人錯挖。以前不像今日一樣集中在公墓埋葬，你的房子在何處，人死了就埋在該處，所以房屋蓋到哪裡就埋到哪裡，到處都有墳墓。當死者要埋進墓坑時，死者的家屬就會對部落喊：「把你們的狗統統叫回家～」。

Y：為什麼？

L：泰雅人喪事中，禁忌有狗在外面走動。所以入殮的那一刻，喪家就會有人大聲喊：「把你們的狗叫回去～，要埋葬入殮囉～」連小孩也會被父母叫回屋內，一切安靜之後就埋葬。

(十六)、泰雅人對死亡的情緒

Y：有人死時，家人會有怎樣的情緒？

L：以前，人死時是一件極為嚴厲恐怖的事情，死者的家屬男人們會拿著刀揮舞，像發了瘋一般地游走並砍著房屋四周的柱子、牆，他們對 lyutux 吼叫、怒罵。他們認為人的死亡，就是' lyutux 來把死者的生命帶回去之故。因此，死者的家屬會大發雷霆怒吼大罵' lyutux：「bisu〈蚯蚓或閃電〉～、takay〈青蛙〉～」。家屬會用大的被單〈pliyong〉包裹死者，四個角集結在死者的頭上。

(十七)、Tamabalay，非常重要的文化儀式

Y：smyus 的意義是什麼？

L：平息之意〈tamabalay〉，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gaga。如果觸犯了 psani〈禁忌〉時，他們會殺雞做獻祭，取這個雞的祭品來平息' lyutux 的憤怒、不平之氣。這個 smyus，不是我們這裡的話，是來自 kinhakul，是你們 mesingaw 的話。

Y：那你們是如何去和' lyutux 講？

L：tamabalay 是平息的意思，smyus 一詞是來自北方的 kinhakul。就像巫醫施術期間，' lyutux 如果在夢中啟示說：「要雞或要豬」，病人家屬就要獻上雞或豬做贖罪祭，來平息' lyutux 的怒氣、懲罰，我們稱它為 tamabalay，你們則稱它 smyus。譬如近親成親時，因為那是 pasani，你必須進行 tamabalay 儀式才可以。這種儀式，會請遠方部落不知實情的人來執行。以前的年輕男女相戀，已經到了無法分開地步，但是二者的親屬關係都在近親禁忌之內，就是說代數太近不能成婚。但又無法阻擋時，部落就會把他們強迫趕逐部落〈pzilun naha alang〉，不可以留在部落，因為此事會造成死人〈ini yupi tinlangan，utu sahu' il〉，會讓一個部落的人死亡〈sahu' il nku utux alang〉。

(十八)、祖靈對觸犯 pasani 的連罪法

- Y：有人暗中作姦犯科，lyutux 會讓部落有人死亡，為什麼呢？那麼嚴重嗎？
- L：會啊！因為一個部落就是一個 gaga，任何事情都是一個團體一個部落為單位，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農事祭儀，他們所有的 gaga 是合而為一的〈kwara ku gaga naha ga masautux〉，都由頭目來帶領。在同一個 gaga 的制度之下，若有人犯了罪，觸犯了嚴重的禁忌時，部落就就會有人死亡，部落就會把死亡原因指向這個犯禁忌的人，我們稱之 gayux，就是死於罪犯之中。這個之所以會死，乃是因為我們這個同一部落中有人觸犯了 psani。
- Y：那麼碰到這個大問題時，部落如何來處理？
- L：這一對被趕逐部落的年輕男女，住在深山一段長的時間。經過 matabalay〈平息〉儀式，殺豬獻祭，全部落的人都吃了這條豬，也都明白事情的始末之後，就把他們從深山接回部落，‘lyutux 的怒氣所有也平息下來了。這頭 tinbalay 儀式獻祭的豬，殺了之後，取其肝，持著酒杯好好向’ lyutux 請求寬赦，地點放在在離部落之外，儀式者一～二人。
- Y：為什麼儀式放在部落之外？
- L：儀式若在部落內或家中，就好像你把’ lyutux 接回家一樣，那是 pasani。’ lyutux 用餐的場所必須分別出來，不能讓他和我們在家一起共餐，把他放在外頭，因為他們是’ lyutux。這頭豬的肉千萬不能帶到家裡去吃，一定要在部落之外把它煮起來，全部吃光才可以。獻完祭之後〈nuwah meti su yurak lga〉，也就是已經讓’ lyutux 用餐之後，就會說：「這是’ lyutux 剩下的，讓我們一齊來享用」。

(十九)、觸犯「近親成婚」禁忌的實例

- Y：你有看見實例嗎？
- L：我曾看見過很多這樣的例子。我們這個部落，有一對相戀的男女，是三代堂兄妹，在禁婚範圍之內，這一對年輕人沒有犯任何越軌行為，但是由於相愛太深，家人再也無法分開，因此只好請另外部落的耆老來舉行 matabalay，然後勉強答應求婚。他們的家屬為此殺了一頭大牛來獻祭，牛肉由整個部落的人一齊來吃。但是 lyutux 似乎並不喜悅，不答應這門親事。兩個姻親家庭求婚已成，訂婚還沒有訂的時候，他們就開始互相來往幫忙工作，就是 msbayux ma’ umah〈換工〉。在鞍部朝往二本松的那個路上，我們正在那個園裡工作，有人急忙跑過來說準新郎的媽媽受重傷，情形非常嚴重，我們就趕過去。事情始末原來是如此，正中午時這位媽媽在園裡工作，她看到有一顆石頭飛過來，正中前額，她就昏倒過去了。有人把她救回部落，請巫醫為她舉行 tinbazi〈趕靈儀式〉之後，就醒來，她說當時四下均無人，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顆石頭，她清清楚楚看到石頭從上頭飛下來，到身上時她就暈過去了，旁人發現她時，她

滿頭都是血，傷口血流如注。經過巫醫 timbazi 之後就醒來，她也說這門婚事原來 lyutux 還是很生氣，但是為什麼他一定要用石頭擊打她呢！當晚，準新郎的媽媽就死了。所以 gaga 中所規定的禁忌 psani，是非常嚴重，我們都很害怕它。

第二次訪談 2008 年 7 月 28 日

受訪人：Lawa Tawyu 九十四歲 女性

地點：原住民工藝協會

時間：2008年7月28日

正準備撥個電話給耆老 Lawa，她的孫媳婦正好也打了電話給我，原來 Yaki Lawa 也正在找我，要我載她到大湖農會去領錢，順便買二頭豬，這個禮拜日是她孫子——柏元的訂婚日。……事情都辦完之後，我邀她先到象愛部落原住民工藝協會坐一坐，順便採訪。我們一起看著一本介紹本鄉紋面的書本，在圖文並茂之中我們欣賞閱覽書中的紋面耆老圖片。

一、受訪者的年齡

Yupas (以下用 Y 代稱): 看看，裡面之中你最漂亮呢！

Lawa (以下用 L 代稱): 多麼羨慕圖片人物是那樣的漂亮。

Y: 你旁邊的這位耆老是誰？你們那一位年紀較大？

L: Laway Payan，她比我稍為年長，但距離並不大，外面都說她 104 歲，我頂多小她二歲，小二年而已。

Y: 如果 Laway Payan 今年是 104 歲的話，那麼妳應該是 102 囉？

L: 對啊！我現在是 102 歲了。照片中的這一位是 Yukih mawna，他們都走了，她很會跑，是短跑選手。……

Y: 你看這個 Laway Payan 照片，如果她目前 104 歲時，你就是 102 歲了嗎？

L: 對啊！本來就是要這樣啊！

Y：那麼到底是 102 歲呢？還是 92 歲？

L：他們怎麼說就怎麼算吧！

二、紋面文化

Y：你們以前是這樣紋面嗎？照片中的人是坐著紋面呢！日本學者所拍攝的圖片。

L：我們紋面是睡著躺著的，不是坐著紋面，這種圖片是表演，而且紋面的時候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外面，人會放在陰涼處，怎麼可以放在外面。紋面時的地點是在屋外陰涼穀倉（Khu）底下或者小工寮（takak），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紋面，血被太陽曬乾，紋面就會被壞掉了。

Y：Yaki Lawa，你們這時的照片是誰？

L：這是高牧師（Yuyaw Bawnay）的姐姐，住司馬限，名叫 Pu' uh Bawnay，他們是二女一男，男的就是 Yuraw Bawnay，大姐是 Pu' uh Bawnay，妹妹是 Laway Bawnay 嫁給 Kinhakul 的人。

Y：這些紋面耆好像都走了呢？

L：沒有了，都已經走了，紋面中男性的祇有 Yawi Nawmin 了，女性紋面祇剩下我、Tawyu Nawran、Ciwat Taru……。

Y：（指著圖片中紋面圖騰的紋樣）原來這些紋樣都有一定的路、意義。

L：有！都很有意義的，不是隨便呢！視力太差了看不太清楚。

（我拿出女性紋面的照片給 Yaki Lawa 看，她一面看圖片，一面解說圖片中紋樣的典故）

L：這一條和下面的一條是光用白線折直（即彩虹紋樣的最上一條和最下一條）之間的菱形紋是交叉放置 Siyux（魚紋），這是魚紋。標準的紋面是有三個直線折直，每一個直線內含有三～四條直線。每一個直線之間有交叉魚紋。三個直線叫 inlsay，直線之間交叉菱形紋叫 inlubung。inlubung 的紋路是先做一邊的魚紋，完成之後再做另外一邊交叉對稱，繼續完成。這個是 inlsay

(直線形)，這是 inlubung (有菱形紋)。inlsay 是先做線形紋，上面一條和下面一條先完成，之後在二條之間取平均值的中心線，再做第三條的 inlsay，所以 inlsay 共有三個 (組)，然後每一個 (組) 有三~四條直線，如圖所示：

Y：男性部份的紋面紋樣是如何？

L：男性的紋面紋樣叫 liyang。女性除了臉頰有頰紋之外，額頭也有紋面叫 liyang，男性只紋額紋 (liyang、tliyangan) 還有下巴紋 (tbayan) 二個部位。所以男性有 tliyangan 和 tbayan，有時統稱 tbayan；而女性統稱為 Patasan。女性除了上額紋 (liyang) 之外，沒有下巴紋 (tbayan)，因為有 Patasan (臉紋) 之故。

Y：請問女性紋面過程中，inlsay 是怎麼紋？

L：inlsay 的時候，擔心紋樣會彎彎歪曲，因此紋面師會取一條細線 (細苧麻線)，沾在五葉松油材樹燃燒後所收集的烏黑灰垢。活生生的油材 (hzirin) 會有很多灰垢，這個油材叫 mata (mata na hzirin) 生火，上面堆放許多的 mata，火燒著之後，把鍋子蓋住火燒中的 mata，鍋底朝上煙燻被鍋子蓋住，就使黑煙留在鍋子上，這個黑煙就是紋面師所用的紋面染料。

Y：我以為是鍋底那個厚厚一層的黑烏垢呢！祖先的智慧真是不得了啊！

L：他們把 mata 堆積起來，把它燒著起來，然後再把 tapa (limuk) 蓋住，旁邊留一些氣息可進出，讓火繼續燃燒，直到燒完為止，靜待鍋子冷卻之後，就把留在鍋子的烏黑灰垢收集在一個竹罐上。這個灰與鍋底污垢並不相同，鍋底污垢不可以用來紋面的。在紋面的過程裡，紋面師刺一段就刮乾淨一段。刮器有另外的一種，是用桂竹鋒利的薄片，將它彎曲而成刮器。刮一陣子，然後馬上拿一點五葉松的灰塗上，並用拇指硬壓下去。如此再繼續刺下去、塗上、硬壓。

要開始紋面時，紋面師先拿出幾條細線，浸在放置五葉松黑灰的容器上。然後，再把已浸滿染汁的細線取出，貼放臉上 (已規劃好紋面的線條上)，線

貼在臉上的直線上，兩端壓緊，中間線往上拉高，再突然放手，線就彈在臉上，就會留下墨綠色的紋。紋面師拿出紋面 atuk（刺針）。一段一段的刺下去，一面刺一面把髒血刮除，然後一面塗上一層染料，這個染料是五葉松油材黑煙形成的乾灰。紋面時，先從 inlsay 紋開始，三條 inlsay 都完成之後才進行 inlubung 的紋面。

針刺下去，啾！啾！啾！搞打下去，黑灰就被針刺入體內，會敲打幾次呢！黑灰才完全進入體內（皮膚內）。敲打之後，把黑灰用力按在傷口上，讓它進入皮膚內。一般皮膚不會粘住黑灰，但會進入傷口內。最上面的 inlsay 完成之後，再紋最下面一個 inlsay。第一次紋時，針刺下去，染料進入的還不多，但是紋路已經顯明在臉上市膚。在刺 inlubung 時，先紋一邊，當紋另一邊紋時，就對照一邊的紋路，如此才會有 lubung，也就說才有 rozig（眼睛），如果不對稱的紋，紋路就會亂掉。我想，做一位紋面師，她的視力一定非常棒，那麼細小的紋都能清清楚楚紋出來，真是不簡單。

Y：紋面師用的工具很多嗎？

L：有很多呢！紋面的 akuk 中，有 inlsay 專用的 atuk（刺針），有 lubung 專用的 atuk。’ inlsay 用的 atuk 比較寬，紋的時候，速度比較快。Inlubong 用的針比較短小，紋面比較好掌控，inlsay 的刺針比較大。

Y：針刺是一個一個，還是排一列在木頭上？

L：是排列在木柄上，木頭柄的頭上，針刺一組被綁死死的，不綁 就會鬆開。這個針到底是否用鐵線，我已不清楚了。

Y：大概針刺到底是多少個才網綁成一束？

L：不一樣， inlsay 用的刺針比較大，做圖案的 lubung 比較小，紋面師會預備很多種的 atuk（刺針）。

（此時 Bawnay 把文獻中紋面工具帶過來交給 Yaki Lawa）

Y：紋面師用的紋面工具和這個圖片相似嗎？

L：這是紋面進行中隨時要刮血的刮血器。就是說黑灰塗上刺針刺下去之後，血

立時會冒出來，刮器就是要馬上刮這個血和混合的染劑。這個容器（像小葫蘆）是裝黑灰的容器。

紋面時，一個人平常要紋一天才完成，但是被紋者如果掙扎反抗，一天是紋不完的，但是又不能不完成才休息，因為分一半或者留下一部未紋完，經過一個夜晚整個臉就腫的大大的，就無法紋了。一氣呵成完成才可以，不能分期階段的。

Y：紋面師一天之內紋的完嗎？

L：對她們而言，很簡單，因為那是她們的職業。’ mlsay 比較容易，也比較快，’ lubung 就很難，針細小又短，一個菱形一個菱的紋，一面刺又一面刮，刮光就可看出臉上的紋樣圖案出來，紋面不是很簡單呢！

Y：紋面時，有沒有舉行任何的儀式？就是先經過獻祭儀式，然後才紋？

L：這個紋面儀式非常慎重（pyang zihong ga），先經過夢占（Spyalang naha）。比如說我要紋面時，Yayut（第二者）先把我買回去（namawn si mbaxi ni yayut），把我接回她的家中。

Y：是Yayu才要給妳紋面的嗎？

L：不！不是！Yayut Pilin 先把我象徵性地買回她的家，把我買回成她的小孩一樣，把我帶回她的家。因為紋面的女孩在紋面的時候，不能在親生父母的家中紋面，必須到買她的另一家庭中紋面。

Y：這種儀式的意義是什麼？

L：把女孩象徵性地郝到別家父母，它的深層意義是「避免女孩原生家庭的父母失去這個女孩，如果祖 對這個原生家庭有異言時，會降災在女孩身上，紋樣會醜，爛掉」。紋面師透過夢占，一次又一次的夢占，夢占顯示吉 之後，再進行鳥占。這種占卜主要是要去查查，祖靈（lyutux）對這個家庭，對這個女孩有沒有不滿意的事情，如果靈界不平的心滅未擺平，未處理好就冒然紋面時，所紋的面整個就會崩潰盤下來，整個臉就會潰爛起來。女孩子的臉

就永遠恢復不起那美麗少女的面孔，一爛起來就繼續不斷發炎出膿出爛瘡。以前完全都沒有現代醫學的工具，沒有消毒水沒有消炎藥，完全交托給靈界的 lyutux。

Y：什麼樣的情形，情況之下，紋面才會失敗？

L：紋面之前紋面師一定透過夢占和鳥占來瞭解靈界 lyutux 的意思。如果夢占和鳥占顯示凶兆，紋面師就會舉行祖靈祭儀式或巫醫儀式 (Kspiyalun naha ru' ih ku kbhani, habagan na ha)，向靈界的 lyutux 舉行賠罪 (贖罪) 儀式，告訴靈界的 lyutux 說：「縱然情形是那樣，我們願意誠心向你賠禮 (贖罪)。這個孩子我們已經把她買下來，我們會獻上賠罪贖罪的祭品，請你笑納。女孩的紋面就請 lyutux 祝福順利」(nanu u ana mwsa esiniyasa ga, gblay su miyan, ru banazi miyan mu ku n' inani gbi' lay yu, many bt' anay su miyan)

Y：獻祭時由誰來主持？

L：平常都由紋面師來主持。紋面師不祇會紋面，她也善長巫醫工作，靈界的 lyutux 都會和她溝通 (utu mkayal sku lyutux)

Y：如果要紋面的女孩，在之前有犯罪犯錯，違犯泰雅的 gaga 和 pasani (禁忌)，可是紋面之前，她隱藏不實的不坦白時，會如何？

L：若有犯錯，比如說女孩在紋面之前已經認識了男性，即已經和男孩有做超友誼的關係時，紋面師和這個女孩的原生父母及買她的父母，一起辦理 tamabaley (彌平儀式) 和巫醫儀式 (habogan naha stabalay naha)，因為這種觸犯 gaga 的事情會變成紋針的禁忌 (pasani nku rawm, pasani nku atuk)。因為這個紋針 (rawm atuk) 有很多的 gaga 和禁忌，如果紋針不注意，不慎重地紋在已經和男人發生關係的女孩臉上時，這個紋針就會壞了整個紋樣 (mutu mhiri ku patas maha)，所以紋面之前一定非常慎重地詢問女孩，有萬有違犯 gaga 和別的男人發生關係。

Y：妳是說這個紋針會瞭解明白這個被紋面的女孩是否為處女囉？

L：紋針祇要刺到非處女之身的皮膚，就會感覺明白出來，而自動產生禁忌而懲罰下來。到時候誰會放棄，說不要紋面呢？就是紋面師啊！因為繼續紋下去之後，除了這個女孩會有報應，紋的很醜，發炎潰爛之外，這個針再紋到之後的女孩時，lyutux 發脾氣，後面紋的女孩統統都會紋失敗了。罪惡會附在紋針上，去為害下面紋面的女孩。這是紋面師告訴我們的。

Y：這樣看來，要紋面的女孩紋面之前，天上的 lyutux 會告訴紋面師嗎？

L：對啊！紋面師會從夢占知道 lyutux 的意思，然後透過巫醫的儀式進行贖罪。買女孩子的那對父母會舉行 habagan na ha（巫醫儀式），就是說當他們知道 lyutux 會有 pasani（禁忌）時。

Y：可以再說一次嗎？我還是沒有弄明白。

L：就是說妳被賣到那家庭時，會有一位老阿嬤給妳舉行 hamagup 巫醫儀式，她要找一找看看妳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就是尋找 lyutux 可能會不高興的地方。當她們找到有觸犯神靈的禁忌時，就執行賠罪（贖罪）儀式，向 lyutux 進行賠罪。然後對 lyutux 說：「我們現在向你舉行賠罪儀式，這一位我買下來的女孩，希望 lyutux 能夠知道聽到我們的聲音。當我們替這位女孩進行紋面時，希望 lyutux 不計前嫌而照顧這個女孩順利完成紋面。」

Y：也有人在紋面期間因發炎而直接死亡嗎？

L：那是她的命運，在紋面過程中如果被紋者沒有遵守 gaga，也沒有好好照顧紋面的傷口，嚴重發炎時就會有生命危險。紋面師紋完之後就離開回去了，以後傷口的照顧就由買這個女孩的那位媽媽來照顧。

女孩紋面結束完成之後，就送到黑暗的房間，那是一間暗無天日的房間，四周面再用 teyu（大塊布料）圍起來，紋面者躺在那裡，七日之內不能出來。躺的時候祇能平躺，不能側躺，因為整個臉都腫脹起來，一側身臉就會變形。

Y：你們當時都沒有消毒水，也沒有吃消炎藥，臉部腫脹發炎，你們怎麼處理？

L：為了要固定被紋面者的臉面固定朝上，照顧的媽媽利用野生香蕉樹身的皮，一層層的剖下來，網成中空的大圓圈，這個香蕉皮先取下晒乾，完全乾燥了才網成一個中空卷桶。紋面者的頭放在中空地方，就不容易搖動擺動了。

Y：為了擔心紋面者抓臉或亂動，他們的手腳有沒有綁起來？

L：紋完之後就不會綁了，但是在紋面期間，紋面者手腳都要綁起來。腳由旁人捉住固定，雙手往兩旁固定綁住，頭髮往後綁住或由別人往後緊緊抓住脖子，部份用有刺的赤椿的交叉樹枝來夾住脖子，我就是被刺椿夾住脖子的，稍為一動就會被刺痛，所以祇能忍耐。我一往旁邊躲閃，啾！皮膚就被刺，往另一邊閃也一樣，所以祇能乖乖的任由紋面師紋面。

Y：我以為紋面沒有那麼痛苦！

L：紋完之後，就送入黑暗房間，不能讓男性看到，親生父母也不能進去看，唯有買她的媽媽進入照顧；沒有紋面的任何人也不能去看她，即使是女性，若尚未紋面也不能進去慰問探親，因為那是 pasani（禁忌）。所以紋面完成之後，七日之內一定要送進黑暗房間，關起來。

七日時間到了之後，黑房就打開來。照顧她的媽媽陪在身邊，不時用清水洗、擦拭那腫脹的傷口，因為不能讓傷口有一點點的乾燥，一乾燥皮膚就乾就容易發炎出膿，照顧者用一塊布沾清水常常擦拭傷口，讓傷口常保濕濕。直到紋面者自己能下床走動，她才自己拿著竹罐，裡面盛著乾淨的清水，她用烏鴉翅膀的羽毛，沾著水擦拭傷口，保持傷口潮濕。

Y：在黑房一般大約幾天之後才出來？

L：要看情形，傷口癒合的快又沒有發炎時，就比較快出來。如果有傷口，癒合慢時就比較慢了。病人真的不好照顧，好一點之後，就會有一個儀式叫：「mani tmaku（抽香菸）」，從此病人就可以手上拿一個竹罐，可以偶而出來到外面走動了，病人可以用烏鴉羽毛沾清水擦拭傷口了。

Y：病人不擔心“撲！撲”抽煙而引起傷口發炎嗎？

L：煙斗又沒有點火燃煙起來，不是真正的抽煙，而是象徵性地抽煙（ana mani tamaku），它的意義是：「請你使我抽煙」，她（他）們讓紋面者吸住煙斗，象徵性地列抽煙了，表示正常了。並不是真正的指煙，如果紋面者真正抽煙，那就會發炎了呢！這是紋面過程其中之的的程序。

Y：原來是如此！我以為是真正的抽煙……。

L：紋面者開始到外面走動，她們在外面走動時，那個水罐一直拿在手上，隨時沾著羽毛擦拭臉上傷口。乾了就壞了，祇要一發覺有一點乾了，馬上就用水擦拭。所以紋面者走到外面時頭上會以包巾包覆，儘量避免臉部見陽光，頭戴包巾練習出外走動，這個包巾一定用黑色包巾，其它顏色不行用，這也是 gaga 之一。

Y：大約到了何種地步，才算是完全地痊癒呢？

L：傷口好了，人也沒有怎麼樣了，紋面圖案也已經成形了，到了這個地步，人就可以到外面大方的走動。但是還是不能工作，怕（擔心）流汗汗水滲到傷口，就怕發炎，也怕晒到陽光，皮膚乾裂容易發炎，也怕下雨雨水沾到傷口。因此，必須慎重小心的照顧，特別是吃東西，不能吃太鹹、太辣，容易發癢的食物都不能吃。她們祇能吃一種植物——Wasi na pintasan，這是紋面者吃的菜，不能吃 Yahu，因為 yahu 這個菜會粘粘的，不行吃。

傷口好了之後，她們還是祇能吃稀飯，煮 wasi na pintasan。完全好了之後才可以吃一般的菜。

Y：原來紋面有那麼多的程序和禁忌。

L：所以說為什麼紋面時，一定要賣到別的新媽媽。這個新媽媽的條件是她要能夠照顧紋面者，渡過各種危險關口，才會象徵性的賣給她。當紋面師完成了紋面工作之後，送入黑房起，一直到安全走出屋外，都是由這一位買她的媽媽照顧，在黑房裡面，紋面的女孩無法吃硬的食物，這位新媽媽會設法煮米肤或稀飯給她吃，紋面者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動時，也是這位媽媽陪在身邊擦拭傷口。臉會腫到眼睛都看不到外面四周的東西。

另外，紋面好開始到痊癒，女孩子不能摸「紅色的東西」，祇能摸黑的東西，因為泰雅 gaga 認為摸紅色的東西，紋面色彩會變淡灰色，紋路紋樣就會壞掉，紅色馬上看見雪。黑色就不會影響紋路和色彩。

Y：紋面師紋面的代價是什麼？

L：哦！相當於結婚的代價那麼高呢！所以那些貧窮者在無法付出紋面代價時，就不讓女孩紋面，而把女孩送給平地漢人。所花費代價比去求婚結婚更昂貴，最先是帶米糕 (rnging)、山肉、老米酒去拜訪紋面師，其次在紋面師來紋面時先送幾件完整一套的泰雅族傳統服飾，然後在進行紋面時墊在底下和披在身上的服飾一定是全身的，這些服飾在紋完之後統統都要贈給紋面師；這些服飾也不能有紅色，都用青綠色，它的名稱叫「teyumtasi」紋面時所穿的、墊的、披的等等服飾，統統都要送給紋面師。

等到傷口完全癒合痊癒之後，就再一次很正式的去向紋面師謝禮，準備很多的 rnging (糯米糕)、山地酒、山肉等等，還有，要送一頭壯壯的牛呢！

Y：喔！那麼高的代價。---

Y：請問，紋面本身的意義有那些？

L：這種紋面的圖紋一定有重要意義，不能按自己意思去改變法紋，那樣會觸犯 pasani (禁忌) 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女孩子紋過面之後才有資格出嫁，才能結婚。不能紋面的女孩是嫁不出去的。

Y：有些學者或研究者，他們說這個紋面紋樣是象徵性的 Hongu lyutux (彩虹橋、祖滅橋)，你有聽過嗎？

L：沒有聽過，這個我不知道。

Y：紋面上的' nlubung 菱形紋，象徵性意義是什麼？

L：其象徵性意義我並不知道。

Y：男孩紋面時，其紋樣也可以像女性一樣紋著彩虹嗎？

L：不能混！男性祇能紋 inlsay，紋樣 inlsay 加 inlubung 彩虹圖騰，那是女性的 gaga，不是男性的 gaga，正如女性可以生孩子，男性不能也不可以，這是 gaga，我沒有聽過說過男性有 patasan 的。男性的紋面比較簡單。

Y：以前妳紋面時的紋面師是那一位？

L：我先講我自己，我爸爸是 Pihik Netuk，媽媽是 Tawyu Notih，丈夫是 uraw 益 Bawnay，紋面師是 Yagut Civas，她是 Kagi Neban 的媽媽，丈夫是 Iban Takun。Yagut Civas 是 meskaru 人，是 kinhakul，日本把他們打散掉，他們家族移住到司馬限部落。

Y：紋面時，你們給紋面師的代價是什麼？你父母付出什麼禮？

L：我們給紋面師的禮非常多，除了吃的（山肉、米糕）喝的（老米酒）還有服飾，給的非常多。另外在紋面完全好了之後，真正的回禮時，除了製作 rninging（米糕）、uwan（米酒）、山肉之外，還要送一頭牛給紋面師。

Y：哇！一頭牛，很貴呢！

L：當然啊！她紋的時候，很小心啊！ 不好就會死呢！很重的責任啊！

三、馘首文化

Y：這個照片是日據時期的照片，這位醫生你認得嗎？

L：Hino Kwisang 在我們這裡的醫生，是日本以前的照片。

Y：這個頭骨排列的馘首架，你見過嗎？

L：我是沒有親眼見過，媽媽告訴過我，如果我見到了，一定馬上跑掉。我媽媽（Tawyu Nokih）還是小姐的時候，媽媽的爸爸，Yukih Siyat 當時魯翁社的頭目，常常出草到山下，就常看到帶回來的人頭。

Y：平常是會擺在那裡？

L：就是會擺在房屋的外牆上，自己拿的頭才由自己處理，不是你砍下來的人頭，怎麼不能擺在自己屋外的人頭架上。他們會做一個架(Ptlapaw naha ru bkgun naha kiya)然後把人頭擺在那裡排列起來，有的時候是同一個共食團體(utox ni' an)共同製作一個馘首架，共同舉行馘首舞和馘首宴。這個宴會叫 mnabu na paris（為馘首而宴樂）就是說當出草隊伍歸來，獵取敵人首級回來，整個社裡的人統統都會到半路迎接，做妻子的就會把盛裝服飾帶著前去迎接丈夫，為他穿上盛裝，回來之後舉行泰雅 gaga 最盛大隆重的馘首舞馘首宴會的凱巡盛會，有歌有舞有飲宴。

Y：下回請您再更加詳細的告訴我有關「讖首舞、讖首慶功宴」的細節。

L：我怎麼會瞭解這些男人的事情呢！

四、女性大跳讖首舞

Y：你們不是曾經扮演戰士們，然後跳讖首舞嗎？

L：那時候我們都是年青年幼無知，我是和 Pu' uh Haking 一起扮演戰士，我們並沒有實際出草去埋伏等候 paris（敵人）。

Y：我知道你們只是表演，但由此不知你們一定稍為懂得這些情節啊！

L：小孩子很頑皮嘛，我和 Pu' uh Haking 把祖父（Yukih Siyat）珍藏在 Kho（穀倉）的讖首舞盛裝服飾拿下來穿著，那個服裝是我祖母帶去迎接祖父出草回來，為祖父披掛穿著，然後回到部落舉行隆重的凱旋敵首慶功宴。

Y：出草時他們穿什麼服飾？

L：出草穿的衣服和凱旋敵首慶功宴的盛裝是不一樣。出草用的戰刀，那個刀鞘會懸掛著所割取敵首的頭髮，一束一束代表所割敵人首級的數量。我祖父的刀鞘掛很多很多的幾束。小時候我和 Pu' uh Haking 就佩著祖父的戰刀，也穿著祖父的盛裝，然後我們二個人在 Kho 那裡表演慶功宴的情節。帽子是頭皮製作的帽子，手腕飾物和臂飾都有，我扮演男戰士就是我當祖父，Pu' uh 當祖母，所有出草用的武器和上山狩獵工具統統都擺放在 Kho 裡，這些東西都是禁忌，女人不能碰的禁忌，如果女人碰觸就會長瘡，爛爛的瘡。

Y：那麼妳們穿了祖父的衣服之後，真的有長瘡嗎？

L：那個時候，我們都有外號，Pu' uh 叫 Lalum，我叫 Yaway。部落人都在說，你們去看看 Yaway 和 Lalum，他們把他們祖父 Yukih Siyat 的重要東西破壞掉了。Lituk Payan 是我們的祖母，Yuma Payan 是 Suyan Nawkih 的媽媽，Puyat Payan 是陳敏生的媽媽，唯一的男孩是 Besu Payan，四男一女。Besu Payan 是詹天喜的祖父。他們本來都是 melubmy，就像 Tali Sikaw 也是從 melubong 出來的。我們穿祖父的讖首服飾，不久之後全身都長瘡，巫醫告訴我們的父母後，這二個小女孩一定有摸不可摸的東西，經過巫醫治療我們才好的。

五、受訪者準備娶媳婦

Y：要恭喜 Yaki Lawa 呢！她的孫子要準備結婚了。

Baway（以下用 B 代稱）：Yaki 要娶孫媳婦了嗎？

L：我不能沒有那個能力，祇是讓 Pihaw 嚇一跳而已，讓 Yupas 驚喜一下下。

B：娶媳婦是一件好事，恭喜了！

L：我已經老眼昏花了，我還可以見到媳婦嗎？

Y：我的運氣真好，剛好是我從花蓮回來的時段，Yaki Lawa 娶孫媳婦。有送二頭豬和酒肉，還有米糕，訂親完成之後，一切事情都會順利。

六、sehu' an 專有名詞

Y：你還記得外祖父（Yukih Siyat）的後代嗎？

L：外祖父的孩子有：Tengan Naukih Yuraw Nawkih Tawyu Nawkih 等三位，都是外祖父 Yukih Syiat 的孩子。Yuraw Nawkih 的妻子叫 Laway，也已經過逝了。在傳統的 gaga 中，專有名詞 sehu' an 是很大的 gaga，最大的 pasani。當一個人過逝斷氣的時候，身邊連一個親人家屬都不在場時，叫 sehu' an，這是很大的禁忌，死者的子孫後代都不會被祝福。死去滅魂離去時，會孤孤單單離開。

Y：若有 sehu' an 的情況時，會怎麼樣？

L：有 sehu' an 現象情況發生時，其身後的家庭子女生活會淒苦悲慘。所以有重病的人在家時，一定要好好照顧，不能讓他離世時，孤單離開。

第三次訪談 2008年8月4日

受訪人：Lawa Tawyu 九十四歲 女性

地點：受訪人住宅

時間：2008年8月4日

《紋面訪談資料》

有關紋面的資料，我覺得yaki Lawa對紋面的認知非常深入，因此再次回去拜訪，再問同樣的議題。以下是我們訪談的情形。

Yupas：您和Laway Payan之間，那一個年齡較長（大）呢？

Lawa：Laway Payan比我稍為年輕，但相差並不大，他們（報紙媒體）都說她已經是一百一十歲了，其實我們相差不到四~五歲，象鼻大橋通車典時，我、Laway Payan以及Yukih Mawna（士林部落以前的頭目）、Suyan Pawan等人同時參加剪綵，我們年紀相差不大，他們都已經走了。

Yupas：您們以前是如何紋面呢？看看這邊舊的日本圖片，是如此紋的面？

Lawa：我們是躺著紋面，這邊舊照片是表演是廣告，紋面是放在屋外，不能被陽光直接照射。若紋面者是在屋外，太陽一照射，照到滴的血，血就會枯乾就無法紋下去了，我們適當是在太陽照不到的屋內、穀倉（khu）底下或者太陽照不到建築物的蔭影之下，進行紋面。

Yupas：請問父母及先生是誰？誰替你紋的面？

Lawa：我父親是Pihik Netuk，媽媽是Tawyu Nokih，先生是Yuraw Bawnay，都是天狗部落的人。小時候替我紋面的紋面師Yayut Civas，她是Kagi Neban和Tasi Neban的媽媽，Iban Takun的妻子，他們都是meskaru的人。日本在集團移住的時候，被日本分配到司馬限部落。

Yupas：紋面的時候，有什麼"謝禮"給紋面師？

Lawa：很多，非常多，吃的、喝的，傳統服飾等等都要贈送給紋面師。

Lawa：我媽媽Tawy Nokih在年輕的時候，常常看到父親（Yukih Syat）下山出草回來，手上提著馘首取得敵人的頭顱，然後在自家屋外做一個放置頭顱的架子

(Lapaw)，有獵過敵人首級的人才會有這頭顱架，自己親自獵得的首級才可以放置在獵首架上，架上有遮日遮雨的棚子，頭顱好好的排列在那裡。我是想，可能是同一個ni'an(共食共軌團體)同放在一個頭顱架上，要不然怎麼會擺那麼多呢？出草回來的時候，同一個ni'an的人一起共同慶祝凱旋獵首舞和宴會，這個宴會稱敵首宴(mnabu na paris sawn)。每當出草的戰士回來，有收穫獵得人頭時，就會舉行非常盛大隆重的"敵首宴"或"凱旋舞"，非常熱鬧，有歌有舞，場面激動激昂興奮。

小時候，我和Pu' u Haking很頑皮，我倆偷偷去穿著外祖父在敵首舞凱旋舞中的盛裝，這個盛裝是當外祖父出草(mlkeyam)回來帶著敵首回來時，做妻子帶這個盛裝到半路上前往迎接，給丈夫著裝之後，再進入部落，穿這種盛裝以預備參加"敵首宴"的歌舞凱旋慶祝會。他們下山出草不穿這個盛裝，而只穿輕便服，回來再穿盛裝。戰鬥用的戰刀的刀鞘邊緣，懸掛敵首一小把頭髮，整個刀鞘穿上小洞綁紮毛髮，一條代表一個敵首，懸掛的愈多表示馘首的人頭也愈多，顯示一個泰雅戰士的戰功。外祖父的刀鞘上懸掛很多一串串的頭髮。我和Pu' uh Haking偷偷拿出外祖父戰刀懸配腰際上，族人罵我們不可以那樣，會引發爛瘡，那是一個禁忌(pasani)，有魂附在刀和刀鞘上。外祖父的帽子是台灣黑熊臉部的皮，我把熊皮帽帶起來，扮演男的戰士，我也配帶手濁、腳環等，所有出草戰士必備之物品，我們都拿出來玩耍配帶，這些東西外祖父放在穀倉(khu)裡面，這是真正泰雅男人真正的英雄所配帶的神聖之物。這些神聖之物藏起來，不能讓女人碰觸，否則身體會起爛瘡。之後，我和Pu' uh Haking身上都起爛瘡，巫醫治療我們的時候，她從夢占和竹占中啟示我們有觸怒lyutux，碰觸不該碰觸的禁忌，我倆個小孩祇好承認說我們有玩外祖父的刀、服飾等神聖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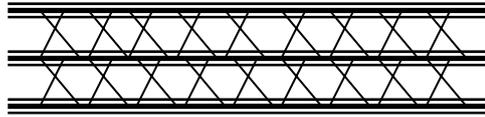
紋面的時候，父母就和紋面師為了預防備被紋面者會痛的動來動去，脖子上會用赤椿(tana)有刺的枝條Y字型架在脖子上，動一下就會刺到皮膚，因而不敢移動。

Lawa:所有紋面耆老都走了，只剩下男的是Yawi·Nawmin，女的是我、Tawyu Nawraw以及Ciwas Tarw了。(泰安鄉目前健在的紋面：Lawa Tawyu、Tawyu Nawraw、Ciwas Taruw、Laway Payan和Laway Kenu等女性紋面耆老；此外男性紋面耆老有一位，即Besu·Hayun和Yawi Nawmin等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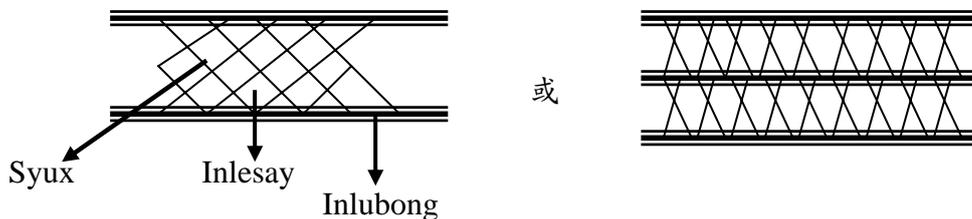
Yupas：紋面原來都有一定型式和紋樣，不是隨便繪個形狀就可以。

Lawa：紋面的紋樣都是有一定的路線。女性紋面時的圖樣一定是這樣：橫線條紋

共三條，這個線稱inlesay，三條線之間有syux，就是魚，有魚在三條之間穿插交錯，紋面才不會混亂，如圖所示：



魚和魚之間就是inlubong（池、小湖），有了inlubong才會有圓型圖紋。每一個inlubong都是幾個syux把它相連結起來。所有的inlubong是由四個syux相連結成一個mayung（圓）的圖案，如圖所示：



這個圖是二條inlesay之間的細圖，由橫線條inlesay、syux和inlubong所組成。

在mtas紋面的過程中

- 一、先做lmesay的動作，做橫線條紋的圖案，這個條紋稱inlesay，共有三個橫紋線，每一個橫紋線inlesay之內由三條細線所組成。inlesay三個橫紋線紋完畢之後，中間的syux和inlubong才能繼續紋出來。
- 二每個inlesay之間再紋它的syux，syux必須是相互對稱交錯，才有inlubong出現。V字型或彎月型紋面圖騰其形式結構都是一樣的。
- 三、紋面的次序是先把三個inlesay的結構紋出來，即上中下三個橫線紋（inlesay）把紋好。其次在二個inlesay之間再紋syux和inlubong。然後完整的圖案就會呈現出來。
- 四、男性的紋面部份，紋在額頭上的叫Hlyangang，男女的名稱都是一樣叫liyang，可是男孩在下巴上還要再紋，叫tabayang，這個下巴女孩子就不再紋。男孩子紋面之後就會稱他tbayang或Hlyangan，女孩紋完之後就稱Pintasan。

Yupas：這個inlesay部份它有什麼意義或代表的象徵性呢？

Lawa：inlesay的目的是為了要使紋面取直不會弄亂彎曲。紋面師取一條很細的麻線，先沾在（或泡在）用墨黑色松灰的汁中，讓細線吸足松灰汁液。紋面染料的製作過程是這樣：

從活生生老松樹（heziril）樹幹上砍幾片木材片，要找老樹長的強壯旺盛的松樹取其一片片幹材，這個材火是易燃的。我們稱這活生生的heziril為mata，是從活樹砍或取（tnapa naha sku hezili）。堆在一起用火點燃燒起來，把一個乾淨的tapa（鐵鍋）覆蓋其上，這個tapa就是我們煮菜的鍋子。tapa覆蓋火堆，由於煙無法排出來，帶有灰的煙這個空氣無法透到外面來，就會留在tapa上了，等待燒完燻完冷卻下來之後，再小心翼翼把鍋子翻轉過來，那個時候鍋子上面便會有一層很厚墨黑色松灰。紋面師把mata堆放一大堆，然後用火燒著它。再用很大的tapa覆蓋火的上面，留一點小空隙，以免火堆熄滅，沒有空氣。因此火堆的二邊再用柴火撐開一點點，使空氣能夠進到裡面，火就不會熄了。這樣子之後，雖然鍋子蓋在火堆上，火仍然繼續燃燒，直到燒盡為止。火熄了之後，鍋子還不能拿，很燙的。要一直等待冷卻下來，之後把鍋子翻轉過來，看看觀察（檢查）貼在鍋子上面的bhebux（灰）是不是好了，然後很小心的用鋒利的桂竹刀片刮出來，然後放在置放煙灰的btakan（麻竹的罐子），大概是麻竹一節裡面15~20公分部份高度的btakan。煙灰加一點清水，把很細很細的線浸泡在btakan內，浸泡一段長時間，細線都變成墨黑色了，才開始進行紋面工作。

紋面時，先把橫線紋inlesay圖樣先繪出來。紋面師從顏料罐子（btakan）裡把已吸飽染料（顏料）的細線取出，貼在已事先繪好要紋的臉上圖樣，修正之後貼上，用力把線挑起彈下去。當然線二端一定要壓好固定，不能鬆開，否則彈不出來，紋樣就會亂掉歪斜彎掉了。修正、固定、挑上來、彈下去，線就會整齊不會彎曲起來。二邊固定堅固的線，挑線再下彈到臉上，臉上的線就會直了。每一個橫線紋，是三條細紋同時彈的，同時彈在臉上的。

彈好之後，emlesay的線條都彈完也紋面之後，紋面的範圍就出來。inlesay線條條彈完，就先紋面，一條線彈完就關好嘍！嘍的一排細釘捶打下去，血從小洞裡滲出來，紋面師馬上用松灰縛在臉上釘過的小洞上，用手揉進洞裡，幾次捶打之後趕緊用松灰縛在小洞口，一面小釘子下捶，也一面用松灰（iluh）擦拭傷口，然後釘下去，反覆釘下去又擦拭松灰，最後橫線紋就會墨黑色顯示出來。人的皮膚不會被松灰（iluh）黏貼住，它會從小小的釘痕處滲透到皮膚裡面。上面一個emlesay緊跟著紋下去，如此上下間隔就清楚分開來了。上下二個emesay初步紋完，就稱smmata，雖然顏料還沒有完全深入皮膚裡面，但是紋樣已經很清楚，其線路有呈現出來了。上下emlesay完畢之後就進行中間橫線紋的紋面工作。

三個emlesay橫線紋完成，間距都清楚，之後就進行syux和inlubong的紋面。也是要先繪好溝圖再下手去紋。特別在紋syux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線條的對稱性，如此才會出現inlubong的圓型圖案。每一個emlesay區域的syux、inlubong釘紋時，是先從單一方向從這一邊到最末端一直釘紋過去，紋面師將它smmatan，縛上顏料iluh之後，iluh滲入到皮膚內，就把它擦拭，皮膚就露出來，紋樣也出來。同一邊的syux紋完，也smmata完畢之後，再換另一個方向，從這一端紋到另一端，一面釘紋一面縛上顏料再釘紋，然後擦拭。其順序是乾淨的臉→釘紋→血滲出來→縛顏料→揉進皮膚→擦拭→臉部乾淨，釘紋浮現出來，然後再繼續在同一部位做二~三次反覆動作。完成後再繼續接下去一段又一段釘紋下去，一直到同一個方向的syux紋路完成為止，然後再換到另外方向的syux一段又一段釘紋下去，直到整個臉上的紋面完成為止。

紋面所使用的小釘子，不是單一種，有專門用來釘emlesay用的捶釘，也有專門用來釘紋inlubong用的。emlesay用的釘針比較寬，所以紋路比較粗線條，紋的時間也比較快。inlubong用的針非常細小，如此紋路比較美麗精細。這些細針排列在木槌的前端，inlesay用的釘錘長約四公分左右，比較粗，inlubong用的釘錘有的長約二公分，有的在一公分以內。每一個釘錘有很多細針排列整齊，然後用力綁起來。針錘有很多種類，有大有小，不一樣。一面釘紋縛顏料再釘紋然後擦拭…反覆動作進行紋面。

紋面整個時間大約一天，除非被紋者不斷掙扎亂動，一天就紋不完了，平常紋面師紋一個人時，一天以內（天亮）一定要完成，如果沒有紋完，一邊已經紋好，另一邊沒有紋，臉部腫起來時，沒有紋的部份要怎麼紋了呢？emlesay紋的速度快，inlubong紋的很慢，針很細很短，syux又很多。

紋面師紋面之前，她會非常的很謹慎，先經過夢占。依照紋面的文化，比如說我要紋面了，會有一位婦女把我（文化性的）買起來，然後帶到她家中等待紋面，這位婦女象徵性（niwan na banazi kung niya, la' i kung niya）把我買回去做她的孩子。紋面的小孩並不是在親生父母那裡紋面的，而是象徵性地父母把孩子賣給別人，以防備或擔心會失去他們的這個小孩（ba'an i saryalun nku yaba yaya niya, ba' na kiya ku musa ya' ih na lyutux ga, musa ya' ih ku patas niya ma）或表祖靈有什麼不喜悅的事情，以致紋面時紋樣走樣或發炎潰爛。紋面師透過夢占（kspyalun naha），一次又一次，直到夢占是吉祥是好預兆之後，一大早還要到山上進行鳥占，觀察占卜鳥—ssili所傳達的訊息。非常重視占卜，他們尋找那些惡靈可能攻擊責怪的理由，不如此慎重觀察lyutux時，懼怕在紋面的時候會紋壞發炎潰爛，一旦紋壞了，美麗的臉龐再也修不回來了，尤其皮膚潰爛扭曲起來時，怎麼再紋？一旦發炎，幾乎整個臉龐發炎腫脹膿汁都發臭呢！以前沒有消炎藥，就是大大方方的完全交託給lyutux來紋面。

紋面師在紋面前，進行夢占，結果夢兆不是吉祥；去野外鳥占時，sili傳達的信息是凶兆，這個時候紋面師繼續用巫醫的儀式來和lyutux（祖靈）溝通（utu naha hbanan, hbanan naha ga）。紋面師用巫醫的儀式對祖靈說：「縱然你的意思是那樣（凶兆），但是容許我們舉行贖罪的儀式，讓我向你贖罪，因為這個孩子是我買回來的，她已經是我的小孩子了，容許我預備祭品（yurak）來獻上，好讓你心中平息下來。如此之後，使孩子的patas（紋面）能夠好起來」。這個祭品是看事情嚴重程度，很嚴重的時候，用豬來獻祭，lyutux的怒氣才平息；事情比較輕一點時，就用雞來獻祭。知道（瞭解）lyutux的意思之後，紋面師和婦女們會有一個紋面的會議（mutu kiyam ku makayal na pptasan balay lga），都是由婦女組成的，決定要獻上什麼動物。紋面是由女性的紋面師來紋的，向lyutux獻祭時也是由婦女派一個代表來獻的，並非由頭目或男性代表來獻祭。紋面師除了會紋面之外，她也是巫醫，她通曉巫醫的各種醫術咒語，能夠和lyutux專門的職業，他們間接和lyutux溝通。

有犯錯的女孩要紋面，就是說這位女孩在紋面以前已經有和男性發生關係，一定要透過巫醫的醫術醫治過程，舉行贖罪除穢的tamabalay（平息祖靈）儀式，因為若不如此舉行除穢平息祖靈祭儀，針，紋面師的釘針會引起它的禁忌。這個釘針不能隨便的紋在已經碰過或已經和男性發生關係的女孩皮膚上，那是釘針的禁忌；否則那個釘針紋面時，釘針所紋的面會壞掉，釘下去的傷口會潰爛發炎。針知道這個女孩的身體是否為處女之身，處女之身會紋的順利健康漂亮，非處女之身，針刺下去之後，引發針神聖的禁忌，女孩紋面傷口就會發炎，然後潰爛，整個紋樣扭曲變形。誰會勸女孩子說停下來不要紋面呢？就是那位紋面師會說不行紋，因為針紋在有違犯gaga女孩身上，再把那個針用在良好女孩身上時，lyutux會生氣，乖巧守gaga的女孩紋面時就會受池魚之殃而也紋壞潰爛。前一位的罪過會跟在紋針上，然後嫁禍下一位良善的女孩，這是紋面師告訴我們的，紋面師非常遵守gaga（spgawn naha）。

紋面用的松灰，就是浸泡細線的罐子是另外放，濕濕的，裡面放著泡在裡面的細線，打樣打線用的；乾乾的松灰，就是還不要用的iluh（松灰顏料）是儲存在另外一個乾燥的罐子btakan裡面。

如果準備紋面的女孩有犯錯時，紋面師會從夢的啟示知道，然後女孩坦白認錯之後，紋面師舉行除去穢tamabalay儀式。當女孩子尋求要買她的婦女時，會有一位懂得hamagup（巫醫）的婦女，尋找看看lyutux會有什麼不高興的地方，若發現有pasani觸犯祖靈的地方，她們就用醫術用語和儀式來和lyutux祖靈溝通，獻上贖罪祭（豬或雞）以平息lyutux的怒氣，告訴lyutux：「我們獻上祭品給你，這個我所買下來的女孩，希望lyutux垂聽我的祈求接受接納這個祭物。當這個小

孩紋面的時候，lyutux不要跟隨著，使她能夠順利紋面，請lyutux不要來攪亂」。

紋面工作一天之內完成之後，後面恢復期相當重要，時間也很長。紋面師工作完成之後，她就回去。紋面女孩放進黑暗密不通風房間內，四周再用tinteyu或pliyung大的布料圍起來，女孩祇能正面平躺；向左側躺，左邊臉就會腫起來；向右側躺，右邊臉就會腫脹，因此，祇能正面平躺，不能動。長輩會用野生香蕉乾的莖部一片一片剖出來，再捲成一個大圓圈，中間有中空部。然後在任一個部份稍微切除一個凹口，女孩的頭正好卡在圓洞內，脖子架在那個凹口上。紋面的過程非常辛苦痛苦，女孩子一定要忍耐，雙手雙腳都要綁起來，頭髮用腳踩在地上，一個人壓在肚腹上，脖子用Y字型有刺的赤椿撐住夾住，使女孩不能動。女孩痛的閃躲左右時，赤椿的刺馬上就刺痛她，她們紋我的時候也有用tana（赤椿）夾住脖子。然後，赤椿和皮膚是有一點間隙，不動時不會被刺到，亂動閃躲時，就會被赤椿的針刺到了。手腳的繩子都是有人在用手控制。

紋面完成之後，受紋者放到準備好黑暗的房間，男人不可以去探視，未紋面的任何都不可去探視，不論是男是女，祇要未紋面都不可以去探視，那是禁忌，所以才放置到一個特別像牢獄的房間內。日子會算起來差不多七日，當女孩子能稍微嘴巴動一動張張小口的時候，暗房就可以打開了，但是女孩子還是不能出來到外面。在這個七日之內，女孩子都不能有任何動作，靜靜躺在那裡，身體和臉都不能左右側躺。這個時候，那位阿嬤，就是買這個女孩的阿嬤，她手上拿著老鷹翅膀的羽毛，沾著清水不停擦拭在紋面上，傷口乾涸的話就完蛋了。所以阿嬤每一刻都要留意，千萬不能讓傷口乾燥，否則皮乾了就會發炎，必須不停地用清水予以擦拭消毒。傷口好一點的時候，阿嬤就改用一塊乾淨黑布，沾著水濕濕的貼在傷口臉上，貼了又取，如此重複又重複。過了幾天，女孩子能夠稍微行動了之後，擦拭的動作就由女孩自己來做，這個日子還沒有超過七天。女孩子手上拿一個裡面盛著清水的takan麻竹製作的罐子，另一手拿著老鷹的羽毛，不斷沾水擦拭臉上的傷口，每天不能停止以清水擦拭臉上紋面部份，不能流汗，不能做激烈動作，週而復始保養著，一直到傷口癒合。在暗房的日子，視傷口癒合而定，有些人傷口癒合的快，她就早一天走出暗房，但是有些傷口癒合的慢，看起來有點發炎的時候，就要等比較久了才能出來。紋面中的女孩，最難照顧的就是這個時候，女孩子乖巧聽話，勤換清水勤擦拭，又乖乖躺著不做任何激烈容易出汗動作時，傷口癒合的很快，反之則不然。

傷口癒合好多了之後，女孩就離開暗房，可以在屋內行動。差不多好一點之後，會有一個儀式，叫抽煙儀式（gaga na kani tmaku）。阿嬤讓女孩抽煙，手持著裝清水的btakan，之後就可以稍微走出到外面，女孩可以自行用羽毛沾水擦拭傷口，總之傷口一定不能讓它有片刻乾燥，因為傷口一乾，容易在臉部有任何動作時裂起小小的傷口，就為發炎了。而且不能被陽光曬到，容易乾裂，所以女孩子

一定要不停地用清水擦拭，一定要保持濕濕的，不能乾燥。抽煙儀式中的抽煙，並不是真的要讓女孩抽煙，是象徵性張口含著煙斗，含著煙斗也是紋面過程中一個程序。

被紋面的女孩開始到外面走動，出來之後btakan罐子隨手不離開，裡面裝著清水以及羽毛，隨時擦拭傷口，因為乾了之後就不行了，一看到剛要乾了，立刻用沾水的羽毛擦拭，直到完全痊癒為止。知道差不多好了之後，女孩子就會戴日本婦女用的黑頭巾蓋著頭，臉部沒有蓋，因為還要擦拭清水，此時女孩就可以練習走路，在部落之內走動。祇是必須保護臉部的傷口不能被太陽曬到。一面走動一面擦拭，當發覺紋面部位沒再發炎，紋樣圖騰愈來愈清楚，顏色也變成墨黑色，看起來和一般紋面者一樣的時候，紋面成果就算成功與結束了。此時女孩子還是不能工作，擔心流汗時汗水滴入或滲入剛癒合的傷口，就容易發炎。被太陽直射也不行，下雨雨水淋濕傷口也是不行，亂吃食物也不行，特別禁止吃苦、鹹、辣等的食物，也禁止吃容易發癢食物。紋面的女孩常吃的菜是Wasi na pintasan，不可以吃yahuw，因為這種菜會黏黏的，Wasi是最好。肚子餓時，煮稀飯配Wasi，直到完全痊癒為止，才可以解禁那些不能吃的食物。

紋面之前女孩子必須要有一個Yaki（阿嬤）來把她買回去，這個阿嬤人選，一定是要很會照顧紋面女孩，開始到完全痊癒都照顧好的人。阿嬤照顧的時間是紋面師把女孩子紋完全之後，放入暗房開始直到女孩子出到外面走動，可以回到親生父母那裡為止。前面的頭七天，女孩子傷口腫脹，整個臉部腫起來，嘴唇根本無法張開，祇能透過小吸管吸收一些些的水，或者吸煮的很稀很稀的稀飯，臉部腫脹到整個眼睛無法睜開。

紋面期間，女孩子不能摸紅色衣物東西，祇可以摸黑色，他們說摸紅色東西之後，所紋的面就會褪色所紋的紋樣就會變壞。紋面的禁忌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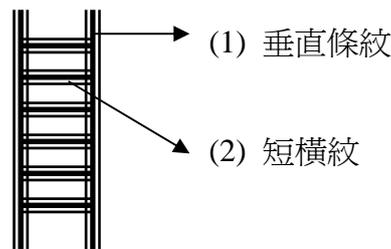
紋面師的"謝禮"相當重，所以有些經濟不好或負擔不起謝禮的家庭，父母無法替女兒紋面，就把女兒送給平地漢人了。紋面的"謝禮"比求婚、訂婚時所準備的還要多。

開始時父母準備許多米糕、酒、山肉等，帶到紋面師家千託萬託的，請紋面師替小孩紋面。等到紋面師紋完之後，紋面期間(1) 女孩墊在底下全新的原住民布料(sazin mtasi)，(2) 一套全新桃花新娘、新郎傳統服飾，(3) 還有進入黑暗房間時圍在四周的Pala palyung，(4) 女孩子紋面期間所穿全部的服飾等等都要在紋面師紋面完成的那一天全部贈送給她。過了一~二個月女孩子臉上的紋面傷口完全痊癒之後，父母就釀酒，製作米糕，上山狩獵，這些必備禮品充份準備好之後，全家人就到紋面師那裡，把謝禮送過去，向好致謝。

紋面前買女孩子的阿嬤，就沒有那麼多的謝禮給她了，買女孩的前中後過程，女孩的父母親總是不定期的帶著食物、酒前去感謝慰問。阿嬤照顧紋面的女孩任務完成之後，女孩父母帶著厚禮去向紋面師致謝的時候，也一定會帶著阿嬤一起前行同赴喜宴。

紋面圖騰紋在泰雅人的臉上，這個圖騰都是祖先一代又一代傳續下來，紋面的時候一定要按照這個紋樣，不能隨便亂塗亂劃。女孩子紋樣很像天上的彩虹，但是我已經記不起來它的意義了。男孩子不能像女孩子一樣做patasan，他們的圖騰是tliyangan或tbayan，男女不能亂混合，否則會被lyutux罵了。

男孩子紋面比較簡單，先用細線做二個垂直打樣的細紋。兩個垂直在額頭中間條紋，距離長度抓好，抓緊就挑起來，彈下去，二條額頭中間的線條就繪出來了。紋面時先紋好垂直條紋，完畢了之後再紋中間幾個等長的短橫紋，如圖所示：



以前泰雅族的gaga中，sehu'an是一個pasani（禁忌）。Sehu'an的意思是父母過逝的時候，身邊都沒有家屬子女們在家照顧，然後孤單斷氣走了，lyutux會不高興，這個後代子孫會過的不好，而且死者臨走時躺著的那間屋子或房間，沒有人喜歡去住。Sehu'an是一個禁忌，其後代子孫的生活會過的不好，所以家中有人生病時，家屬一定要好好照顧，病人若是Sehu'an的走了，就表示照顧的人沒有盡到責任，沒有好好照顧病人，天上的lyutux會不高興，這是pacani（禁忌），不能那樣的。這種情形如同睡覺的時候，你牽著孩子的手或你的手伸過去摸他抱他的時候，等於是在傳遞你在照顧他保護他一樣，小孩就會安心。所以不論是大人或者是小孩子，當你過去探望發覺他已氣絕之時，就是叫Sehu'an，就是說你錯過了病人斷氣的那一口氣那一剎那，死的人的靈魂會不眠目不高興，不高興的離開人世。千萬不能讓父母或親人在離世之前有Sehu'an的情形發生。

三、受訪人：Yawi Nawmin 90歲 Klapay 族群 天狗部落人。

採訪者：尤巴斯·瓦旦 林為道 (Bawnay. Watan)

地點：受訪者住址——天狗部落

時間：87年7月2日
第一次訪談 2008年7月2日

第二次探訪，驅車由象鼻部落「苗栗縣原住民工藝協會」出發，大約下午二時許才順利進入開發中的天狗部落主要道路。非常幸運受訪人 Yawi Nawmin 正站在門口，對我們望一望，然後突然眼睛發亮的說：「啊！怎麼是你們。」一陣子寒暄，我們進入受訪者屋內之後，開始進行訪談。

(一)、家族逃亡遷移史

Yapas (以下用“Y”代表)：再也找不到像您這樣的耆老了。

Yawi (以下用“Ya”代表)：你從那裡來的？

Y：我從大安(部落)來的。

Ya：你的名字叫什麼呢？

Y：尤巴斯，瓦旦諾幹的孩子

Ya：我哥哥瓦旦啊！

Y：喔！我爸爸是你的哥哥，那你是我的叔叔囉！

Ya：你爸爸他們是我最親最近的親屬，我們是從新竹五峰 mintoyu 那裡過來的。

Y：Han！你是住在 mintoyu？

Ya：對啊！祖先曾住在那裡，從 mitoyu 慢慢遷徙下來，然後居住 Klpay。Mintogu 是我們祖先的源頭 (ringan)，我哥哥、弟弟都在那裡。

Y：你還記得他們的名字嗎？

Ya：我祇記得 Kawmin Watan (哥哥)、Maray Watan (弟弟) 二位，其他的都忘掉了。女孩子是 Tapas Wasi (老大)、Yayut Wasi (老二)，第三位是我媽媽 Pagong wasi。

Y：請問令導的名字叫什麼？

Ya：Yumin Taru，他的父親是 Taru Siyat。我爸爸的兄弟一共是五位：Kawkan Taru、Yawi Taru、Yumin Taru、Taying Taru、Yupas Taru 等五個男孩，我爸爸是 Yuwi Taru，排行老三。女孩中尚有一位叫 Yaway Taru，年紀應該很大了。

Y：你大約幾歲了？

Ya：90歲了。

(此時 Yawi 耆老的媳婦為我們砌開水，倒在小杯子，然後也安安靜靜聆聽。)

Y：您的爸爸是 Yumin Taur，上面的幾代還記得多少？

Ya：Yumin Taru (父) → Taru Siyat (祖父) → Siyat Kuyu (曾祖父)，之後我就不知道了。他們是道地的 mintoyu。他們都是住在清泉部落小溪對面，以前的 mintoyu 部落在葛樂禮颱風時被沖走了。

Y：那麼阿姨的名字叫什麼？

Ya：哦～，我媽媽叫 Pagong Wasi，他們姐妹有 Tapas Wasi，還有 Yawi Basi，姐妹相當多。

Y：你們和 Taru Wasi 有親屬關係嗎？

Ya：他也是我的親屬，也是我們的親戚。他跟我太太的姐妹們是親屬，他是 Taru Wasi，我媽媽是 Pagong Wasi。

Y：那麼阿姨 Yata 是那裡的人？

Ya：你是說我太太？（是），她是 Ks' iya（北勢群 Cimuy 社，盡尾社的人）。我媽媽的姐妹是 Tapas Wasi、Yayut Wasi、Pagong Wasi，我媽媽，還有 Hayung Wasi 在竹林 takunan。

Y：有參加二次大戰日本「大東亞戰爭」嗎？有去南洋嗎？

Ya：有去新幾內亞（Nawginiya）打戰，如果你去的話，你會戰死在那裡了。

Y：你的命那麼好！

Ya：全部都被殲滅，美國的武器太可怕了。

Y：那麼，你是怎麼存活下來的？

Ya：我這一隊祇有我和 Tali Nawpas 存活下來，其他都死光了。

Y：你是那裡紋面？是在 mintoyu？

Ya：我是來到這裡才紋的，我的祖先從 mintoyu 那裡流竄到 bagaci，我們跟日本作戰，日本通輯我們，要殺我們全家族，我們才逃亡到 bgaci 那裡。

Y：你們也流竄到 bgaci 啊！那，我們是親屬囉！有聽過 Yukan Teyai 這個人嗎？

Ya：知道！知道，怎麼不能不知道呢！有聽過這個大名，但我沒有趕上了。做日本兵到南洋時，我、Tali Nawpas、士林一位、司馬限一位，祇有我和 Tali Nawpas 活著回來。Tali Nawpas 死了，孩子 Turay 也死了，他的家誰在管理？

Y：女孩吧！你在那裡見過 Yukan Teyai 呢？

Ya：在 bgaci 的時候，那時很多人聚集在那裡，我那時候還很小，當時大人的名字我都記不得了。我祇記得我父親四個兄弟，女孩子祇有一位。Yukan Teyai 我是有聽過，但沒有見過。

Y：他是我的祖父，我爸爸是 Watan Nokan，他父親就是 Yukan Teyai。

Ya：我聽過，他埋在 bgaci。

Y：你們逃亡到 bagaci 之後，又遷到何處？

Ya：我們從 bagaci 再遷到 s' iya krahu，不是，我們先到 kawbu，再慢慢遷移到 s' iya krahu，然後遷到這裡。我們在 s' iya krahu 時，日本設在二本松的砲台，常常轟擊我們。我們和 meskaru 群的人結盟一起抗日，我有見過 Yumin Hula（luwax khu 社的頭目），也見過 Maray Takun（mkreraga 社頭目）。Meskaru 的戰士都很高，我們 mintoyu 和 mesingaw 人都短小精幹，但都勇敢

剽悍。我年青的時候，一個人殺死凶狠的山豬，其它的獵人不敢去碰去殺牠。
我也曾經一個人追殺一頭熊，直到殺死牠為止。

Y：你那時大概幾歲呢？

Ya：大概十幾歲而已。那頭熊把路邊的樹枝都折斷了。

(二)、逃亡原因

Y：你們為什麼逃到山上呢？有跟日本作戰嗎？

Ya：我們曾經住在 bgaci，祖先從 mintoyu 逃啊！一直逃～。Taing Taru 的小孩被 Saihu（平地漢人）毒死，我的家族就將這些 Saihu 全部殺光（報復），然後逃亡，逃亡到 bgaci。

Y：Taing Taru 的小孩是在那裡被毒死呢？

Ya：他被毒死，正在 mintoyu 社的時候。小孩被毒死，我們報復也將他們殺掉，然後才逃亡。在逃亡期間日本派「yuay」（專門到深山獵取泰雅人的頭，然後向日本領獵首獎金的漢人）來追我們，特別是日本派「番人奇襲隊」來高山追殺我們，然後配合日本軍警入深山攻擊我們。我爸爸兄弟們一人一把槍，一面還擊一面往高山逃，四個人四把槍，他們都非常勇敢剽悍，這四個兄弟就是 Yukan Taru、Yawi Taru、Yumin Taru、Taying Taru 等四位，我的祖父續玄又生四個小孩，祖父的體力太強壯了，他一直活到 97 歲才逝世，他在 90 歲時又娶老婆呢！像我這個年齡（90）娶年輕的老婆。

(三)、霞喀羅戰役之一角

Y：逃來住在 bgaci（聚落社）的家族有很多。

Ya：很多呢！那些人都非常勇猛。日本追襲他們，日本派同樣是泰雅族的戰士，到高山上來追襲我們。

Y：日本所派的戰士也有泰雅戰士啊！

Ya：是泰雅人，Kinhakul，由 Temu liyan 的部落來的。我們當時狀況非常淒慘，四面八方前來攻擊，他們差一點就要消滅我們。

Y：我很想念祖先曾經逃亡的那些高山上。

Ya：有許多是從 mintoyu 來的，也有你們住在大安部落的 mesingaw。我還記得 Siyat Besu、Paws Besu、Taru Besu 等。

Y：你們是因為何種原因而逃亡高山上？

Ya：是日本追襲我們，我們不得不逃到深山，我們集中在 bgaci，敵人也追到那裡，我們在那裡和他們有幾場慘烈的戰鬥。

Y：這些番人奇襲隊是什麼人？

Ya：Kinhakul，日本派來的。已歸順的泰雅部落，日本就收買他們攻打那些還沒有歸順的泰雅人。到山上來攻擊的，有 Takunan 部落的泰雅人，日本軍警率

領這些由許多部落泰雅戰士組織的「番人奇襲隊」到高山上尋找我們，攻擊我們。

Y：Temu Liyang 是幫助我們嗎？

Ya：他是對方的領導者，他率領奇襲隊到山上攻打我們，他是從 Takuman 來的。

Y：日本文獻的記載，你們曾出草到 Takunan 社，識取他們的人頭。

Ya：是報復，因為他們幫忙日本人。

(四)、泰雅族英雄-胸紋

Y：你在小的時候，有看到「胸紋」的戰士嗎？

Ya：我的祖父 Taru Siyat 有「胸紋」，聽說 Yukan Teyai、Siyat Besu 等也都有。我們的戰士們會在路上，重要隘口埋伏，那些「番人奇襲隊」一進入陷阱，我們的戰士們就把他們夾殺。我們在高山上跟日本作戰的時候，那些戰士都有胸紋，都勇猛無比。

Y：哦！你的祖父胸部上也有「胸紋」。那些攻擊你們的敵人，除了日本之外，還有那些人呢？

(五)、其它

Y：你和 Yukih Taing（前幾年過逝的紋面耆老）有什麼關係？

Ya：我們是一家人。Yukih Taing 的爸爸是 Taing Taru，祖父 Taru Siyat。我的父親是 Yumin Taru，祖父也是 Taru Siyat。所以我們是一家人。戰爭結束之後，我們遷到天狗部落墳墓的對面，那個時候 Siyat Besu 遷到 lihang，Payan Sayta 他們住在 llang。我的家族由祖父 Taru Siyat 帶領，有 Taing Taru、Yumin Taru、Yukan Taru、Yawi Taru，還有最年幼的 Laysa Taru，一共六個男孩，Yukan Taru 死在 bgaci，他是年老而死。

Y：當你們遷到天狗社時，這裡的人如何對待你們？

Ya：他們接待我們，邀我們和他們同住。過去天狗的部落人口眾多，死人死的太多，人數才少。

Y：從 mintoyu 來的人，除了你們之外，還有那些？

Ya：我們在 lihang 時，你爸爸結婚。我和你爸爸是近親，所以我們都參加。……我們遷到天狗部落時，他們撥一些土地讓我們耕作。

Y：他們當時的頭目是那一位？

Ya：Yupas Tlaw，我們都尊稱他為 Ta' upas。天狗部落當時有三位勢力者：Yupas Tlaw、Yabaw Bawxil 以及 Yuraw Yagut 等。Yabaw Bawxil 的後代是 Siyat Nabaw，他和孩子住在豐原市。Yuraw Yagut 沒有後代了。

Y：那麼請問 Masing（柯武烈）家族是來自何處？

Ya：他們的祖先才是真正天狗社（盡尾社）的創立者。後代子孫沒有強有力的智者來領導，所以頭目才落在 Kagi Nopas，就是 Yapas Taraw 的孩子。Ta' upas 就是 Yapas Taraw，其父親是 Tlaw Besi。柯正原的祖先是 Yupas Kagi→Kagi Nopas→Yupas Tlaw→Tlaw Besi，Tlaw Besi 是梨山那邊遷移過來的。Yupas Tlaw 的那個年代取代了 Masing 家族的頭目，一直到今天。

Y：你底下的子女有幾位？

Ya：男孩有二位，高正雄和高正義，女孩二位都嫁出去了。Yukih Taing 的後代孩有三位，高五郎、高五烈等。Yapa Taru 的後代是 Tumun。Yawi Taru 的後代是高定登。

（六）、紋面文化

Y：你大約是多大年紀才紋面？

Ya：16 歲時我才紋面的。

Y：紋面的意義是什麼？

Ya：紋面的意義是真正的泰雅人。

Y：上、下所紋的意義有何區別？

Ya：都一樣，上面 tlyangan，下面叫 tbayan，意義都一樣。那是泰雅傳統的習俗，泰雅人長大成人之後都要紋面。女性如果沒有紋面，就要送給漢人，泰雅男人不會要她。

Y：那麼，平地人不是賺到了嗎？

Ya：哈！哈！平地漢人當然高興的要命，有一位叫 Sugi 的，祇紋到上面部份就停了，之後被強迫嫁到大湖的平地漢人。其實紋過面後，人就很漂亮了。

Y：紋面的圖騰和天上的彩虹，是不是很相似呢？

Ya：有很相似，但是我不清楚。

Y：你是幾歲才紋面？

Ya：16 歲的時候紋面。

Y：那個時候你能打獵了嗎？

Ya：獵山豬、山羊等都是我家常便飯了，我和一般的大人都一樣了。熊不容易獵到，雲豹更少，牠比熊更厲害。

Y：你紋面的時候，上下部份那一個先紋？

Ya：上下都是同一時段紋好的。

Y：紋面師紋的時候，有沒有講紋面中紋樣的意義是什麼？

Ya：沒有，是遵照泰雅人的 gaga 進行紋面，沒有紋面的女孩就會送給 Saihu（平地漢人）。

Y：女孩還好多！沒有紋面還可以丟到平地漢人，但是沒有紋面的男人，族人把他丟到那裡？

Ya：任其自生自滅，不會有女人嫁給他，除非他去娶平地漢人的女孩。

(七)、高砂義勇隊

Y : 你有趕上戡首的年代嗎?

Ya : 有趕上一點戰鬥的年代，我是出生在 bgaci 的。我爸爸他們是在 mintogu 出生的，逃亡時都已經會拿槍一面逃一面還擊。你爸爸結婚時，是在 lihang 辦的，我看到一群 Singan 的人過來參加婚禮。我是到 be' anux 這個地方才結婚的。22 歲結婚不久就去參加日本的高砂義勇隊。我們這裡有四位一起參加南洋作戰，我、Lesa Taru、minu、Tali Nopas 等。

Y : 你在南洋作戰，碰到生死交關時，你呼叫誰來救你?

Ya : 在南洋作戰時，我會這樣喊叫：「爸爸救我！媽媽照顧我！」我不懂什麼是 Kaminsama，現在才懂得什麼是上帝。

Y : 你是何時出生的?

Ya : 民前 8 年。有日本人來這裡問我，用日語問我有關在南洋作戰的情形，美國人非常多，所以美國人的名字叫 Ame (雨)，像雨一樣多。

Y : 你在南洋作戰一共幾年?

Ya : 4 年。我們平常利用晚上攻擊美國。

Y : 他們(美國)又高又大，你們怎麼打他們?

Ya : 他們膽小，他們前鋒會有怪手開路，然後美國軍隊躲在怪手之後前進，我們不會用怪手開路。

Y : 泰雅人和日本人，那一個勇敢?

Ya : 一樣，高砂義勇隊更勇猛。

第二次訪談 2008 年 7 月 7 日

受訪者：Yawi Nawmin 90 歲

日期：2008 年 7 月 7 日

地點：天狗部落受訪人住宅

我大約在十六歲的時候紋面，紋面的意義是' tayal balay。紋在額頭的和下巴的都稱 liyang。紋面是傳統的風俗，一定要紋面，女孩子不紋面就會送給漢人，紋過面的女孩漂亮。我的妻子 Pu' uh Kagi，Kagi Sapuh 的女兒，她臉上的紋非常漂亮。我的小孩是高正義 (Yukih)和高正雄 (Masaw)二個男孩。Yapas Taru 的後代很多，Masaw、Uking、Piling、阿忠。高定登 (Tumun)是 Yawi Taru 的孩子，我父親的二哥，Yuaw Taru 祇有一個男孩。Hakaw 是 Tali Netuk 的小孩，不是我們 mintuyu，他是天狗人。紋面時我十六歲，那個時候我已經能捕獵山豬

山羊等大型的動物了，熊不容易捕到。雲豹山上以前有，不容易出現，很少人能捕到牠，很大隻的熊會被雲豹撲上去把熊咬死，動物中牠最強。

紋面的時候先紋上面（額），然後再紋下巴，這是 Tayal 的 gaga。

我出生在 bagat，剛好是和日本作戰，我叔叔伯父他們 Yukan、Yawi、我父親 Yumin 和 Taing 都已能拿槍作戰，Yupas Taru 比較年幼。我們搬到天狗部落時才結婚的，二十二歲就去南洋作戰。我的生日是民國八年。

我十六歲時紋面，紋面師是蘇魯部落 Yuma Ali，她們來時有二個人一齊來給我紋面。紋面完全痊癒之後，我父母家人到紋面師那致謝，除了帶很多的米糕、小米酒、山肉之外，我爸爸牽一頭牛做”謝禮”，也送傳統挑花的服飾，準備的物品相當於結婚所花費的。紋面有工具和禁忌，紋面的染料是松灰，放在碗或罐子，一邊揉要混成濁褐的。那個顏料取自燻在鍋子的灰垢。紋面大約一個月之後才可以進食吃飯，腫脹消失了。腫脹期間餵食稀飯，口張的小小的。

紋面的”謝禮”很多，一頭牛，製作米糕，釀製米酒，很多！準備的很多。

Yupas：我如果去紋面，你覺得如何？

Yawi：政府會把你關進牢裡了，是法律不允許的。日本政府會關的。

四、受訪人：Tawyu Nawraw

日期：2008 年 7/24 日

地點：天狗部落受訪人住家

我和你爸爸是親戚，他和我先生—Yukih Taing 是兄弟，這個我很清楚。我祇知道 Watan 的小孩 Yumin、Lauw，其他的不清楚。我的名字叫 Tawyu Nawra，丈夫叫 Yukih Taing，公公是 Taing Taru。柯武烈 Masing 是我女兒 Kagaw 的丈夫，Masing 是我的女婿，她知道有關我丈夫的歷史。我和 Yukih 的小孩是高武烈(Suyang)、高武郎(Yupas)，他們都比我先走了。

女孩子紋的面稱 patas，在額頭上的稱 liyang，所以男孩紋的面叫 liyang，女孩的叫 patas。男孩不會像女孩子一樣紋 patas，就是不會紋像彩虹的紋樣。沒有紋面的女孩是要送給平地漢人的，我們部落有一個女孩名叫 Sugiy，沒有紋面，就送給底下大南勢的客家人，紋面之後才能出嫁。我紋面的時候，痛苦的我受不了，那個時候日本正招收番童教育所的小學生，我被急急忙忙的紋面，痛得

我不斷掙扎喊叫，大人用有刺的 Tana(赤椿)叉子架住脖子，受不了，我一直動來動去，紋面師匆匆忙忙祇全紋一次，因此臉上紋面的顏色淡淡不濃黑。紋面都有順序，從上面紋到底下。

小時候大人們不准我們用手指著天上的彩虹，大人說那是神靈的橋聽說我們紋面是很像那個彩虹。日本時代日本禁止部落的人再繼續紋面，所以有些父母請紋面師偷偷用晚上給孩子紋面。我在十四歲時紋面，是 bngan 來的，蘇魯部落的阿嬤。我額頭上的 liyang 是我媽媽紋的，不怎麼漂亮，臉龐是 Sugiy 紋的。費用很高呢！要送一頭牛，一頭牛做為紋面師的謝禮，但是我臉上紋的並沒有漂亮，很貴！比結婚花費高，一頭牛、米糕、酒、山肉和錢等。我紋的時候錢是日本時代的日幣了，不是珠串 axa。已前泰雅人所用的錢是 hinu 或叫 axa，如果沒有錢(日幣)，就用 axa 來送作謝禮。代價比結婚還貴。

我在紋面的時候，紋面師先從下方的橫線紋開始，最後是眼睛下方的部分，我痛得大聲喊叫，雙腳雙手都有人抓住，頭也被固定死死的，縱然如此，我還是贏她們，把她們甩開掙脫，但是又被她們合力抓回來。紋的時候從兩耳邊由外慢慢往內紋面，等到紋到中間嘴巴上下之處時，也是最痛的部分，眼睛都冒出金星出來。最痛的地方是嘴巴周圍和眼睛下方之處。紋面師用木槌打刺針，刺針大約是七至八根細針並排在細木棒的一端，深深固定。紋面師先用細線織出概略圖案，臉上圖騰又寬又長，然後嘍！嘍！嘍！用力捶打。嘍！打下去，血一下子滲出來，紋面師就放松灰(iluh)在傷口上，在釘捶下去。一個地方連續三次左右，然後繼續再往旁邊紋面，很痛呢！紋面用的染料並不是黑鍋底下那個黑黑的黑垢，那是紋面師專門製作的，那是用油材(heziling)，從高山上拿的，用它的煙，燻在鍋子的裡面，把鍋子倒放在火堆上，火的煙燻在像帽子覆蓋其上的鍋子。染料是特別製作的，不是隨便從黑鍋底下拿的。我被紋的時候是在 khu 穀倉底下，四周用 pliyung 大布料圍起來，禁止閒雜人等進入，禁止男人和小孩進去看。紋面師紋我的臉一共是一整天，從早上到天黑以前進行紋面，我當時一直掙扎大叫，乖乖不動的女孩，紋的可能比較快一點。紋完之後，整個臉都痛，連頭也腫脹。祇有兩頰下方有肉的地方，痛的較輕，中間的部分最痛了。

紋面以前，紋面師有先問一些事情，然後開始紋面了。在穀倉那裡紋完之後，我被帶到房屋裡面的 libu 暗房，那裡黑黑的，四週圍也是臨時用大的 pliyung/pala 包巾圍成一個暗房。在暗房裡多久，我已經忘記了。以前的紋面 gaga 很殘酷嚴苛，當時想不好。但是現在的女孩沒有紋面了，很隨便像狗一樣了沒有 gaga 了。我們那個時候很怕 gaga，如果犯罪，特別是犯了淫亂的罪，紋面的時候妳就要坦白的講了，不然紋面師不會給妳紋面的，紋面師會知道妳所犯的罪呢！勉強紋面的時候，臉就會發炎潰爛，甚至於死亡。所以這樣想起來，我說紋面不好，那是因為太痛了！前面的一星期最痛苦，臉腫紅紅的燒燒的，簡直不像

人的樣子，不能起來活動，不能吃東西，癢了也不能抓，又不能哭，會被罵的。但是紋面還是很好，女孩子不會隨便亂來，要不然就會像現在的女孩沒有 gaga 一樣，她們看到喜歡的男孩就像狗一樣跟他走了，父母親無法阻止她們，她們也不會聽阿！

五、受訪者：Iwal Kenu，女性，90 歲

地點：中興村受訪人住宅

日期：2008 年 7 月 14 日

Yupas：請問你們這裡還有紋面耆老？

Iwal：沒有了，只剩我一個人了，統統都走了。細道邦、司馬限的紋面以前有，但都已經過逝。我沒有讀日本教育所，我記不得幾歲的時候紋面，但是我知道替我紋面的師傅是 Yayut Civas，Tali Neban 的媽媽。紋面的時間很久，我紋的時候是從早上到傍晚才完成的。

紋面不好，非常痛！有一位女孩還沒有紋完畢就痛的跑掉了，他們把她捉回來繼續紋。縱然那個女孩脖子上架著赤椿（tana）的枝條，她還是奮力掙扎衝開人群跑掉。那位女孩紋完畢之後，就輪到我紋，我一面哭著一面忍受那錐心之痛，連骨頭都痛。祖母緊緊扶助我抓的緊緊，鼓勵我忍耐。赤椿的枝條滿滿有尖尖的刺，架在脖子底下，往左右擺動，馬上就會被刺到，因此祇有忍耐到底。

我第一回紋面痊癒之後，相隔很長時間之後，還有再進行第二次的紋面，之後所紋的面就漂亮清楚了。第一回和第二回之間的時間有一段長時間，就是先等待傷口完全痊癒了，才能進行第二回補紋，那個時候的圖騰就變的漂亮，紋樣也墨黑發亮。我記得那位跑掉的女孩子是 Syat Besu 的妹妹，紋的時候，她受不了就衝開眾人跑開，她叫 Tawyu Besu。所以臉上傷口痊癒之後，Tawyu Besu 臉上的紋面就淡淡的不清楚了。平時紋面，會先紋第一次，然後再視情況紋第二回或第三回，反正要紋到完全漂亮為止。

紋面完畢之後，父母就開始釀酒，製作山肉的醃製。過一段長時間，傷口也痊癒，酒與醃肉都熟了，就製作米糕，前往紋面師家送禮致謝。我們也送泰雅人的布料、服飾等。

紋面師在紋面之前，她會舉行 phgup 巫醫的祈求儀式，向祖靈祈求這個女孩

可不可以紋面，祖靈回覆是吉兆時才可以紋面，就是說紋面師的夢占、竹占都是吉祥吉兆時，才可以紋面。因為有些女孩如果已經有犯罪，紋面的時候臉部就會發炎長膿潰瘍（sluhey），所以一定用巫醫方式進行 hbgan。有時在巫醫醫術儀式中夢占會顯示的很清楚。所有紋面的人，一定要經過 phgup 的儀式。在細道邦山裡有一位老阿嬤，她臉上紋面圖騰不好，很醜，那就是因為她在紋面之前已經犯下了男女之間不該先有的不道德行為，因此紋面完畢之後，發炎潰爛，有一邊的臉頰肉都垮下來爛掉了，她整個臉孔都難看很醜了。有很多女孩紋面前認錯說我確實已經違犯 gaga 已經和男性有接觸過了，紋面師就可以依巫醫的治療方式，向祖靈祈求原諒，獻祭給祖靈，獻祭用的是雞，最嚴重的用豬來獻祭給祖靈，祖靈最後就會諒解接受。但是如果女孩子已經犯罪但一直不認錯，瞞著紋面師說她還是清白之身時，紋面的時候就會發炎潰爛，一定會的。

沒有紋面的女孩，就會送給平地漢人，有二位女孩沒有紋面就送到平地漢人那裡，有一位是天狗部落的，有一位是大興這裡的。天狗的叫 Sugiy，大興村這裡的叫 Tawyu Noma，她們被送大湖這一帶，怎麼去送，我就知道了。Sugiy 是 Yukih Awbing 的妹妹。

就是因為紋面之前要先經過巫醫 phgup 儀式，所以每一位女孩子都不敢觸犯 gaga，不去亂搞男女關係，都很純潔沒有沾汙。現在的小女孩如果依照我們古老紋面習俗去紋面，我看大部份的臉一定會爛掉了，因為現代的男女孩子都太亂來了。

紋面師所用的紋面工具都是經過巫醫做法使之神聖化的，特別是那個刺針更是神聖不能亂用。紋面的時候我有哭，但是祖母媽媽她們一直鼓勵我不要動，我一面哭一面忍耐。

六、受訪人：Besu Hayung，90 歲

地點：象鼻部落

日期：2008 年 6 月 1 日

第一次訪談 2008 年 6 月 1 日

上個月去造訪這位耆老時，他的孫子說爺爺去豐原署立醫院開刀。耆老腸子容易打結，為此曾動過無數次的腹腔手術，但是他的生命力無比的堅韌，仍能行動自如。這回，正好他在家休養…。

(一)、pisyurak-1 預備

B：泰雅過去的生活只重視 trakis〈小米〉，

Y：那稻米呢？

B：trakis 比較少用時，就開始重視早稻了。以前 pisyurak 時到野外去舉行，直到有了 ubong 之後，就直接到公墓 pisyurak 了。

Y：以前的人為什麼會到野外舉行 pisyurak 呢？

B：那是 gaga，但是不會把 yurak〈祭品〉放在家的附近。收割的小米乾燥之後，部落就開會討論。

pisyurak-2 過程

Y：小米那個時候都已經儲存到 kaho 了嗎？

B：是，小米已經乾燥也已經放入倉庫之後，大家就會討論有關釀製米酒，準備 ubong 的事宜〈galang su ubong〉，他們會把新米 n' ia 曬乾，搗成米。必須要用 n' ia 做米糕和酒，如果使用舊的 nraral 給祖先〈nkis〉，lyutux 會說我們在欺騙他們。因為五穀能夠收成，它象徵著祖先的賜福〈niwan na banai ta niya ku pinmahan〉，必須拿新的土產來獻祭，祖先才會喜悅，所以不會用 nraral 來給祖先，而用新米來做米糕、酒為祭品。等到大家釀製的新酒熟了，就再次開會決定 pisyurak 的日期。

Y：不會上山狩獵嗎？

B：距離 ubong 還有一段時間時，就會決議上山打獵，把肉醃製，ubong 時再取來一起食用。但是，有的時候，lyutux 會覺得我們為什麼事先就討論會有山肉可吃？他就不高興，讓我們不會捕獲動物。因此，上山時有時候會有收穫，有時候就空手而返，因為 lyutux 知道部落的人正在開會討論，正預備把所有捕獲的獵物用來做 ubong 節慶使用。釀製的酒熟了之後，就會決定在二、三天或何時舉行 ubong。

(二)、pisyurak、maho、usyugac 和 ubong 之間的關係

Y：這個節慶名稱叫 ubong 嗎？

B：嗯，他們都稱它 ubong，以前都稱它 pisyurak，也稱它 maho。那一天舉行儀式時，會把 yurak〈祭品〉穿刺在木條或竹枝上，所以就稱它為 pisyurak，ubong 是日本話。訂出 ubong 的日期，以準備去看祖先〈mtayux sku binkis〉。

Y：它相當於我們的 usyugac 嗎？

B：不，不是。以前的泰雅人沒有所謂的過新年，只有 ubong 是最受重視的 gaga〈nanak ubong ku pgawng naha〉。usyugac〈新年〉是純粹吃、喝而已。泰雅人最重視的日子是播種〈tmubux〉和收割〈kmaluh〉，

Y：播種也是很重要的 gaga 嗎？

B：是啊！他們也會在播種的時候舉行儀式〈utu naha setuwan uzi ku tmubux〉。播完種子，生長、結穗，到了成熟就收割。曬乾、入倉，然後釀成酒之後，就決定 ubong 的慶典。日本來了之後，才有所謂的 ubong，之後他們就把 pisyurak 說成 ubong。

Y：說 maho 的泰雅人，除了你們之外，其它部落也有如此的稱呼嗎？

B：大家好像都說 maho，我聽說汶水一帶的泰雅也說 maho。maho 的那一天，會禁止摸麻線，禁止織布，也禁止摸紅色東西，

Y：為什麼？

B：為什麼不能摸這些，我不知道了。

(三)、maho 的祭品與放置地點

B：maho 的前一個晚上，夜裡就先製作米糕〈rnging〉，因為要從這個米糕取一點來製作 yurak〈祭品〉。祭品包括很多，有玉米、黃瓜、甚至於甘蔗等土產，小米酒是最重要的祭品〈pispangan naha su phogan〉。小米酒裝在小小的竹杯，米糕也切成小小塊，各種的五穀雜糧都製成祭品，穿在桂竹的枝條上，然後帶去 pisyurak。

Y：日本政府來台前，就有 pisyurak 了嗎？

B：是，日本未來之前就有 pisyurak 的祭儀了。我們會把那個桂竹枝條放滿祭品，抬起來時，相當重，會抬不起來。

Y：你們統統都拿著祭品嗎？

B：是，大家統統都拿著祭品。

Y：祭品放在何處？

B：我們會討論，以前我們住在 muwasal 時，我們是下到大安溪的小台地 pisyurak，但是祭品不能放在家的附近。

Y：為什麼呢？

B：不知道，但是他們會說不要放在家附近，免得我們會看到 lyutux 在吃祭品。看到 lyutux 是 psani，人會死。他們可能是懼怕那個樣子，所以會把祭品放很遠很遠。

Y：放到屋後也不行嗎？

B：也不可以，我們 pisyurak 地點的距離，差不多是從這裡到國校的後面一點。

Y：哇！那麼遠，將近七、八百公尺。

B：很遠！祖先們在那裡吃祭品，酒醉，我們就聽不到了。

(四)、祖靈祭「祭品」的禁忌

Y：你有聽說過 pisyurak 之後，發現祖先們在吃、喝嗎？

B：有，那個時候已經是到了日本時代，地點就是我們現在的 haka〈公墓〉。ubong 的時候我們去 mai yurak〈給祭品〉，祭典結束之後，Laway·Payan 的丈夫急著要去給他的牛放牧，他放牧的場所位於公墓過去一點點的草原。他先是急忙地跑過去了，我們也從 haka 準備回部落時，然後他臉色蒼白、緊張害怕的又轉回來了，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了：「我真的嚇一大跳，他們〈lyutux〉在公墓的吵雜聲好大聲啊！我經過了我們剛才分開之處去牧牛時，他們在那邊〈指 haka〉大聲喧鬧，我趕緊拔腿逃離」，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說謊，但是他已經是耆老了，不會開這個玩笑吧。因此，老人都會說，pisyurak 的時候，千萬不要逗留該處，以免 lyutux 喝醉了酒，就會打你、欺負你們，lyutux 是真的會來吃祭品的。所以 pisyurak 之後，就會等待一陣子，大約到了傍晚才可以去那個地方了。

Y：pisyurak 的時間，大白天去行嗎？

B：不行，必須一大早，天剛亮的時候出發才可以，因為以前路況不好，彎路、險路很多，看得到路的時候就去 pisyurak。老人會說：「小孩走路要小心，以免跌倒，因為那是 psani」。

(五)、女孩為什麼不能帶去 pisyurak？

女孩也不會帶去 pisyurak，只要是男性，連小孩都會帶去，太小、剛出生的嬰兒就不會待去了。

Y：為何女性不能去？

B：他們不太重視女孩〈ini naha si s' ayong su gaga ku knerin hiya〉，因為她們以後會嫁給別人，認為她們是屬於別人的。

Y：若子女都是女孩，那怎麼辦？

B：爸爸就只好孤孤單單的去了，因為他的小孩都是女的。

(六)、pisyurak 的詳細過程

Y：可以詳細說明一些 pisyurak 的情形嗎？

B：他們會先把要放置祭品的場所整理，把路開好，預定放祭品的橫木架好，免得土地堅硬，插放有放滿祭品的桂竹不穩、跌倒就不宜了。等到大家把祭品安

插好之後，耆老〈binkis〉就會說：「大家罷祭品安置好之後，等一下大家齊聲呼喊。如果你們爸爸過逝了，就喊 lkaba！如果爸爸還活著，祖父母過逝，就呼喊 lkotas！lkaki，請你們統統來享用祭品」。頭目看到大家都準備好了，就先開頭喊 lkaba！大家齊聲喊 lkaba！，

Y：他們不會喊 lkaya 先母嗎？

B：也會，他們也會呼喊 lkaya〈先母〉！請來享用祭品。

Y：他們為什麼會呼喊 lkotas！lkaba…？

B：因為祖父、祖母或者爸爸、媽媽，以前分別埋葬在不同山上的舊屋遺址上，所以分別呼喊他們前來一同享用祭品。

Y：yaba，如果是您，您會如何呼喚呢？

B：若是我，我會呼喚父母，請他們來吃祭品，因為他們都已經過逝了，然後也請那些過逝的親屬一起來享用我帶來的祭品。

Y：以前親人過逝就埋在室內，不會給他們祭品嗎？

B：他們會合併把 yurak 放到野外〈anahi〉，他們不會單獨給死〈埋〉在家裡的，會同時到野外去給。

(七)、pisyurak 的祭品我們可以吃嗎？

Y：給祖先的祭品，活著的人可以吃嗎？比如說小孩子去放陷阱看到祭品就吃了。

B：耆老說不可以吃，你們吃了就會死，那是 psani。因為那些祭品是我們給已死亡的人，那是他們的份了，不可以重新取回來吃。我們遷到這個部落時，Laway·Payan 的小孩生病，請巫醫來治療。那個時候已是晚上。Besu·Takun 是我們部落的 mrho，還有 Tahu 的爸爸也是耆老，他們談論著 meti yurak〈獻祭〉的事，當中也有一位從司馬限部落來的老人。談論獻祭時，他們殺了一隻雞，從雞冠取一小塊肉，也從雞肝取一點點，用來做獻祭的祭品，其餘就煮來吃。我看到他們把取來的雞冠和雞肝穿在小竹片上。Besu·Takun 就對那一位從司馬限來的人說：「正好你來了，是否請你來進行 meti yurak〈獻祭〉，難得你是來賓」，他立即答應說：「好！好！讓我來獻祭」。我們以為他要到屋外獻祭，只見他把祭品踩在地上，並說：「我乾脆把祭品吃了，反正一樣嗎！」其行為令在場的兩位耆老大大錯愕，那位司馬限的人跑掉了，他有一點醉。Besu·Takun 隨後說：「自有祖先以來，怎麼只有他會吃祭品！讓我們來看看，他會死了」，的確，沒有多少天那個人死了，我們猜想死亡原因可能就是他吃了那個祭品，lyutux 把他打死了。有關吃了祭品，不久就死的，我知道的有兩個案例。

(八)、巫醫為什麼也可獻祭？

Y：meti yurak 的人選，女性也可擔任嗎？

B：女性必須會巫醫才可以，但若巫醫不在或沒有時，男性就可以了。因為巫醫明白病患生病的原因，知道 lyutux 的心意，她若不知道，她們怎麼獻祭呢！

(九)、巫醫行醫的原理

Y：lyutux 是怎麼告訴巫醫呢？

B：是從她們夢的占卜、夢的啟示。巫醫對病患行巫術之後〈hinhabagan niya lga〉，透過夢占去瞭解病因〈owah naha kispiyal ku mahayal〉。巫醫會把患者的衣服帶回家，晚上睡覺時把那件衣服枕在頭下。之前行巫醫儀式時，巫醫會對病人說，我將你的衣服帶回去，若 lyutux 有什麼話要講，可以透過我把你的衣服當枕頭時在我夢中說話，使我在明天進行巫醫儀式時明白應該怎麼對 lyutux 說話。所以巫醫會把患者衣服帶回去，睡覺時枕在頭下。作夢之後，第二天就會到病人那兒告訴他們昨天的夢景。

Y：她們會要求病人送食物給他們嗎？

B：有時候巫醫會要求，lkmaya 她是一定會要求送食物，其實她自己很想吃。

Y：現在還有巫醫嗎？

B：有啊！

Y：誰呢？

B：大安的 laway·kagi，我還有看到她替病人行巫醫治療；還有麻必浩部落，本來是 Iwal·Suyan，就是 Suyan·Amuy 的女兒。最近她說不再行醫，然後傳給 Huling 的太太了。

Y：Iwal·Suyan 的年齡大概在七十多歲了？天狗部落也還有嗎？

B：聽說還有，但我不記得是誰了。

(十)、巫醫的武功強過醫生

Y：我以為現在醫術發達，有病都會找醫生了。

B：平常醫生治不好的病人，他們就會請巫醫來治療了。

Y：那麼巫醫是超過醫生囉！

B：應該是啊！他們的巫術更棒了。

Y：也有男的巫醫嗎？

B：沒有，我沒有聽說男性會行巫醫治病。

(十一)、smyatu 的意義

Y：到底 smyatu 的意義是什麼？yaba。

B：我自己也疑問過，到底 smyatu 是什麼？是否關於耕作方面的 gaga 稱之 smyatu，因為最起頭、最開始的播種，他們稱為 smyatu。

(十二)、第一次吃新米時的象徵儀式

Y：平時用餐時，拿一些食物給 lyutux 時，他們怎麼講？

B：平時煮飯，用三個石頭擺成三角形，上面煮著所收割的小米。飯煮熟了，他們就取一些飯貼在石頭上，對 lyutux 說：「我們將 n' ia 放在這裡，希望它像這個石頭一樣不會變動，不會減少；食物永遠存在，不會移動、減損」。

Y：他們說話的對象是誰〈ima niya naha kyalun ?〉？

B：他們把飯拿起來貼在石頭上時，是在喃喃自語。

Y：是不是那個小米有自己的神？

B：哦！不是。是希望所收成的穀物 lyutux 不會讓它減損、消失，而像石頭一樣永遠不變。

(十三)、arara 大會舞

Y：你們最大的節慶，就是跳 arara 大會舞的時候，是什麼？

B：結婚、姻親互訪〈mkali〉等酒足飯飽時就會 prara 跳大會舞，只要是大的喜筵〈rahu na mnabu〉就會 pinarara，例如結婚、姻親互訪、pisyurak 等等就會唱歌跳舞，特別在 maho 儀式結束之後，就會聚餐，唱歌跳舞。

(十四)、泰雅人與漢人的區別-對祖先

Y：我們泰雅對死去的祖先，會像漢人一樣把祖先當成偶像去供奉敬拜嗎？

B：不會啊！對死去的祖先不會對他們供奉敬拜，對於埋在家中的親屬，我們仍然把他們看成是一般的人，會拿食物放在他們的上面。

Y：日本未來之前，你們會對那些埋在舊屋遺址的祖墳去做掃墓嗎？

B：他們不會去掃墓，只是會在一年中的七月，進行 ubong 時才會去送祭品 mai yurak。

(十五)、Maho 轉到 ubong 的情形

Y：你們傳統的 maho 節慶，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轉換成 ubong？

B：那是到了日本時期，他把 maho 改稱 ubong，泰雅語 maho 本來是一直不變的節慶，日本來了之後改稱 ubong，我們也跟著日本叫它 ubong 了。日本未來之前，早就有 maho 了，它是泰雅最大的 gaga〈pyang pgawn naha〉，因為它關係到小米的收成，是一年一度的大節慶，此外，再也沒有比 maho 更大的日子

了。

(十六)、泰雅人的自然時令-「年曆」

Y：那麼早稻收割時，也會有 maho 嗎？

B：不會啦，他們是以小米為主，以它作為 gaga。因此，縱然後來以早稻為主食，他們仍然不忘播種小米，因為只有小米才可以做 gaga。他們會提早播種小米，早稻比較晚。小米播種時，他們會以 npihaw 的白花為記號，那種 npihaw 的樹有刺，會開白花，大安那邊有，可能被人砍伐了。此外還有' lilang，它也會開白花，也做為播種小米時節的記號，好像在達觀部落下方路邊尚有一棵，就是大彎有流寵之處。' lilang 開花時，也正是泰雅人到溪裡捕捉 yami〈扁魚〉的時節。扁魚不會隨便游動，' lilang 花開或者是 npihaw 花開時，扁魚就會傾巢而出。因為到了那個時節，天氣就開始轉變暖和，扁魚就會離巢出來遊玩。

Y：哇，這簡直就是我們泰雅的年曆嗎！

B：平時，我不會隨便下溪水 tmara〈網魚〉，我看 lilang 的花開了，就會下水網魚了。扁魚會到處在淺水邊遊戲，淺水溪邊比較暖和，它們喜歡在那裡玩耍。如果正好在扁魚的巢穴下網，有的時候三個 kisi〈女用背簍〉都會裝的滿滿。

(十七)、pnnari 和 rana' uy 重要文化辭彙

Y：再請問一下，什麼是 pnnari 和 rana' uiy？

B：pannari 是指那個地方曾經有人死過，rana' uy 是有人在那裡死亡，而且是死的不好，就是沒有等到人來就斷氣的場所，二者實不相同。比如說敵人來襲而被殺死，族人就會在現場用石堆把他掩埋，那就是 rnaa' uy，人們再也不會去那裡，死者的幽靈就會徘徊該處來嚇人。rana' uy 的地方是 psani 的地方，禁止生人進入。

(十八)、Pisyurak、maho、smyatu 的關係

Y：士林部落的人也知道 maho 嗎？

B：會啊！他們也知道。

Y：士林橋頭的耆老說他並不知道什麼是 maho，為什麼？

B：因為他是從 sbe' iy〈雪山坑〉來的，他們並不知道 maho。

Y：為什麼？

B：我也不清楚他們的情形。mksiya 的人都稱它為 maho，台中縣的人則稱 Smyatu。pisyurak 和 maho 二者都一樣，都是對祖先“獻祭品”。

Y：你們什麼時候才有公墓？

B：是日本教我們設立公墓，日本說如果我們到處理死人，那麼將來的耕地怎麼辦？最好集中一個地方做 haka 〈公墓〉。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就把死人埋葬到大家選定的公共墳墓，就是現在的 haka 〈公墓〉。日本選定的地點一般為很平坦、不適宜耕作又安全的地方，maho 時，我們就把祭品帶到 haka，不再放置荒郊野外。

Y：yaba，什麼是 smyus？

B：smyus，他們說人和 lyutux 溝通就是 smyus 〈hamagup sawn naha smyus〉，

Y：smyus 和 meti yurak 一樣嗎？

B：不一樣，他們認為已經給 lyutux 祭品之後，就是獻完祭品之後，稱 smyus 〈babaw nku, kmasu I meti su yurak lga sawn naha smyus〉。Smyus 比較無定時，任意都可以，不列入在 gaga 裡。我不清楚這裡的 smyus。

(十九)、出草重要辭條—mgaga 和 mlkayam

Y：mgaga 和 mlkayam 有什麼區別？

B：如果有人要去 mlkayam 一定依照 gaga 去做，謹慎遵守 mlkayam 的禁戒〈禁忌〉，因為知道丈夫出去“出草”時，做妻子的內心靜默，連過去和別人聊天也盡量減少，mlkayam 就是出草去殺人，去殺敵人，取敵人的首級。mgaga 範圍很廣，進行 smyatu 播種也稱 mgaga，守護所有的 gaga 也叫 mgaga，mlkayam 也在 mgaga 之內。mlkayam 是“出草”。

Y：你有趕上獵頭嗎？

B：我沒有趕上，小時候我曾聽說麻必浩的人打算離開部落去深山，因為他們打算“出草”，準備到平地去獵首。

Y：他們是殺日本嗎？

B：以前他們有殺日本，戰爭結束之後，有平地的漢人上山來，然後無緣無故殺麻必浩的人，所以整個部落的戰士打算下山獵首報復。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勸誡他們必須考慮小孩，獵首事件發生之後一定逃向深山，誰去送食物入山呢？小孩會很可憐。因此，他們停住不下山“出草”了。

(二十)、祖先與神

Y：泰雅也會把祖先看成神一樣的敬畏嗎？

B：會啊！泰雅不忘記他們，到了 maho 時一定去掃墓、送祭品，使 lyutux 高興，才不會使我們生病。

Y：下回來訪時，會向您請教獵首文化，非常謝謝您。

第二次訪談 2008 年 7 月 2 日

受訪人：Besu Hayung，90 歲

地點：象鼻部落

日期：2008年7月2日

Yupas：

請問您大約是在多大年紀時，額頭上的 liyang 才紋的？

Besu：

我很小，大約是十幾歲吧，但我已長大懂事了，那個時候我們在高山上 Sluhiy 那個部落之時，我的阿姨 Pu' uh Bawwxil 替我紋的，她會紋額頭上的紋，女孩子的頰紋她不會，阿姨會紋額紋和頤紋。

這個紋面。必須是男女還沒有嫁娶的時候才紋面的。結過婚的男女就不會給她紋面了，這是 gaga。已經和別人結婚，然後再回頭紋面，lyutux 不允許，已經觸犯了 lyutux 的禁忌 (passani) 了，那是很危險會死人的。雖然男孩子不像女孩子紋臉上的兩頰，祇紋額和頤部份，但是紋的時候還是很痛呢！有腫起來，有四天的時間我無法用餐呢！沒有辦法吃飯，頤部下巴都腫的大大，根本無法吃飯。額頭也腫，但頤部下巴腫的時候，連嘴巴都腫起來了，很痛！

Yupas：

那幾天您是如何用餐了呢？

Besu：

有一種像湯匙的葉子，它們把它做成湯匙，然後把煮的很稀很稀的稀飯，用那個葉子倒入我口中，我躺在床上，口張開的，他們慢慢倒入口中，那個情形很像餵食病中的病患一般。

我是在屋外紋面，平常是在 khu 底下紋面，沒有在屋內紋，因為光線不夠。紋完畢之後，被紋面者就移入屋內，女孩子會再把她放入圍的密不透風又不見光的暗室之內，我是男生，就沒有放在暗室之內了。我們紋面的時候，完全沒有消毒的藥品，紋面所用的染劑是從鍋底上把用松材燒的黑垢刮出來，集中到像杯子一般的麻竹筒裡，裡面有加一些水。紋面師就是利用那個染劑來給我紋面的。紋面師一面針捶，血也一面滲出來，然後她馬上把血刮乾，又馬上放染劑在傷口上。有四個針排列在釘針上，我曾經有製作一個釘針，我送給女婿，他說是要給長官看的，我用很細的鐵線，剪一定的長度，把它磨成像縫衣服的針一般又尖又細，我再取一根木頭，剛好握起來很順很順的木條，頂端剖開來，然後把四條細針放入其中，大約是四~五根針，並把它綁的緊緊的。女婿拜託我做一個釘針準備送給他的長官，做完之後，我自己看了很滿意，幾乎和紋面師用的釘針一模一樣。

女孩子紋面的時候，有的時候會紋三回呢！第一次紋面，痊癒好了之後，如果紋樣色彩淡淡的，不夠墨黑色時，又會重新再紋一回，這種情形稱之 ptyuwan。有二回、三回的 ptyuwan，直到紋面圖騰變成墨黑發亮為止，才算漂亮。有些 Yaki（阿嬤）會照顧紋面中的女孩子，使她能夠順利痊癒。有些紋面師紋的第一次紋面時就達到墨黑色的標準。但是紋的結果有的淡淡的，不一樣，淡淡的，以後就還須要補紋面了。

女孩子紋面的痛苦經歷是無法形容。我是男孩子，祇有紋額頭和下巴，就痛苦不堪，無法忍受，何況女孩子紋的臉頰又寬又長呢。我大約是一禮拜之後即可自由行動，但是女孩子必須要一個月以上，看發炎情況而定，有時候更久才可以出到外面來。為了漂亮，如果所紋的結果顏色淡淡的時候，女孩子還是寧可再次忍受紋面皮肉之痛，再紋第二回，甚至第三回，她們實在是很能忍耐呢！為了漂亮，為了能夠嫁的出去，也為了尊嚴不讓人當成笑話，忍痛再紋面，直到滿意為止，女孩子真是很能忍。

我們給紋面師的代價很多也很貴，沒有紋面的女孩會被送給平地漢人（Sayho），因為那個年代，我們和平地漢人作戰，沒有紋面的人，不論是男的或者是女的，會被錯認是平地漢人，而會有誤殺的時候（ini ptasi lga, taw' un smbu lawzi ku gluw taru niwan srusi naha），紋面也象徵的一個記號一個族群的標誌。如此，作戰的時候，就知道誰是自己人，誰又是敵人，如果不紋面的時候，泰雅人自己就會錯殺或誤殺了。

女孩子在紋面之前，大家都會事先告訴她紋面很痛喔！看看她能不能忍著痛配合紋面師，因為如果紋到一半跑掉時，到時候祇有紋一半的臉，就更加難看了，另外紋面師也說紋一半跑掉時，她們也很難交待…。男孩子紋面的時候，就沒有人抓住我的手臂了，我用盡一切力量忍著不動，紋面師刺針啣！啣！啣，我緊閉雙眼忍痛，但是還是很痛！紋面師啣！一次，血就噴一次，她馬上用刮血器，刮去滲出的血水；血水刮除之後，馬上從墨箱中取出墨粉縛在傷口上，用手揉進傷口裡。血水又把墨粉溢出來，紋面師馬上刮乾淨，然後再縛上墨粉用力用手指揉到皮膚傷口裡，如此反覆不斷的做下去。

紋面師按她熟練的技藝巧手，刺針刺入皮膚的深度都能恰到好處，她不用量到底刺進去的深度有多深了。最重要的技巧是女孩子紋面時整個頰紋的整體配置分佈，都要好好設計衡量，不能有一點誤差。紋面師做臉部紋面配置圖設計，是用細線先沾到墨粉滲水成濕線，然後把這條墨線貼在臉上，量好粘貼，墨線取出之後，臉上就會留下一條黑線條。黑線條全部完成之後，紋面師就跟著黑線一針又一針捶釘下去，因此紋面的圖紋不會彎來彎去，也不會刺到其它部位了。

我曾經紋面，而且紋的很漂亮。有一回日本政府帶我們到北部觀光，我們人數很多，有六十多位，當時我們在新竹市休息，休息期間，一大群平地漢人小孩子走來，看到我們臉上的紋面，就大聲喊：「番人！番人！」不停地指著我們叫喊！小孩子們歧視辱罵我們，照顧我們的日本警員大吼破口大罵：「怎麼會有你們這種人，膽敢稱台灣真正的主人為番人！」日本警員佩著大刀追趕那一群平地小孩。日本不會歧視欺侮我們泰雅人，祇有那些平地漢人會罵我們番人，歧視我們稱我們番人！番人！因此日本人說有一天日本在台灣穩定了強盛之後，就會把漢人全部趕逐台灣，祇留下台灣原住民在這個台灣，日本很討厭台灣的漢人，他們狡猾不聽話，泰雅人很乖順，而且很強悍。我們象鼻衛生室的醫生—Hino 就把我的紋面取掉了。醫生有先打麻醉，然後把紋面部份剖掉。

表5 苗栗縣泰安鄉口述耆老基本資料

2008. 12. 20製表

編號	泰雅名	漢名	性別	部落	備註
1	Yupas · Kagi	柯正原	男	天狗	頭目
2	Besu · Kagi	賴金章	男	梅園	頭目
3	Tali · Haking	鍾錦飛	男	天狗	
4	Yumin · Tali	陳先郎	男	大安	副頭目
5	Yukeh · Walis	詹天喜	男	大安	
6	Tali · Kagi	柯正信	男	天狗	
7	Tali · Wasaw	高春輝	男	麻必浩	頭目
8	Iwal · Suyan		女	麻必浩	
9	Iwal · Kainu		女	麻必浩	
10	Mahung · Tali		女	麻必浩	

一、口述歷史者：北勢八社總頭目－Yupas · Kagi (柯正原)

採訪者：Yupas · Watan (尤巴斯·瓦旦)

錄影者：Bawnay · Watan (林為道)

時間：二〇〇八年九月十日

地點：大湖鄉受訪者住宅

有關matas紋面的文化，我也曾說明好幾次，有沒有記錄我就不清楚了。有關紋面，大約在13~14或15~18歲，才會進行紋面。紋面有其文化，不會隨隨便便就紋面，父母衡量其家中經濟能力，是否有那個能力可以給予子女紋面，之後才專程拜訪紋面師，請她來給子女紋面。紋面所要付出的"謝禮"，比訂婚的花費還要多還要高，做父母的在"謝禮"的儀式功夫上好好慎重完備。紋面的人，紋完之後倘若出來到通風之處，它就會發炎，紋樣就會褪色變樣。所以，我們看見紋面者紋色淺灰色或紋樣變扭曲等，他們說這是孩子們不聽話的緣故，出去吹風讓陽光照射，紋面容易發炎；紋色墨黑色，是表示孩子們聽父母教訓，按時間在密閉黑房間休養，紋面完全乾燥痊癒之後，才出來外面，紋色完全墨黑色，紋樣完整無殘缺變形。子女紋完完全之後，父母就開始釀酒，預備著準備去送"謝禮"。紋面師的"謝禮"非常豐厚，比娶親更豐富更多，因此，如果父母經濟不怎好時，就沒有足夠的能力準備厚禮而沒有讓子女紋面，而有許多年紀大的阿嬤沒有紋面，天狗部落有一位蔣家的，父母無能力給女兒紋面，女孩就給漢人。沒有紋面的女孩，送給平安漢人，因為留在部落時，擔心會被族人誤認為是漢人而被獵首，我們的阿姨Sugiy，由於她的父母沒能力給她紋面，因此就把她給底下大南勢的阿興，他在大南勢專門揀骨灰為職業，他們後代有很多，我們那位是蔣家的，兄弟姊妹太多了，爸爸付擔不起那麼大的"謝禮"。部落給她父親取個外號"bunga"，男性邀他上山狩獵時，他總是會說小孩沒有食物可吃，我必須要去bbunga（種植甘薯苗），他要養九個孩子，必須拼命努力去bbunga，因此族人就給他"bunga"這個外號。部落中沒有紋面的女孩，嫁不出去（沒有人會要，娶過來擔心會被族人誤認而被獵首）。

男孩子的Hiyang（男孩紋面的字彙）也不是那麼容易，男孩要紋面時一定有人頭或者買一個人頭，這個人頭雖然不是小男孩自己獵的，或者也不是自己父親所首的，父親可以向取人頭的他人購買，好讓男孩紋面。出草回來的戰士回來時，看見他們手上有敵首時，父親可以向他們懇求，把人頭賣給他們，以進行小孩子的紋面儀式。等到男孩紋面完畢之後，人頭又還給主人，還給首的本人。

男孩子紋面的年齡也是和女孩子一樣。男孩紋面結束，要送還"人頭"到首的本人時，那個"謝禮"和給紋面師的"謝禮"一樣豐厚。沒有"人頭"就無法紋面，無法進行紋面儀式，這是祖先自古以來傳下來的規範gaga。男孩子紋面的禁忌就沒有女孩子那麼嚴苛，因為女孩子紋面範圍太大太廣，容易發炎腐爛。我的堂姊本人還在還活著，她紋面的紋面就比較淡黑色而不是墨黑色，就是因為她很調皮不聽話；另外國小對面的阿嬤其紋面顏色淡淡的，也是因為不聽話，常常跑到外面之故。紋面保養期間，躲在幽暗的"牢裡"，用餐時用吸管來吸著稀飯，如果張口吃東西，就一定發炎。做父母的會把食物揉成粥粥的稀稀的，讓紋面保養中的

小孩用山箭竹做的吸管吸來用餐。臉上的傷口慢慢乾燥，乾燥完全了之後，才開始使用乾飯或硬的食物來用餐，但是還不能大口大口的吃，必須細嚼慢嚥，這是女孩子在紋面之後特別要注意的gaga。

沒有紋面的女孩，父母親會把她送給平地漢人，因為嫁給泰雅人時，娶的男人會擔心有人把她誤認為是漢人而被讖首，因此不會娶沒有紋面的女孩，反正沒有紋面的女孩，沒有任何男人會願意娶她，最後她一定被送給平地漢人。

泰雅族紋面文化的起源，這是個泰雅族傳下來的gaga，是我們泰雅人的風俗習慣，紋面過之後，才是真正的泰雅人，才具有「真正泰雅人」的資格。紋面師，做父母的也會很謹慎的選擇紋面師，Payan Tlaw的媽媽是相當有名的紋面師，紋路精細又清楚，部落人常常邀請她替孩子們紋面，她是mesingasw的人，楊輝成的祖母。能夠被紋面的女孩一定要能夠是聽從父母的乖女孩，調皮的就不行了。

紋面以前，紋面師一定會詢問女孩子，如果有觸犯gaga的禁忌，紋面時一定會潰爛，特別是違犯"紋面以前或結婚以前，女孩子已經與男人有越軌行為"之時，女孩子一定先坦白說明，否則紋面時，臉都會潰爛。因此，泰雅人對紋面一事非常懼怕。紋面師在紋面以前都有向祖靈祭儀的紋面儀式，紋面師不只會紋面，她也是巫醫，她也會巫醫所有的巫術，紋面師也深怕紋壞了別人小孩的臉，會遭受部落社會輿論制裁與譏笑，因此心中也非常恐懼謹慎。紋面之前，很老實的小孩就會坦白說我曾經誤犯了gaga的禁忌，懇求紋面師教導，用雷同巫醫醫病的方式進行竹占，求問祖靈原諒。紋面師儀式進行到圓珠完全坐落在細箭竹上不會掉下來時，才下一步進行紋面。絕對沒有人是未經詢問也未經紋面儀式就逕行紋面的，非常的mgaga（遵守gaga規範）。完全解決了小孩子與祖靈之間可能的問題之後，紋面師才給予紋面。

透過紋面師的詢問以及紋面儀式等過程，特別紋面師詢問有否犯罪，而答曰完全沒有觸犯時，祖靈經由竹占也同意紋面，如果被紋面的人還是有潰爛時，那完全是很調皮不聽話了。泰雅人非常嚴守紋面的禁忌，遵守gaga的規範（mgaga），紋面的前一個晚上，紋面師會拿一件準備紋面的人的衣服，或者住進要紋面者的家，把他的衣服枕在頭下，晚行進行夢占（kispyalun naha），透過夢占決定可否紋面，是好？壞？夢不好時，紋面師先暫緩紋面。明天要紋面，今天晚上紋面師做了惡夢的話，紋面暫緩下次再來。紋面師透過巫醫的醫術咒語，詢問祖靈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夢中啟示這個人撒謊，觸犯了gaga而不承認，紋面師就不會給她紋面，即使勉強紋面，也會遭到整個臉龐發炎潰爛。到了這種地步，沒有任何一個不會坦白，每一個泰雅人都會mgaga（遵守祖靈的gaga）。這個也就是之前我提過，祖先更古老年代裡，祖先們觸犯了gaga的禁忌（pasani），引發大海嘯淹沒大地，祖先逃到大霸尖山（papak wa'a），祖靈忿怒懲罰那一代

的泰雅人，這種情形和紋面文化一樣，誰違犯祖靈禁忌，做出gaga所不允許的事情時，lyutux（祖靈）就不高興而懲罰下來。

二、受訪人：賴金章 梅園部落頭目

日期：2008年7月24日

地點：受訪人住宅

關於紋面的gaga，大概在十幾歲之後就開始紋面，不會隨隨便便說紋就紋面。女孩子會織布會做家務事之後，就可以開始紋面了。他們會依照gaga去紋面（Spgaga naha/ pgawn naha）。紋面師紋完之後差不多一個禮拜不能出來，會把他關起來。如果女孩子太頑皮不喜歡被限制在屋內而走出屋外時，就會發炎結疤，紋的臉就會扭曲。

男孩子是紋在額頭和頤上，女孩子除了紋在額頭，在臉頰上會紋V字型紋樣圖案。守規矩的女孩，才會被予許紋面。犯錯的女孩，紋面師不會願意為她緬面。沒有緬面的女孩，沒有男人要會送給漢人。這是泰雅人的gaga風俗習慣，沒有紋面的人，就不算為泰雅人。

男孩子到了解上山狩獵，能手持弓箭獵殺動物時，才可以紋面。紋面師有一定的謝禮給她。

盡量整理我們的文化，有一天文化被允許復振時，孩子們才有書可讀。孩子們在家裡，做父母的盡量用泰雅語對話，讓孩子們逐漸學習母語。

三、受訪人：鍾錦飛 天狗部落耆老

日期：2008/7/24

地點：天狗部落受訪人住家

以前我們這裡有一個家庭經濟環境很差，孩子很多，女孩子長大之後沒有錢可以給她紋面，女孩子就送給平地漢人了。Yukih Owbing的孩子很多，Yuraw Nokih、Yukan Nokih、Sugiy Nokih(送給平地漢人)、Kagih Nokih、Yapu Nokih、Suyan Nokih、Batu Nokih 或 Batu Umus(住在細道邦)。Sugiy Nokih就是因為她的父母沒有什麼財富、經濟不好，沒有可以送給紋面師的謝禮，所以長大了之後就送給平地人了。以及士林的Guro(labang kakay)女孩子是Yuma Nokih(Yu' it的媽媽)。

Ahuy是Ahuy Nokih的小孩，祖父是Yukih Ali，Yukih Ali和Kagi Ali是兄

弟。柯武勇鄉長是 Kagi Ali 的後代，頭腦不錯。

紋面完畢的時候，女孩子會在房子裡面不通風又黑暗的小房間，不能間斷擦拭傷口，不能見陽光，被陽光看到紋面就會壞掉了。腫脹的臉慢慢消腫。沒有任何消炎消腫的藥，只有用清水，乾淨的水不停的擦拭，用雞翅膀的羽毛沾水擦拭。消腫之後，慢慢出來外面。但是在外不能逗留很久，擔心身體很熱流汗或者擔心傷口乾裂。我聽說要一個多月之後才能到外面走動。這個期間照顧女孩的阿嬤煮稀飯給她喝，不能開口咀嚼食物，只能吸一點稀飯，來維持最低的生存營養。等到紋面完全痊癒，就不會不好意思的到外面，保養的好，聽話的小孩，才能癒合的好又快，就會成為真正的泰雅女人，以後就會有人來提親求婚了。

關於紋面的報酬，父母對紋面師會有一個 Smkali 致送“謝禮”的儀式，製作 rengen(米糕)、m' uwaw(釀酒)、上山狩獵，很像訂婚結婚一樣，要去好好的送謝禮(musa hamaw)。謝禮的物中中，除了糕點、甜酒、醃製山肉之外，還要送 hinu 當做錢幣，一串串連結 hinu 所做成的 axa，送給紋面師，還有再送好的排花漂亮的傳統服飾。

紋面之後，傷口發炎潰爛的例子也有，像 Yabaw Bay 的太太 Pu' uh Tawyu，是司馬限的人。小時後我們那裡，看到她在擦拭傷口，傷口潰爛發膿(Sluhiy)，那是我唯一所見過發炎潰爛的紋面。我們也不敢去問她為什麼會那樣子，免得她傷心又誤以為我們故意問的，她已經過世很久，可能有留下照片。像這種潰爛的情形，有些人會推說女孩子不好好遵行 gaga，有人會說這個也許是命運，命運中紋面會潰爛(misluhiy lapatas)。潰爛後的紋面女孩，沒有任何男人願意娶她，只有 Yabaw Bay，他說我們的生活很苦，只要是女人你們就送給我吧！本來 Yabaw Bay 要娶的是女孩子的媽媽，但是紋面潰爛的女孩，年紀輕輕，他們就慫恿 Yabaw Bay 娶年輕的女孩。我也有聽說女孩子在紋面之前若已經有和男人睡過，紋面時就會潰爛，這個 gaga 我聽很多。但是我不敢這樣去評 Pu' uh Tawyu，大人對我們說，即使看到 Pu' uh Tawyu 臉上的扭曲變形的疤，不能笑，不能譏笑她。我也沒有去問長輩為何 Pu' uh Tawyu 的臉會那樣。

一般來說，紋面師紋的時候，釘紋放染料至少要兩次以上，紋那樣才會墨黑漂亮清楚，如果只有一次放染料就會淡淡的。日治時期，孩子的父母匆匆忙忙請紋面師替女孩紋面，又怕日本警察來抓人，來沒收紋面工具，所以那個時候大概都是釘紋一次，染料只放一次而已。

日治時代末期，他們強迫把臉上的紋面圖騰剝掉，男孩有剝，女孩範圍太大就沒有剝(apunna Gipu)了。司馬限的 Hawbina Keinu，就是李進和的爸爸，他還活著，我的遠房叔叔，日本告訴他們：「你們要去做日本軍人了，為了表現你們

的武勇精神，把額頭上的 liyang 剝掉，讓人人都知道妳們很勇敢」，就這樣剝掉了，我的叔叔和 Hawbina Keinu 就這樣把 liyang 剝掉了，Hawbina Keinu 還活著，你們可以去問他。他的家在叉路口，即往部落和往 Pihaw 的叉路口一間小房子，他可以告訴你們，他是頭目。他要到南洋作戰之前，日本人告訴他；「你們以後的生活一定非常好，會很富有，因為我們會打勝仗」，日本人很會鼓勵人很會騙人。以前的日本人，是直接刀子把紋好的圖騰 liyang 剝出來，然後擦藥放紗布，就這樣子而已。Hawbina Keinu 是日本南洋作戰時，第五屆的高砂義勇隊。我們這裡到南洋作戰的人是 Lawsing Nawkih，Syutaw 的爸爸，Yawi Nawmim，賴舍來的哥哥 Turay Kagi，Zing(Nubu 的哥哥)，Zing 是十六歲的時候去作戰的，年紀還很輕，但很勇敢，他去南洋就生病，在那裡病死了。日本人叫他們去南洋作戰時，先自己做戰刀，然後用那個刀直接去殺敵人，自己做好，自己磨利。美國兵在睡的時候，日本就命令他們去夜襲砍他們，他們不能用槍，偷溜進去砍美國人的脖子。早上醒來之後，美國一個個都已經死了，原住民夜襲，不能用槍只用刀。這就是高砂義勇隊。Lawsing Nawkih 聽說被炸彈炸死的，他們屍體被大樹斷枝一同炸爛的。

四、受訪人：陳先郎 大安部落副頭目

日期：2008. 7. 21

地點：大安部落受訪人住家

以前我們泰雅人和別族或漢人容易區別，我們有 patas(紋面)，但是現在沒有紋面了，我們和漢人已經無法分別出來。桃園那邊有一個年輕人有紋面，但是紋的紋樣和傳統不太一樣，我見過那個人，問他為什麼紋成這樣，他笑了又笑，紋的太長太密，顏色又不一樣，不好看。他的太太也有紋面，很不容易，可惜顏色有點黃，線條大了一點。正常得 patas，它的橫條紋清清楚楚，中間的眼睛對稱分明很像彩虹和蜘蛛網，很可惜。我媽媽說紋到眼睛下方有骨頭的地方時非常痛，嘴四周圍也最痛。女孩子如果不乖頑皮，紋面的圖騰就容易壞掉，祇要紋面之前女孩子已經觸犯 gaga，已經認識了男人的時候，lyutux 就會破壞紋面的圖騰了，就會 mskawbit 扭曲變形結疤。原先面孔可能很漂亮，潰爛變形之後就醜了。我們下游部落有一個阿嬤大家都叫她 yaya kawbit，她原先很漂亮，紋面時發炎潰爛，好了之後就變成扭曲變形的疤痕在臉上，很難看。別人都誤會她是 mahuni，是可怕的巫婆，但她會哭著說她不是 mahuni。

我媽媽說紋面師用 rawm(針)刺在臉上，用木槌來搥打，然後用 iluh(松樹的黑灰)縛在臉上，一面捶打針刺，然後一面上松灰，好了之後就變成墨綠色。松灰染料本來是黑黑的，混合血液之後就變成墨綠色。紋面師紋的整齊不紊亂，這個

紋面圖騰就是我們泰雅族的文字了。

五、受訪人：詹天喜 大安部落耆老

日期：2008年7月27日

地點：大安部落受訪人住家

有關泰雅族的紋面文化，我的祖父 Besu Payan 有跟我講，女孩紋面稱 Patasan，男孩稱為 Hyangan。泰雅人與尤隘作戰的時候，尤隘是日本訓練出來專門到山上獵殺泰雅人的平地漢人，他們殺一個就有一個人頭的償金，那個時候作戰時臉上有紋面的，就知道是泰雅人就不會擊殺；不論是男的女的，臉上都有紋面圖騰，就不會誤殺。敵人尤隘臉上沒有紋面，容易辨別出來，就可以射殺攻擊。如果沒有紋面的女孩就送給 saihu(平地漢人)了，族人不要她，因為沒有紋面的女孩，就等於她不是泰雅人了。這個就是紋面的原因緣由。我的祖父說：「祖先們有一回下山出草，敵人都逃走了，留下一個小孩在小溪邊，祖先們就抱回來撫養，就給她取名 Kmgawng，長大之後嫁給我們部落的人，她的孩子就是 Yukih Lalu 的祖父或他的親戚。」

紋面的時機沒有一定規定是幾歲，反正孩子懂事了之後，就給他紋面，男人紋 liyang 額頭和 abay(下巴)，女孩子紋在額頭和左右臉頰。有專門紋面的紋面師，有從 spazi 大興村那邊來的紋面師，名字忘記了，他很會紋面。patas 的名稱細節我忘了，祇是為什麼要紋面的原因，我祖父有對我講。紋面師紋完之後，孩子的父母給她“謝禮”，用 hinu 來給紋面師。這個 hinu 也是結婚的聘金，我祖父泳有很多得 hinu，因為他有四個妹妹，祖父收到 hinu 的聘金把一個，abun(簍子)裝的滿滿，他最有錢最富有，祖父過逝時整個 hinu 都陪他埋葬在地下了，真可惜，若留到現在，我們就很有錢了，博物館都在找這個東西。滿滿的一個 abun，真是很可惜。還有結婚時男方送的 putting/lalaw，我祖父也擁有很多；另外的聘金之一是很像 razi 的 tumu 白白的很像石頭，有腳，等於是黃金。祖父擁有很多這些結婚的聘金，可惜都做祖父的陪葬品了。

六、受訪人：柯正信(Tali Kagi) 天狗部落耆老

時間：2008.7.22

地點：天狗部落受訪人住家

Matas 是我們泰雅紋面的文化(gaga)，它的由來是可以區分出到底是 Tayal 還

是 Seihu 平地漢人，一方面被紋面過的人才是真正的泰雅人。紋面師紋面的工具是 rawm(針)，他們刺針排列在有開口裂縫的木槌頂端上，然後夾緊綁緊。排列上釘針有遠近不同距離，種類有多種。用木槌釘下去，流血之後馬上放染料染在傷口。紋完畢之後，放在用黑色布料的 teyu 或 pliyung 圍起來的暗室，不能出外被陽光照射。大約七天就好一點，那是快的時後七日就可以走出暗房。傷口不會發炎，她們保護的好好。傷口痊癒之後就會脫皮，新的皮膚又長出來，墨綠色漂亮的 patas 就很清楚了。先是受傷→痊癒→脫皮→長新皮膚→漂亮的紋面就出現了。最好是沒有受傷發炎，臉部自然乾燥痊癒。也有紋面之後發炎潰爛的例子，雙崎部落那裡有一位阿嬤，大家都叫她 Kawbit(扭曲結疤)，另外一個是司馬限部落的婦女，Yukih Buta 的媽媽，這種事件很多，雙崎部落的那一位 Kawbit，有一次去偷採漢人的香蕉，被漢人發現要抓她，她就藏在香蕉園內，漢人搜到香蕉園，抓到她時突然看到 Kawbit 的臉，以為是鬼魂，被嚇的馬上逃走，魂都飛走了，其他的漢人統統跑掉了。我媽媽說紋面發炎的，很多是女孩子不聽話，不能吃很鹹的醃肉，但是女孩不聽話偏要吃；不可出來外面，卻不聽話到處走，傷口被太陽晒到，流汗的汗水滲到傷口上；特別是不可以吃很鹹的食物，不聽話吃了，當然發炎。紋面之前，一定不能忘記向祖靈獻祭，這個儀式一定不能忘記，先向祖靈好好請示，可不可以紋面？祖靈對這個要紋面的女孩子有沒有意見，經過占卜，確定沒有問題了，紋面師才敢紋面。至於紋面的費用，就是要給紋面師的報酬，非常多，除了 makli 之外，還要送很多東西。

七、受訪人：Tali .Wasaw (或 Tali .Noma) 麻必浩部落頭目

地點：麻必浩部落受訪人住宅

時間：2008 年 9 月 9 日

Yupas：

另一個議題，想請教頭目，gaga na patas(紋面文化)的內容意涵是如何？

Tali：

一生中我是沒有見過正在紋面的現場情形，因為男孩子不能進去，那是禁忌(pasani)，我只知道女孩子紋面時，平常在 Khu 教會的底下進行，那個地四面八方的光線都足夠，而且太陽也不能直射到那裡。紋完之後帶入屋內，然後那個房間的四周圍都關起來，不能讓陽光照到紋面的女孩。

紋面之前，一定要先經過紋面的祖靈祭儀式(hbgan naha)。如果父母到紋面師家中請求給孩子紋面時，紋面師會對孩子的父母說：「如果孩子希望要紋面的話，那麼我們依照祖先留下來的 gaga，讓我為妳(女孩)先舉行 tsci' un 祖靈祭儀

式，在 tsci' un 儀式的過程中，發覺你是守身如玉，像白雪一樣沒有任何汙點罪過時，我就替你紋面」，如果妳曾犯過罪而紋面時，臉上紋的就會壞掉會潰爛毀壞，整個人就會垮下來(utu msluhiy la)，這是紋面最重要的也是每一位等待紋面女孩所懼怕的事情。紋面不隨便，而是謹慎遵循 gaga 去紋(Spgaga naha, pgawn naha)。很可怕呢！刺的時候沒有麻醉就活生生釘下去，極為疼痛的，壞掉之後就會 mskawbit(瘡疤扭曲)起來，變成醜八怪，那一個男孩會再喜歡她了呢？原本漂亮面孔，壞掉之後就扭曲結瘡疤累累，怎麼會好看了呢？有些人臉上的臉面潰爛結成瘡疤的時候，她會拿刀子割除，臉部潰爛的時候，她們會用刀子割……。祖先留下來的訓語，如果有人要去紋面時，必須先經過巫醫的儀式(musa l phgup tikay)，女孩若沒有犯下任何男女關係，巫醫就會對她說：「可以！妳可以去紋面了」，如果女孩子曾經犯下過錯，已經不再是處女之身時，巫醫就說：「不可以！妳不可以去紋面了」。紋面，它會毀壞一個漂亮面孔的，但是妳是潔白如雪的時候，紋面就會保護妳，並且保證妳的人格。妳沒有 Cmi(罪惡)，紋面沒有問題；但是妳有 Cmi 時，後果就由妳自己承擔了。巫醫的儀式，通常會請能夠行巫術治療病患者的巫醫來做，就像 Iwal 一樣專門用 haup 治療病人→的 Phgup(巫醫)，就請她們來執行。巫醫依照傳統上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的醫術來治療來詢問 lyutux(祖靈)，她們會透過夢占(spiyal)和竹占(criyanan)來詢問 lyutux 的意見，因此沒有任何一位期待紋面的女孩，她們能夠逃得過或躲藏 lyutux 的眼睛，僥倖紋面成功的，沒有，一個都沒有。以前的傳統社會，非常重視 gaga，彬彬有禮，不做暗中違法勾當，因為這裡有 hmgup(巫醫文化)的人，巫醫會行巫術(utu naha hbgan)來判定。有人到巫醫那裡訴苦說：「不知道什麼原因，害我一直病……？」，透過巫醫，進行 Csi' un 儀式，用 llang(菖蒲)，圓珠停止(rmuyu)在細細的竿子上，或者 iniruyu 不座落在細細如吸管的竹竿上，巫醫就明白疾病的原因了，也許你們會認為 Tayal 人的巫術治病是騙人的，但是巫醫是傳承自祖先，一代一代接續下來的傳統醫療文化。以前的時候，聽說台中縣那裡有 mahuni，結果受害者吐血起來，巫醫診療說你被 mahuni(黑巫)害到了。我自己也有這個親身親歷，被 mahuni 害到，幸好 YaYa Iwal 的媽媽用下過巫術的生薑叫我吃，我才活過來。巫醫的確能做得到，lyutux 會讓她知道。我有一回我吐血，將此情形告訴 Iwal 的婆婆，經她占卜，知道我被 mahuni 巫害到了，原來是上次到士林參加運動會時，在餐會中被 mahuni 瞧見而被她害到了，mahuni 對我說：「年輕人，你其實很棒啊！」。回來之後，常常咳嗽，咳出血來，經過 Kagaw Kenu 的治療占卜，她說：「她們很喜歡你，太喜歡你了」，她將經過巫術咒語(放在)的生薑，叫我吃下去，我吃了之後不再吐血，保持健康到現在。那個 mahuni 都是來自於 Sb' iy，那位 mahuni 是 Haking Buyung。我們高家有一個女兒嫁到三叉坑林家，林德生的媽媽說：「我們信上帝之後，以前的妖魔鬼怪就不再去想祂了」，我相信 mahuni 的人已經放棄了他們的 huni 巫術，這條流域中以前的黑巫 mahuni，通通都遺棄丟掉了她們所擁有害人的黑巫術了，以後祂會不會再復活再生，我就知道了。

紋面，是很勉強的去紋面的，不是說誰紋面隨時隨地到處都可以紋面。有專門會紋面的紋面師，要說紋面之前，一定要先經過巫醫向祖靈確認 (esi ki hbgan)。在進行竹占 t' siyan，這是決定能不能紋面的重要關卡，當圓形鐵珠停(坐)在很細小箭竹上面，不掉落下來時，(rmuyu ga)大家都知道這個女孩是沒有犯錯，還沒有破身；但是如果珠子一直都無法停或坐或粘在細箭竹上時，大家就知道這個女孩已經有跟男人發生過關係了，已經有觸犯 gaga 了。因此，祖先們說祖靈自己很清楚這個女孩的情形。你看看那圓圓的、滑滑的珠子，它要怎麼樣能坐在細竿子上呢？而且坐好了之後，二旁還要用雙手扇風，看它會不會掉下來。這就是泰雅人所敬畏的標準，lyutux (祖靈)統統都知道，每一件事 lyutux 都會介入，巫醫 ts' iyan 一段時間，一直都無法坐落在細竿子上 (ini ruyu) 時，巫醫就會對女孩子說：「那是妳自己本人的問題了，你自己去想好好反省吧！」以前的泰雅人，沒有紋面時就無法嫁出去的。如果想要出嫁，她的家人和朋友就勸她去紋面，但是他去紋面之後，臉上的紋樣就會變醜、變黑髒髒的了。那些沒有觸犯任何 gaga，守身如玉的女孩去紋面時，就會紋的漂亮墨綠，沒有壞掉。Patas，它具有這樣的大功能。因此，部落中有些阿嬤她們的 Patas (紋樣、紋面)非常漂亮，紋路非常清析，但也有少部份的婦女臉上的紋面堆在一起扭曲起來。這就是我們泰雅人的紋面文化。我在天狗的阿姨，她不肯被紋面，部落輿論說她一定是非處女之身，因而懼怕去紋面，部落就把她送給平地漢人了，聽說她會在大南勢 (tyamsinlyung)捕蝦子，那是我阿姨，她怕紋面，怕 lyutux 之故。她知道若做錯事情，就不敢去紋面了。她若去紋面，她就會發抖，害怕啊！沒有紋面時，泰雅人都不要她，祇好送給平地漢人，表示她已經觸犯了紋面的禁忌。

女孩的家屬，在孩子紋面痊癒之後，父母親會擇日去厚謝紋面師。禮物，依照女孩子當時家庭經濟狀況而定，釀甜米酒、醃製山肉、製作米糕，贈送泰雅傳統服飾，以及送 hinu 和牛隻等，依家庭狀況豐裕貧窮而不同。在”謝禮”儀式中，女孩子的父親會對紋面師說：「非常謝謝妳替我的女兒紋面，小女會永遠感恩於妳，希望 lyutux 的福氣藉著妳的手透過臉上的紋面降臨、保護她，也希望在妳紋面的神聖工作上，順利成功。被妳所紋面的小孩，希望能永保健康」。

八、受訪人：麻必浩部落耆老

Iwal Suyan，女性，83歲，民14

Iwal Kainu，女性，82歲，民15

Mahung Tali，女性，81歲，民16

地 點：Mahung 住宅

時 間：2008年12月4日

Yupas :

可待請教一下妳們家族情形嗎？

Iwal :

我的名字是 Iwal Suyan，弟弟有二位 Pihaw 和 Hawbing。我們的爸爸是 Suyan Amuy，真正依照父親算法是 Suyan Pihaw，祖父叫 Pihaw Lawa。Pihaw Lawa 的小孩是：

Syat Pihaw—北勢群戰鬥英雄

Suyan Pihaw—受訪耆老 Iwal 的父親 Mawna Pihaw

Pihaw Lawa 是日本人攻打大安溪流域期間，率領 mebwanan 戰士的指揮大戰，戰後和平之後，日本政府就把原先 mebwanan 部落改名為 Mepihaw，就是紀念部落的英雄人物。Pihaw Lawa 的長子 Syat Pihaw 在戰爭時間更讓日本聞名喪膽，他曾經獨自一人將那些進入深山剿滅泰雅人的二十幾位專門領取獵首獎金的『流隘』獵殺將近二十幾個頭顱。在那一場進剿追襲之中，Syat Pihaw 失去了愛子和弟弟，然後獨自一人進擊那些逃往原始森林的日本警察和流隘，他從大安溪底放一把大火，火勢漫延展開，日本軍警和流隘燒死的燒死，很僥倖連滾帶爬逃到大安溪畔的，一個個變成 Syat Pihaw 戰刀中的肉。戰後都和平了，日本不再和我們作戰，有很多平地來的漢人進入深山，先父看到漢人進來，有很多次想把他們抓起來砍殺。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有一次先父的牛和平地人的牛在打架，先父把那個漢人打的半死，差一點丟掉大安溪底。

我的祖父名叫 Pihaw Lawa，那是因為祖父的父親很早就過逝，而以母親之名接續兒子的「親子連名制」。據說曾祖父他們下山上出草，執行馘首行動時，敵人都逃光，有一位小小女孩被放在籃子 (yawa)，來不及帶走，那是平地漢人的小孩，漢人在田野工作期間被泰雅戰士奇襲，來不及帶小孩而逃走，小小女孩就這樣被帶回部，養大成人，取名為 Lawa。

我的名字叫 Mahong，父親是 Tali Pawan，我的全名是 Mahong Tali，祖父是 Talil Pawan，曾祖父叫 Pawan Tanah。

這個部落的原名是 mebwanan，是取自於 banan，當時這一地區盛產 banan，就是高粱，因而得名。日本進來之後把部落改成 mama Pihaw，簡稱 mapihaw 部落。日本剛來台灣時，是 Takun Keinu，副頭目（勢力者）是 Pihaw rahu，那是我的祖父，專殺日本人。國民政府進來之後，漢人到家中作客，殺豬請客時，先父吼叫時，全場都會鴉雀無聲；先父兇猛慍悍，心得非常善良。

戰士們下山出草時，我們稱之 mlkeyam。Suyan Pihaw 的後代是吳國雄，是 Hawbing 獨生子。我父親 Suyan Pihaw 是來真正麻必浩的人，媽媽從梅園來的。頭目的順序是 Takun Keinu→Twasaw→Pixik Takun→Kagi Pawan→Tali Pawan→Maray Takun→Tali Twasaw（高春輝）→下一個應該是楊忠義（現為副頭目）。

麻必浩家族很多，有 Yupas Kagi、Yumin Kagi、Tali Kagi 等。也有張德初、張謝荃等。大安張家、楊家的人，由高山下來時，他們也是到我們麻必浩部落來的。

Yupas：請問你們三位耆老為什麼沒有被紋面？

Iwal：我父親沒有可以支付”謝禮”的錢。

Yupas：紋面要付(給)錢嗎？

三人同時說：「要啊！要給很多錢的。她（紋面師）到你這裡工作，為作紋面，怎麼可以不給錢呢？這是紋面師的工作，她在工作，當然要錢的」。但是我們有親眼看到紋面的情形，那個時候我們年紀都很小，年齡大約在三~四歲之時。放在 kho（穀倉）底下，我們小孩子會去參觀。被紋面的小孩子，一面掙扎一面哭泣，嘍！嘍！嘍的釘上去，沒有麻醉、沒有消毒。釘針好像是細鐵絲做成 rawm，排列在竹子的頂端，有一個人坐在肚子上，手臂各有一人抓緊，流血也忍耐，女孩子痛的哇哇叫掙扎，如果像現在注射麻醉劑就不會痛了。

Iwal：

父親年幼時，祖父很早就過逝，祖母年紀又大。一個女孩紋面時，父親必須準備很多”謝禮”給紋面師，按照我們當時的生活環境，實在是付不起，非常付不起。所以母親和父親面對面相看時，母親哭了，他們可憐我，沒有能力給我紋面，沒有紋面的女孩就不漂亮。

Mahong：

我們聽說沒有紋面的女孩就會丟到平地漢人那裡，我一位女孩就是這樣，我們去大湖的時候，我們有常常看到的，她叫 Sugi。雪山坑那裡也有一位類似情形。Sugi 是被送到大南勢，我們去大湖買雜貨時，經過那裡會遇到她，她會把捕到的蝦子換酒請我們喝。這是父母親沒有能力支付孩子紋面謝禮費用之後，就會女孩丟到山下，看看山下那一位平地漢人要收容她。

Iwal：

我媽媽哭的原因是當時沒有能力，但是父親還是會有辦法的讓我紋面，祇是那

個時候，我還太小。不紋面就不漂亮，不能嫁同樣是泰雅的人，長大了不能留在部裡。

Mahong：

我們當時漂亮的價值觀是紋面，紋面過的女孩，她的臉上有一道彩虹，顏色亮麗美觀。紋過面的臉一直都保持年輕貌美，你看雪山坑的 Yaki Mahong 已經九十四歲了，看起來還是漂亮美麗，象鼻的 Laway Payan 也是一樣；大興的 Iwal Kenu 現在看起來也很像是年紀很輕的女孩子，但是年紀也在 94 歲了。

Iwal：

紋面很貴呢！有些家庭負擔不起，天狗部落的人除了釀酒，送泰雅族很貴挑花的服飾，Plyung、山肉、Hinuu，還送一頭牛，真的很貴呢！

玖、結論

透過九位紋面耆老和十一位部落頭目、副頭目和耆老反複交叉田野訪談，有關泰雅族重要的文化-patas 紋面文化，我們得到下列結論。

一、泰雅人的觀點

(一)、文面資格

泰雅人的紋面，它代表成年及其成就的標記，沒有紋面的人將無法得到族人的尊敬及認同，更無法論及婚嫁。在泰雅族傳統社會，個人到了適婚年齡階段，必須先要通過紋面的階段方可論及嫁娶。文面資格，男子須要經過出草獵首的洗禮，證明有能力捍衛家園，也要能狩獵，以養家活口；女子則要熟稔織布技巧以及能夠主理家庭事物等，擁有這些必備要件之後才有資格紋面，完成文面者，方可論及婚嫁，當然未曾文面者，就很難找到理想的配偶了。

(二)、識別功能

紋面，以其圖紋可以用來分辨家族譜系，不同的文面形式足以做為本族內不同亞族、系統、群體乃至於部落之間的識別。紋面另外的意義為做為分別我族和他族識別的重要符號，以避免在出草、讎首行動中誤殺自己泰雅人。

(三)、榮耀與責任的象徵

紋面，象徵的是一種責任，一旦文面就不能違背祖靈的遺訓，就能得到部落長老的祝福，認同這個人具備真正泰雅人的資格。文面在泰雅族人來說，更是一種尊榮，能力勇武的象徵，成熟的記號。泰雅人視臉上之文面是生命中最光榮與嚴肅的一件大事，它象徵男子在戰場上或狩獵時中之英勇表現與才能，女子紋面象徵具有靈巧的織布手藝，以及女人出嫁後代表貞節忠烈。

紋胸，紋面是成為真正泰雅人「必備的條件」，也是最起碼的基本條件。另外，在泰雅族社會尚有「更崇高的泰雅人」，泰雅族之某些族群常以紋胸表示武功之高下，不論男女紋胸都表示其能力非凡。男子紋胸表示獵頭多寡，Tubus 社准獵頭二十個以上者在胸部左右乳下刺橫條紋；女子則貞淑織技優良，可做一社之模範者，在兩乳之間，刺一條紋。泰雅社會中獵頭多次成功的男子及織布技術超群的女子，有特權在胸部上特定的花紋，為榮耀的表徵。

在泰雅族的社會，隱形的、純正的、聖潔的階序概念，也被建立在男性狩獵、

顯赫戰功以及女姓持家、貞潔與精湛織布技藝平台上。透過紋面與紋胸特殊儀式，他們被推舉為更高位階與典範的泰雅人。概念性的隱喻，透過紋面紋胸的象徵，將泰雅人的最高榮耀階序性地呈現在泰雅人面前。

(四)、紋面消失原因

泰雅族獵頭習俗與紋面息息相關，日本在 1895 年殖民台灣後，鑑於台灣原住民居住的山地地區林產資源豐富，但因原住民族持續反抗而無法利用，日本殖民者在二十世紀初期，決定進行全面的理蕃計畫，透過武力征討屈服原住民。1913 年，日本殖民政府明文禁止泰雅族人紋面，正式滅絕了這項歷史悠久的原住民紋面文化。

二、祖靈的觀點

真正要泰雅人紋面的主人翁是-lyutux 祖靈。

(一)、我的子孫必需要紋面

千百年來泰雅族紋面上的紋飾花樣，它是祖靈留給泰雅人的一種重要文化密碼。部落耆老對紋面圖騰的詮釋，他們認為這些紋飾圖案有其深層文化意義，泰雅人臉上彩虹紋的圖騰，隱喻祖先的遺訓(gaga)紋在子孫的臉上，祖靈要他的子子孫孫牢記 gaga，不能忘記；彩虹紋裡面的眼睛，象徵祖靈的眼睛刻在臉龐，代表祖靈看顧、監督，教導他的子孫不可作奸犯科。泰雅人的子孫必需要紋面，如此你們才能成為真正的泰雅人，受到祖靈看顧、保護、賜福，並且不會違法亂紀。

(二)、倫理道德的極致

紋面前年青男女必先通過祖靈透過紋面師的祖靈關卡-「紋面儀式」，經過夢占→竹占→鳥占等重要考驗，三關占卜都順利通關，之後才能夠紋面。那些已非處女或非處男的年青人，就無法通關，必需坦白從實招來，然後再以「贖罪儀式」請求祖靈諒解，方可紋面。若勉強紋面，臉部就會發炎、潰爛、結巴，永遠接受社會輿論的制裁；甚至死亡。因此，泰雅人的小孩從小聽從父母的教訓，不敢觸犯祖靈的 gqaga，因為有一天必定要面臨紋面之前祖靈的考驗。紋面文化，它的標準是按照祖靈的標準，這個標準是人類倫理道德的最高極致。

(三)、命運共同體的宇宙觀

泰雅人紋面關係到傳統的宇宙觀，泰雅人認為臉上的紋面是牽涉到永生及死後靈魂的艱難旅程，它牽涉到泰雅人「死後的世界」的觀念。泰雅人的祖靈期待他的子孫死了之後靈魂能回到祖靈的懷抱。祇有紋過面的泰雅人才可以通過祖靈橋-彩虹，到達終點-祖靈的故鄉。對泰雅人而言，紋面不但是生命中的重要歷程，也是祖靈和泰雅子子孫孫的約定，它象徵祖靈對子孫的認同歸屬與命運共同體。

泰雅人的宇宙觀是「從原點到原點的宇宙觀」，人的生命從那裡來，將來死亡之後也要回到那裡，而在來回的生命過程中，泰雅人的「紋面文化」扮演著非常關鍵的鑰匙。人降生到世上，短短不過百年就消逝，泰雅人重回生命的原點時，一定要通過彩虹橋，即泰雅人所說的 hawngu-lyutux 祖靈橋，此橋扮演著泰雅人是否能回到祖靈的故鄉，“彩虹”這個象徵性的文化，在泰雅人的一生，佔有極重要的認知意義。

拾、建議事項

雪霸園區相鄰的原住民部落，因其地理位置及民眾生活均與雪霸息息相關，因此與部落共同保存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向為雪霸工作的重點。

依本計畫目前執行所掌握之現況，全國泰雅族含賽德克族紋面耆老已不到 8 位，其中雪霸國家公園區域週邊的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紋面國寶僅剩 4 名，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各 1 名，花蓮縣秀林鄉 2 名；另有年青文面耆老復興鄉 2 名(夫婦)，花蓮縣秀林鄉 1 名。紋面耆老因年紀老邁，一一相繼離開。本案應在耆老凋零前，將泰雅紋面及其相關之傳統文化做一紀錄及出版，並將調查成果，做為泰雅文化傳承及未來部落與國家公園推動環境解說工作之依據。

緣於泰雅紋面耆老即將走入歷史，強烈建議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繼續編列預算，延續調查及成果之應用規劃：

- 一、98 年增加新竹縣五峰鄉 1 名、尖石鄉 1 名、花蓮縣秀林鄉 2 名；另年青文面耆老復興鄉 2 名(夫婦)、花蓮縣秀林鄉 1 名、紋面師 1 名及各地區重要耆老報導人對紋面文化之相關資料調查、平面影像與有聲影像紀錄。
- 二、99 年整理出版 97~98 年有關紋面文化及重要耆老報導人之相關資料紀錄，完成泰雅紋面耆老生命史紀錄，作為部落傳統文化傳承及未來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之重要資料。
- 三、99 年紀錄片剪輯出版紋面耆老之有聲影像，作為未來泰雅族人歷史文化教材之參考史料。
- 四、99 年辦理有關紋面文化研討會、紋面文化出版品新書發表、紀錄片放映等系列活動，作為落實建立鄰近地區泰雅族人夥伴關係及族群歷史文化之推廣與保存。

附錄一 文面耆老田野調查影像紀實

一、耆老居住環境



二、訪談照片

其他受訪耆老合影





參考書目

山路勝彥

1987《泰雅族的慣習法與贖罪，祭祀以及共同體》。林瑞壁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未出版）

小泉鐵

1933《台灣土俗誌》。黃文新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未出版）

小川尚義

1935《台灣高紗族傳說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未出版）

小島由道

1996[1915]《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王梅霞

2003《從gaga的多義性看泰雅族社會的社會性質》台灣人類學刊

尤瑪·達陸

2003《織起一座祖靈橋》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2《台灣省通誌》卷八同胄志 第五冊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5《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古野清人

1963《台灣原住民的祭儀生活》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多奧·尤給海，阿棟·尤帕斯

1991《泰雅爾族神話傳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中會母語推行委員會

何廷瑞

1956（泰雅族獵頭習俗之研究），《台大文史哲學報》7：151-208

佐山融吉

1985a[1917]《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大么族前篇》，余萬居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5b[1917]《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大么族後篇》，余萬居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里慕伊·阿紀 孫大川

2002《彩虹橋的審判》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李亦園

1962（祖靈的庇蔭：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4：1-46

李亦園、徐人仁、宋龍山、吳燕和等

- 1963《南澳的泰雅人》(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五號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李亦園、石磊、阮昌銳、楊福發等
- 1964《南澳的泰雅人》(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六號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折井博子
- 1980《泰雅族嗚嘎的研究》台國立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苗栗縣文化局
- 2002《苗栗縣泰雅族文化史》
- 林為道、尤瑪·達陸
- 2002《泰雅族北勢群的農事祭儀》苗栗縣文化局
- 2005《從經歷中照見生命的實》苗栗縣文化局
- 邱韻芳
- 2003《祖靈、上帝與傳統—基督長老教會與 Truku 的宗教變遷》國立台大
學博士論文
- 胡台麗
- 1999 (排灣古樓五年祭的「文本」與詮釋)，收錄於《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徐正光、林美容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宮本延人
- 1992《台灣的原住民》晨星出版社
- 馬騰嶽
- 1998《泰雅族文面圖譜》臺北：攝影天地雜誌社
- 2003《分裂的民族與破碎的臉：「泰雅族」民族認同的建構與分裂》
- 馬淵東一
- 1986 (台灣中部土著族的社會組織)收錄於《台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黃應貴編，頁421-443，台北：聯經
- 高萬金
- 2003 (祭祖/祖靈與基督教信仰·談泰雅爾族的祖靈觀及其信仰的轉化) 台北：台灣神學院
- 黑帶巴彥·漢名曾作振
- 2002《泰雅人的生活形態探源》台北：南天書局
- 黃國超
- 2001《「神聖」的瓦解與重建：鎮西堡泰雅人的宗教變遷》。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應貴
- 1986 (台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收錄於《台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黃應貴編，頁3-43，台北：聯經

森丑之助

1917《台灣番族誌第一卷》。黃文新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鈴木質

1963《台灣番人風俗誌》中文翻成《台灣原住民風俗》台北：原民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守臣

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
導科

1998《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慈濟大學

劉孟怡

2001《互動過程中的「泰雅」：大安部落的例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衛惠林

1965《台溝省通誌稿卷八同胃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簡扶育

2003《祖靈昂首出列：台灣原住民族群像》。台北：幼獅

謝世忠

1987a《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

1992（觀光活動，文化傳統的塑模，與族群意識：烏來泰雅族Daiyan認同
的研究），《考古人類學刊》48：113-129

1994《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台北：自立。

Wang, Mei-Hsia

2000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a Dayan Village, Taiwan. Ph.D.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W. D. Hambly

1925. The History of Tattoo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London